

山 区 妇 女 口 述

西南卷

和钟华◎主编

大
山
的
女
儿

经验、
心声
和需求



贵州民族出版社

香港乐施会资助项目



山区妇女口述

大山的女儿

经验、
心声
和需求

西南卷

和钟华○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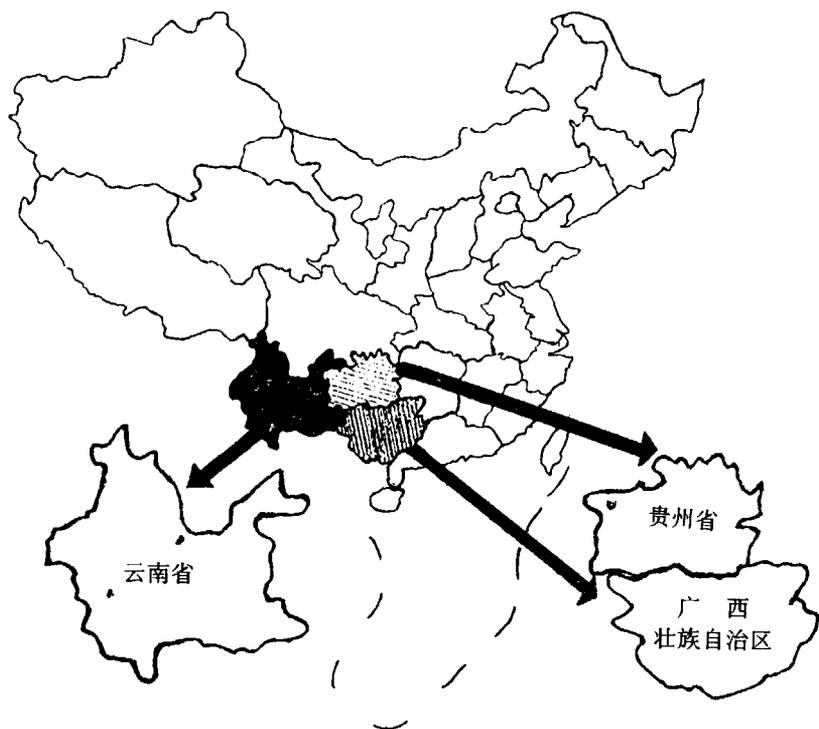


- 1 集市上的拉祜族妇女
- 2 拉祜村寨
- 3 苗族山寨
- 4 佤族妇女在织布



- 1 苗族妇女在点蜡(蜡染工艺之一)
- 2 访问苗族妇女(云南)
- 3 访问瑶家妇女
- 4 彝族妇女





西南少数民族妇女口述项目地域分布

代 序

在农村和山区的发展工作中,工作者要聆听各种心声和要求。而最需要聆听的,往往是那些因贫困、发展的条件差异等失去声音的一群。更多的时候,其他人会选择性地聆听又甚或代言。由于妇女们的生活担子,一贯的性别角色,没信心也不习惯在公开场合发言,她们往往被视为沉默的一群。

在农村和山区的发展工作中,我们常强调发动妇女参与的重要性。妇女不应被视为任劳任怨地贡献的一群,在分配发展的资源时,妇女更不应被忽视了。妇女既像是默默无言,却又是絮絮不休,她们在劳动时,在串门子时有满肚子的话要说,自己的、孩子的、家里的、村子里的。透过小圈子的口述,辗转流传,每一趟口述就把一个个的妇女贯联起来,这群妇女来自偏远的山村,也有不同的民族,是贫苦、弱势的一群,但把她们的言语心声记录下来,这声音壮大得再不能被掩盖。

《大山的女儿:经验、心声和需求》展示的正是真言实语的力量。我们聆听到的不再是她们身旁男人的代述,山区妇女直接谈及她们最熟悉、最关注、最担心又或是最有说法的事情。对山区妇女姐妹来说,她们的口述不单是一个声音,更是一个索求,把心里的话宣诸于口,本身就是一个“充权”的过程。

香港乐施会和国内山区的老百姓一起面对贫穷,共同发展,寻找出路,已进行了好几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还要虚心地学习再学习,但还是聆听得不够,让我们透过这本口述集结聆听更多妇女姐妹们对生活、未来的冀望和索求,让我们通过更多更谦逊的聆

听、对话,了解和支持她们。让山区、农村的发展有更多妇女们参与和得益。我诚意推荐这本书给每一个关心国内贫困地区的人,和关心妇女处境的您。

周燕珍

乐施会中国项目统筹

1998年9月29日

目 录

面对贫困,切盼改变	(1)
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苗族妇女的口述	
翠华乡汤郎箐办事处采访小结	(46)
翠华乡大松园办事处采访小结	(49)
我家两个都管钱	(52)
瞧见那些山我都会心疼	(59)
我们女人很不敢去做生意	(71)
就因为我没得小娃娃	(82)
我们跳现在的国际舞	(97)
挖矿和栽树	(102)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苗族、彝族妇女的口述	
雪山点访谈情况报告	(107)
这时候政策比那时好	(112)
只为没有生儿子	(125)
都是我们自己接生	(140)
我总觉得我们这里妇女很苦	(149)
希望有一片自己的荒山好种树	(158)
我想出去闯一闯	(178)
法乐点访谈情况汇报	(190)
我的愿望是帮助我们解决路、电、水	(192)
最困难的是钱	(203)
我们缺的是医生	(213)
办这个计划生育最好啦	(229)

女的一天都不得闲 (239)

富的就是靠畜牧 (248)

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瑶族妇女的口述

东山乡文钱村被访谈者和访谈者比较关注的问题 ... (265)

我要读书 (266)

假设我是个男的 (273)

没有男人也没什么 (287)

存折的钱都是我双手创造出来的 (295)

我做女人好过 (301)

我学习了怎样养猪 (309)

要是能参加培训就好 (317)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拉祜族、佤族妇女的口述

木戛乡口述项目小结 (331)

我家的钱是我管的 (334)

用我的双手织布缝衣 (350)

我用草药为人治病 (364)

我的妇女保健工作 (373)

我搞技术推广 (385)

姑娘更会疼家里人 (397)

澜沧雪林乡妇女访谈小结 (411)

现在的社会好 (413)

山头光了,下代怎么过 (424)

我没有靠丈夫 (429)

我俩基本做得一样多 (435)

现在的女人幸福多啦 (443)

我难生才去叫医生 (449)

担心猪养肥了再病 (456)

可惜电灯不亮 (464)

面对贫困，切盼改变

一、概 况

1992年以来，香港乐施会在云南省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贵州省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巴马瑶族自治县开展了以农村综合发展为宗旨的扶贫项目，主要包括通过小额贷款和技术推广服务支持的直接到户的扶贫。这些县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家级的贫困县，这些项目点又都是贫困县的贫困乡。

1996年底，香港乐施会昆明办事处（以下简称乐施会）在对这些项目评估之后，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其中之一是“开展关切妇女在生产中和社区中的作用的性别项目”。为此，乐施会与我们云南省妇女理论问题研究会民族性别与发展研究小组合作进行一项这些项目点上的妇女口述项目，目的是通过妇女的口述，让乐施会更好地了解将与之合作的妇女所关心和优先考虑的问题，了解她们的文化背景及经验，以便让这些妇女群体参与制订她们自己的发展计划。为什么我们的项目要采用“口述”的方式？说得通俗和直截了当一点，就是要把我们的调查对象的谈话，她（他）们的所见、所为、所感直接地“和盘托出”，而不是通过第二或第三者的转述或转达。也就是说，把调查对象所讲的话“原汁原味”地反映出来，不掺进调查者的主观意见（当然提问的方式、所提的问题等有一定的影响，但忠实记录被调查者的谈话内容是客观的、真实的）。这样做，有利于外界真实地了解被调查者的情况和所需了解的、直接来自社会边缘群体中的个体或群体的经验、心声和需求，以便帮

助有关方面更切实际地、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和发展计划,并使这些政策和计划能为该社区群众所认同和积极主动地参与。我们的口述项目,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来确定的。它的基础是当今史学及妇女学研究领域正方兴未艾的“口述史”的理论和实践。那么,什么是“口述史”?它的理论和作用是什么,让我们引《香港乐施会中国西南项目通讯》(1998.5)上的有关概括吧:主流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社会主要事件和主要人物的集合,而从事口述史的人则认为历史是不同观点、不同人物、不同个人体验及其片段性回忆的重新组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都是历史的素材,如果得不到记录就会消失。而历史和当时发生的情况总存在差别,因为有记载的历史没能反映当时很多社区、个体对不同事件的看法及其本身的体验。口述史强调直接从个体和集体当中收集资料,这些资料能从这些个体或集体的角度,反映他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知和意见。其实这就是一种认识和记录历史的新角度。他们的体验和感知可以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以解释、支持或挑战不同权威的思想和行为。通过大量的个人和集体体验的收集和积累,人们能从中发现和领悟影响局部和整体的重要问题,以便帮助制定、发布、实施相应的政策。口述史需要直接与不同的人物访谈,了解他或她的生活经历,从中流露对不同问题的看法和意见。访谈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社会的弱势群体,如边远地区的贫困农民、很少有参与机会的妇女、老人及儿童。简单地说,口述史活动有如下的作用:积累和增加对某一特定领域或问题的知识,特别还可以了解某一人群对社会某一时期的政策的看法,从而掌握特定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变迁。使边缘人群、弱势人群的意见和看法得到尊重,从而为设计和实施相应的综合发展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通过广泛交流和宣传所收集的信息,使更多的人能相互了解,讨论和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希望最终促成问题的妥善解决。帮助被访者及社区建立整理代表他们的意见和观

点的“历史”，并强化他们的社区，为制定她们的发展计划打好基础。1997年4月7~11日，项目组在昆明禄劝县举办了“贫困山区妇女参与发展口述记录培训班”，邀请了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与我们合作主持这次培训工作，因为我们了解到他们正在进行华北农村妇女发展的调查研究项目。培训班主要邀请了从事妇女与环境、妇女与发展的国际口述记录专家进行理论和方法上的培训，并介绍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口述经验，同时还邀请了国内从事农村妇女发展项目及理论研究的专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培训。参加此次培训班的人员除了国外专家及陕西省妇联研究室专家外，主要来自以下方面：乐施会昆明办及禄劝县项目办有关人员，禄劝县、巴马县、澜沧县雪林乡妇联干部，禄劝县项目推广员，天津师大妇女研究中心科研人员，云南社科院及贵州社科院科研人员，云南省民语委干部，云南省工青妇干校教师等计三十余人。培训班自始至终采取了参与式的培训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教师与学员共同研讨、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这次培训的特点。培训分集中讲授与实地实习两个阶段进行。在集中讲授阶段除主讲人讲授外，采用中途提问、集体讲座、相互交流、集体拟订调查提纲、模拟调查等多种方式，中间还穿插了妇女与发展的专题讲座，时间安排紧凑，学员们的积极性高、参与性强。实习阶段，教师及学员分组到禄劝县项目点屏山镇六块办事处大红坡村集体采访农户，然后再回来汇报和讨论，提出问题，介绍好的经验，提高实践能力。培训班达到了预期目的，学员们普遍反映收获大，基本掌握了口述项目的基本理论及操作方法。

培训结束后，我们项目组的成员9人分别下到禄劝的翠华乡、澜沧的雪林乡及木戛乡，威宁的雪山乡及法洛乡，巴马的东山乡文钱村6个乐施会的项目点进行实地访谈。选取访谈对象的原则是：①注意选择20~80岁不同年龄段的妇女，以便从中窥视时代的变迁及不同时代妇女的生存状况、不同的心声和需求；②以贫困

妇女为主,为贫困妇女的脱贫寻找途径和分析其潜力;③以妇女为主,另选取个别有专业特长的男性,从他们那里了解社区的现状及与他们的业务工作有关的妇女方面的情况,同时从男性的角度来了解妇女;④特别要注意采访那些平时没有或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意愿的、处于妇女群体边缘地位的妇女,如寡妇、特困妇女、残疾妇女等,了解他们存在的困难、面临的问题以及她们的心声和需求。在采访方式上,以一一对应的自由式访谈为主(有提纲,但系开放式的提问的半结构式访谈),适当加进集体访谈。前者有利于访谈对象在无外界干扰的环境中敞开心扉,排除羞涩、疑虑等因素,从而听到她们的心里话,得到更为实在的信息。后者则有利于对一些共同问题的深入探讨、相互启发、加深认识,同时验证个别访谈的有关问题。在个人和集体访谈中注意发现骨干,以便为今后项目的开展打下基础。

通过实地访谈,共采访了苗、侗、拉祜、彝、瑶等少数民族 41 人,其中妇女 40 人,男性 1 人,翻译整理出书面记录 52 份,我们从中选取了 39 份编辑成册,交付出版。目的是让外界人更真实地了解西南贫困山区的妇女,倾听她们的心声,了解她们的生存状况、生活体验以及战胜贫困的经验和需求,帮助她们尽快地改变贫困面貌,促进她们作为主体参与社区发展,最终实现妇女群体的发展。

二、背 景

这里的背景,是指访谈对象所处的生存环境、文化背景。

我们的访谈是在 5 个民族、6 个项目点上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多采的特点。即这些民族生活于不同地域、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因而他们有各自不同的民族特征,在每个成员及其家庭身上都明显地反映出来。同时,由于每个具体的家庭、家庭成员的不同,

如经济状况、个人的性格、能力、文化水平等的差异,在同一民族中也呈现出不同的状况来。

为了提供大家更好地了解这些被访人所处的社区背景,以便于探寻根源,找出症结所在,因势利导地促进其发展,尽快走出贫困的困扰,我们把有关社区的自然及社会背景作个简要介绍。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

巴马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东经 $106^{\circ}51'$ ~ $107^{\circ}32'$ 、北纬 $23^{\circ}49'$ ~ $24^{\circ}23'$,南与平果、田东、田阳县毗邻,东临大化瑶族自治县,西和百色、凌云接壤,北同凤山、东兰县交界。县城巴马镇距南宁市251公里。全县总面积1971平方公里,东西最大跨度为70公里,南北相距42公里。境内石山占30%,丘陵坡地占69%,水面占1%,溶岩地形与丘陵交错,西北高、东南低,略呈倾斜状。瑶族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小集中、大分散的生存格局,经济文化发展形成了差异。仅居住在巴马县境的瑶族,就有蓝靛瑶、土瑶、番瑶等,风俗习惯各有不同。以婚俗为例,蓝靛瑶行从夫居,择婚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对歌、抛绣球等活动及平时交往,当事人自由选择;二是由男方的父母亲属代为选择。土瑶行从妻居、两方居或倒回门3种婚俗,从妻居当地叫“上门”,即男嫁女娶,上门后改用女方姓,享有同等的地位及继承权,社会上不受歧视;两方居叫“上两边门”,即两边都住,耕种两边家的田地,赡养双方父母,享受双方财产;“倒回门”就是到女方家住若干年后,携妻带子回男方家居住。无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经双方老人同意、夫妻商量决定的。而番瑶男女择婚,则主要有以下过程:①以烟探情。当一方相中另一方时,就相互递烟,一旦对方接下烟,即示无意见,双方进而通过对歌、交换信物、男到女家劳动等加深了解;②择优选婿。一个姑娘可以同时与多个伙子谈恋爱,习惯上认为找姑娘谈恋爱、争到女家劳动的人越多越荣耀,女方即择优选婿,定下来后落选的伙子们

要分别送些贵重礼物给他们,示友谊长存,祝贺他们美满幸福;③偷嫁男家。当双方恋爱成熟后,姑娘自择吉日偷嫁到男家,住上几天以后,男家请一位有威望的长者带礼物到女家求亲,订婚半年或一年后才正式“明媒正娶”。此外,在节日习俗上也有些差异。

项目点文钱村在东山乡,东山乡位于县城东北部,距县城 47 公里,总面积 136 平方公里。全乡辖 8 个村公所、41 个村委会、150 个村民小组,233 个自然屯,总户数 2280 户,总人口 10 980 人。全乡现有初中一所,在校学生 151 人,小学(含教学点)47 所,在校学生 1866 人,卫生院 1 所,卫生站 1 个,病床 12 张;有 3 个村通汽车。乡政府所在地设有农贸市场 1 个。

东山乡地处大石山区,境内山峦起伏,群峰交错,地表无河系,干旱缺水,人畜饮水困难。由于境内石山多、土地少,仅有耕地面积 4.53 平方公里(6800 亩),其中水田 0.1 平方公里(150 亩)。粮食作物以玉米、黄豆、红薯为主,经济作物以油桐、火麻为主。文钱行政村是一个以瑶族为主的石山村,总面积 13.19 平方公里,人口计 225 户、1008 人,其中瑶族占 92%。全村共 14 个生产队,人均口粮 146.8 公斤,人均纯收入 169 元,缺粮 3~6 个月不等,1995 年有 152 户(68%)得到政府民政救济。

1995 年 9 月开始至 1997 年 3 月,香港乐施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共同合作在文钱村建立了扶贫发展示范项目,其目的在于探索出在大石山区帮助少数民族贫困户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的新路子。项目的主要内容是:对农户实行小额贷款,发展以繁殖母猪为主的养殖业,帮助修建蓄水池以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发展以种粗竹子、苦李为主的种植项目,对相关养殖、种植项目的技术培训。项目采取了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为了实施此项目,成立了“文钱村扶贫开发服务公司”,其职能是:第一,给农民提供贷款养殖母猪;第二,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第三,为农户提供市场服务。

综上所述,文钱村这一农村小社区的特点是:①国家级贫困地

区；②大石山区、干旱缺水、土地面积小，生存条件艰苦；③瑶族聚居区，由于自然及历史原因，经济发展滞后，尚未解决温饱问题；④香港乐施会与自治区民委合作的扶贫项目已在这里实施，且初见成效。

我们的口述项目，就是在项目所辐射的农户家庭的妇女中进行的。

2.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威宁县位于贵州省西部边缘，地处东经 $103^{\circ}36' \sim 104^{\circ}45'$ 、北纬 $26^{\circ}30' \sim 27^{\circ}25'$ ，西、南、北三面与云南省鲁甸、会泽、宣威、昭通、彝良等县相接壤，东与赫章、水城两县相连。东西长 116 公里，南北宽 105 公里，总面积 6295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2.7%。县城草海镇距省会贵阳 400 公里左右。境内居住着 21 个民族，3 个未定民族，共计人口 883 232 人，其中汉族占 75.23%，少数民族及未定民族占 24.77%，全县设 13 个区（现已撤区并乡），1 个区（乡）级镇。

威宁地处贵州高原强烈的地壳变动带，县境内形成中部高、四周低、切割深、山峦重叠、河谷交错、地势陡峭、地形起伏大且破碎零星的地貌特征。平均海拔 2300 米左右，最高点 2879.6 米，最低点 1234 米。

全县属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10 \sim 12^{\circ}\text{C}$ 之间，极端最高气温 36.1°C ，极端最低气温 -19.6°C 。年平均降雨量 962.3 毫米，无霜期 208 天，全年日照时数 1801 小时。全县气候具有冬易旱，夏秋多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特点。

威宁历来是农牧综合发展的农业区，由于历史原因及自然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滞后，贫困面较大，人均收入低于 300 元，人均占有粮食低于 200 公斤的贫困人口目前仍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多，被列为全国的特困县之一。

1992年香港乐施会在威宁县的雪山、灼圃、石门进行综合扶贫长线发展项目,其主要内容是:发展科学养殖(养猪、鸡、羊)、种植(地膜覆盖包芋套种),建立以当地推广员、防疫员与农户合作的本地化的技术服务体系;小额信贷,建立当地项目管理体系及小额信贷体系;帮助架设电线和建立小型粮食加工点,解决农村能源及口粮加工、饲料粉碎等问题;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开展综合发展项目的目的在于提高项目农户(人均收入在50~150元,人均口粮50公斤以下,年均缺粮4个月以上的极贫户)的经济收入和粮食收入,逐步改善农户的发展条件,增强农户自我发展的信心和对抗贫困的能力。通过3年来的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我们的口述项目选点在雪山镇的花岩、栽树村、白岩密3个村的彝族及炉山镇所属法洛村的苗族农户,以妇女为主要采访对象。这些村镇的简介已在采访员的“情况报告”中作了简介,这里不再赘述。

这些地区都是海拔高、气温低、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人畜饮水困难、作物歉收的自然条件很差的地区,加上生产方式落后、文化教育发展缓慢、交通条件差等,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很贫困。

3. 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

禄劝县是昆明市的郊区县,距昆明城区90公里,地处横断山脉东部,位于东经 $102^{\circ}14'$ ~ $102^{\circ}56'$ 、北纬 $25^{\circ}25'$ ~ $26^{\circ}22'$ 之间,东连寻甸县,东北接东川市,南临富民县,西及西南与武定县毗邻,北以金沙江为界与四川省的会理、会东两县相望。县政府所在地屏山镇距昆明城区90公里。

禄劝县总面积4249平方公里,东西横距约69公里,南北纵距105公里,山区占总面积的98.4%,坝区仅占总面积的1.6%。总人口40.3万,其中彝、苗等少数民族占30%。全县19个乡镇,194个办事处,2522个自然村,其中贫困办事处占57.2%,是国家

级的贫困县。

禄劝县地处滇中高原,境内重峦叠嶂,绵亘耸立的群山与深邃的江河溪涧相间,地表起伏较大,地形极为复杂。整个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高低悬殊较大,海拔最高为 4247 米,最低 746 米,高差达 3501 米。由于地势高差悬殊大,故形成了垂直、立体的气候特点,同时也形成了平坝少、山地多、水田少、旱地多的土地特点。由于人口增加及农业畜牧业的粗放经营、森林的破坏等,造成了生产条件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据 1985 年的统计,禄劝县苗族占总人口的 25.38%,散居于 11 个乡镇(镇)的边远高寒山区。他们大多以姓氏家族聚居,也有不同宗姓杂居,一般是几十家、十几家 1 个村寨,所在地区气候寒冷,土壤瘠薄,水源缺乏,自然条件差。

苗族以农业为主,辅以养殖业、采集等,作物有玉米、小麦、燕麦、洋芋等,并以这些为主食。

苗族有苗文,已失传,现行苗文系由英籍牧师和苗族知识分子所创造(1905 年)。

在宗教信仰方面,信奉祖先、崇拜灵魂,本世纪初基督教传入以后,信奉者日众,有内地会、安息会和自立会等教派。

苗族行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以父亲为家长,有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婚姻自由,但严禁同姓通婚。

从 1991 年起,乐施会在苗族、彝族社区开展了扶贫发展项目,以苗族的传统养殖活动入手,开展了鸡猪饲养技术推广,同时配合小额贷款项目,其主要目的是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现已取得了明显效果。

4.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位于云南西南边陲,南面及西北面与缅甸接壤,西连西盟、孟连两县,东接勐海、思茅、景谷三县,北面及西北

与沧源、双江两县为邻。

澜沧地处横断山脉怒山山系南段,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五山六水交织而成,土壤肥沃,宜于农业生产。由于全县地形为山水切割,海拔差悬殊大,形成了竖跨热带—亚热带—温带的立体气候特点,气候资源丰富。但由于地处边境,民族众多,经济发展滞后,60%的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被列为全国的特困县之一。

澜沧县土地面积 8807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870 多平方公里(130 多万亩),60%以上为旱地。按 1993 年末农业人口计,人均占有耕地 0.002 平方公里(3.07 亩)。1993 年末统计,全县人口 45.27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 93.24%。

澜沧是拉祜族的聚居地区,拉祜族占总人口的 42.59%(1993 年末统计),其次为佤族,占 11.68%,其他还居住着汉、傣、哈尼、彝、布朗、回等民族。

拉祜族主要聚居在山区,寨子一般都建在山顶或半腰上,周围都栽上茨藤和竹篱笆。耕地除河谷有少量农田外,大部分是山地,耕作粗放,生产力水平较低,猪鸡放养,成活率低,喂养周期长。

拉祜族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盛行从妻居的习俗,女婿上门少则 3 年,一般 3~6 年,多则 15 年以后夫妻带着子女一同回到男方家庭或另立新户。若只有一个女儿,则不分出去,以赡养老人。若男方只一独儿子,在争得女方同意后也可居住在男方家里,伺奉父母。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享有同样的继承权。婚姻方面昔日实行民族内婚、同姓不婚,但青年男女择偶自由,很少离婚,轻易离合会受到舆论非议,夫妻失和而离婚者,社会认可,但处理严格。寡妇再嫁不受歧视,夫死可以转房,但只能转给夫之弟。现婚姻已打破民族界线。家庭中按自然形成两性分工,男人多开田种地、修建房屋,女主管家务,如养猪、做饭、纺织等,砍柴、割草、背水、舂米等活计,男人也做。拉祜族有语言,但历史上没有文字,曾以刻木记事、刻绳记数。本世纪初外国传教士曾创制了一套拉祜文用来

传教,但仅少数人掌握,未能推广;1957年有关部门又创造一套新的拉祜文,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并在群众中推广。宗教信仰方面,拉祜族信奉的原始宗教行多神崇拜,万物有灵。清初大乘佛教传入后,有些人信奉佛教。本世纪20年代初天主教传入拉祜地区,信教者日众。

佤族是澜沧县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雪林、安康、文东、东四等一带,多与其他民族相杂而居。居住地方多为山区,房屋多为四面挂墙,草顶。现有的已建土木结构的瓦房。婚姻实行从夫居的一夫一妻制,择偶自由,但结婚须征得父母同意。婚后妻子绝对不能和别的男人发生两性关系,否则将受到严处。夫死可以转房嫁给夫之兄弟,若女方不愿,可另嫁,但要把结婚时的聘礼还给夫之兄弟或同姓人。昔日雪林一带的佤族生产比较落后,生产工具以铁质农具为主,但同时使用竹木农具,耕地主要是旱地,水田仅占少数,旱地多用“刀耕火种”的原始方法,现已有改进。主要作物是旱谷。没有严格的性别分工,纺织是妇女主要从事的家庭手工业,成年男子都会编篾器,几乎家家都会酿酒。这些家庭手工业及副业,主要为了自用,昔日商品交换主要以物易物,现在已经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但商品经济仍不发达。宗教信仰主要是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它在现实生活中还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宗教活动要杀鸡、宰猪乃至剽牛作为祭品,耗费较大。

从1993年起,乐施会在澜沧县的拉祜族、佤族贫困村寨实施了扶贫项目,主要内容是:供水,小型基本建设(水沟、水库、口粮加工),改良种植品种,养猪,建立技术服务、项目管理及信贷体系等。目的是提高农户的生活水平和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我们的口述项目是在木戛乡的拉祜族及雪林乡的佤族中进行的。

三、心声和需求

生活在边远、贫困、封闭、经济文化发展滞后的这部分山区少数民族妇女，她们究竟怎样生活着，怎样看待周围的自然环境，怎样看待现代文明？她们究竟面临什么困境？她们有些什么需求呢？让我们听听她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吧！

1. 环境保护

我们小时候到处山都是树，根本钻都钻不进去，今年我去了两次，瞧见那些山我都会心疼。啊哟，相仿（即犹如）是拿镰刀割样的，一棵高点的树都没得，我硬心疼了。以前我们下边有两个大坝塘，现在已经是干完掉，可能是树砍光掉的关系。

（云南，潘学芬，苗族，40岁，医生）

（山头光秃秃的原因）就是人太多了，森林又管不好，人多烧的柴就多，树又不是一年就长得大的。（现在）连茅草都不会长出来了，别说下一代人得什么茅草盖房子，这代人不得割了。他们再不管好森林，再过几年，人们就不会得（即没有）柴烧了，现在连放牛的场地都快不有（即没有）了。我是快要死的人了，但我就是还想着山水这个事，我家的田都是干水田，现在森林都砍光了，水越来越少，以后我儿子们要怎么种那些水田才得吃，我就是担心后代人将怎样生活。

（云南，鲍俄怪，女，佤族，72岁，农民）

（我们这里）过去树木多得很，现在树子没有了。

（贵州，张美芝，苗族，66岁，农民）

往年子吗柴都烧不完，这两年吗什么都缺了。人家说山不穷嘛，（现在）山都穷了。

（贵州，罗德美，彝族，59岁，农民）

我(嫁过)来的时候,这山坡坡上很看不到石子,现在成荒坡坡了,没有树了。

(贵州,王克珍,彝族,45岁)

现在挖了公路的地方,过去是一片黑黑的森林,森林里有老虎、豹子肯来寨子里头抬猪,狗也咬,小牛也咬。小雀也很多,我们女人一群一群的背着娃娃,都看那些小雀。现在没有了。

(云南,李娜努,拉祜族,40岁,农民)

大山的女儿,心系大山。祖祖辈辈依托大山而生存,依靠大山而繁衍。大山给了山区人民以衣食之源,给了他们以生存的空间。妇女们对大山——自然环境的关心,她们的环保意识之强,的确使我们感慨。这一话题,在我们的访谈中普遍涉及到。可以这样说,对森林遭破坏,对水源的日益稀少,对能源的日益匮乏,妇女们是特别敏感的。因为“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把妇女们定位在“主内”上,收成的丰歉,水源的远近,柴禾的有无,都与她们的理家紧密相连。在这些少数民族社区,做饭、打柴、打猪草、背水都是妇女的工作。森林被乱砍烂伐,造成水源、能源、粮食的危机,造成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劣,她们是忧心忡忡的。尤其是苗、彝等民族居住的地区,土地贫瘠,山高水寒,自然灾害频繁,加上山林大量被破坏,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我们的采访员写下了这样的一幅景象:

苗族居住地区,生态严重恶化,附近不是地,就是灰石裸露的山。因山林破坏带来了苗族村寨严重的缺水、缺柴现象。办事处周围四五个村共饮出水箐那股筷子般粗的水。不论住在办事处,还是住在村里,半夜三更都能听到农户们用拖拉机、马车去拉水的声音;白天,背着陶罐、挑着桶去集水的妇女,随处可见。

——古文凤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农户自发地起来栽树,“矿挖完了,我嘛,我去填了去栽树”,“你不栽这个树嘛,以后没得希望了”(苗族,

龙美珍)。“(我们这里)种植计划倒没得,但自发地种点树呀还是有的”。“我希望有一块自己的土和一片荒山可以去种点树”(苗族,李娟)。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然而在大面积的“光秃秃的山”面前,在多数人还没有这种行动以前,还将会如何呢?这不能不令人担忧。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和社区组织采取有效措施,发动群众共同来保护生态环境,造福人民,造福子孙后代。希望把这一内容列入扶贫发展项目中。

2. 生育健康与计划生育

我生这4个小娃,生老四时才是医生来接生的,因为我难得生,他们才去叫医生,医生刚来到,我又生出来了。其他那3个是寨子的接生婆接生的。前头生那3个都用竹片来割(脐带)的。

(云南,魏哎改,女,佤族,36岁,农民)

我生我家大姑娘的时候,那天我还到山上去劳动,疼了两回,下午我回家来后就生下我家大姑娘。我跟他(指丈夫)生4个小娃,我1只鸡都没有吃过。(生小娃后)最多才得休息10多天就出工了。有些时候血都没有流干,我还是去出工了。我还记得生我家儿子时候最难生,有三天两夜才生出来。那个时候还没有医生,都是寨子里的接生婆来守我3天,接生婆看我还是生不出来,就叫我丈夫弄一只白公鸡来做(即驱)鬼。鬼是做了,但小娃还是生不出来。最后我丈夫可能有些急起来了,不知道他去跟谁拿来草药做给我吃,第三天的晚上我家儿子才在门槛边生出来。那回我差不多死了。

(云南,鲍俄怪,佤族,72岁,农民)

(生娃娃)自己(接)生的。1个月都没有满就去做(活计)了。

(贵州,毛德珍,彝族,34岁,农民)

在月子的时候不忌,还有例假的时候也是从来不忌,比如摸冷啦,做重活啦。(坐月子)四五天以后就出来干事情了。流产等就

更不消(即不必)说了,流产就更不拿当(回)事了。生个娃娃把娃娃带乖(即带活)还好,因娃娃小带不出去,还(可)呆在家里,如果娃娃你没带乖,那么你生了几天就得去参加生产劳动,去参加重体力劳动。一般很简单的妇科病呢,有时候她也不好意思说,她就说她不病。

(贵州,李娟,苗族,36岁,农民)

我总觉得我们这里妇女很苦,有了病(指妇科病)也不好意思说,连(对)她的男人也不好意思说,她有病只好自己忍着。

(贵州,张明春,男,苗族,27岁,乐施会雪山点推广员)

寨子里的妇女如果不是难产都是喜欢自家生(即在家里用旧法接生)。拉祜族妇女怀娃娃七八个月后就早产的多,一个原因是背东西太重,另一个原因是做生产(即干农活)太多太苦。生小孩一般休息12天,满12天后就做田做地去了。

(云南,黄玉美,拉祜族,32岁,村妇女保健员)

我生那么多的小娃(4个),别说没得吃什么肉,连休息都不得休息好,才是生小老(即最小一个)时得休息1个月,鸡得吃两只,蛋还是不得吃。现在的人生小娃,休息的时间长了。比我们好过多了,有些甚至休息两个月才出工,想杀几个鸡都随她们。她们倒是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那样下力地苦了。

(云南,鲍叶汉,佤族,51岁,农民)

(怀小孩的时候)我到私人医院去检查,(医生)就讲小孩大,怕难生出来,你要来医院生。后来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当时我们也(想)不会难产,我就在家(生)。到够时间也没生,过去二十几天才生,又是生没出,我们才去(医院)。……小孩还在肚子里时,他们检查已听不到胎儿的声音(指胎音),(生下来)小孩脸都黑完了。当时我们很穷,打报告到乡里,还得30元钱的补助。

(广西,兰菊芳,瑶族,27岁,农民)

(坐月子)坐1个月,天天都吃鸡蛋,1个月是吃满的。

(贵州,文德聪,彝族,21岁,农民)

现在的女人,从她们谈恋爱到结婚,直到她们生小娃,比我们过去的女人幸福多啦。比如我家儿媳妇,她才生3个小娃,她生老大时,我还是叫她休息1个月,鸡我们都杀给她吃,蛋也做给她吃。

(云南,鲍俄怪,佤族,72岁,农民)

现在我最高兴的是国家叫我们搞计划生育这方面的事。大家说:“儿多母苦。”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娃娃少还是更好教育。

(云南,鲍美英,佤族,32岁,农民)

计划生育这个政策很好,如果不推行这个政策,我们苦死累活也吃不饱、穿不好。

(云南,魏哎改,佤族,36岁,农民)

如果再不搞这个计划生育,以后人要怎么过。如果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提倡计划生育嘛该多好啊!我想想那个时候女人,本是拿自己的生命跟死神来赌,太可怕了!

(云南,鲍俄怪,佤族,72岁,农民)

办这个计划生育最好了嘛,不是的活生一个娃娃有一回毛病的嘛。

(贵州,唐玉珍,彝族,51岁,农民)

生育——繁衍后代,是妇女的天职,也是妇女对人类社会的大贡献。然而在经济滞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人们尚处于贫困状况、基本无医疗保健条件的情况下,生育给妇女带来了莫大的苦难,加上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陈规陋习,更加深了妇女的灾难。也就是说,生育的重任使妇女面临着比男性更多的与生殖系统的功能和运作有关的疾病和健康问题。在贫困山区,这些问题更严重而突出地存在着。听着妇女姐妹们那揪心的诉说,谁能不为之震撼呢?贫困山区的妇女呼唤着生育健康条件的改善!计划生育政策给她们带来了新的希望,减轻了沉重的负担,然而计划生育服务工作还得进一步改善;技术、设施、妇幼保健及宣传尚差,旧法接

生相当普遍,更谈不上“四期”保护了。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她们带来了改善生活条件的契机,然而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经济发展的滞后尚不能使她们的状况有较快的改变。较之老一辈,今天的年轻妇女在生育健康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善,但边远贫困的生活条件、沉重的劳动负担,仍对她们的生育健康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生育健康与人们的经济生活紧密相连,试想,在人们连肚子都不饱的状况下,会不会考虑到生育健康以及妇女的自我保健意识呢?一位扶贫发展项目推广员(男性)是这样说的:“我们这里妇女一般风湿病和妇科病比较多,为什么呢?我总觉得农村跟不上形势,经济落后,特别穷,没有条件照顾妇女”(张明春口述)。那么,可不可以扶贫发展项目中解决这一问题呢?

3. 性别

农村头那些嘛,光光是有姑娘,人家就很看不起。认为他家儿子都有不起嘎。招一个姑爷来嘛,生的儿子、姑娘,不能尾(即跟着)妈姓,还是要尾着爹姓。

(云南,潘学芬,苗族,40岁,医生)

假设我是男的,我爸肯定爱我得很。刚有我三弟,我爸、我妈、我婆爱他得很,他去哪里,要喊他啦,怕落水池。妹生下来以后,生病严重得要死去,我爸不在家,我妈也不在家。我想如果我妹是一个男仔,不可能这么可怜。后来我帮我妹取个名字,我想干脆喊她“楠”算啦。生不是一个男,连父母都看不起,干脆喊她做男的。我又不敢要男人的男,那个又不雅观,我要木字旁一个南方的南,与男同音,表示对我爸的反感(指不满)。

(广西,罗秀珍,瑶族,26岁,代课教师)

按照以前的规矩,如果你出门买东西这些,什么都要男的做,什么都要压(即靠)在他人上,现在吗男女平等,做得起什么都(可

以)做,生意随意做,只要你有本事吗随意去,那些遭到辱骂的也很没有了。

(贵州,王光珍,彝族,45岁,农民)

听老人讲,以前的人都是过着人剥削人的社会(即生活),我们女人没有说话的权利,特别是男人商量事情的地方,女人根本没有权利在场,而且路过着男人开会的地方,女人必须要绕路走开,不然,男人商量的事情不成功吗,他们会怪女人的。说是女人来过,他们的事情才不成功的。现在嘛,男女都一样了,市场上、街道上,到处都是女人做生意。

(云南,魏安工,佤族,35岁,农民)

老公(指丈夫)陪我上街卖猪都不如我(别人给价不合算,找我老公劝我卖给他们),我讲:你放不到价,我不卖给你,老公懂得什么!我养猪,老公养吗?猪是我女人自己养(的),我自己卖……老公的工资拿来家里买油盐、买东西,存折的钱都是我双手创造出来(的)。

(广西,蒙美信,瑶族,45岁,农民)

他是男人他管钱,你妇女没得管钱。现在他死啦,我做主。我得几多(即多少)自己用,自己管。那时候,他公他爸还在,如果家里面你养得有猪,有只羊呀什么卖,得钱都是他们自己管。

(广西,兰美玉,瑶族,49岁,农民)

我们苗族男人嘛管一点钱,去买卖大牲口吗在男人,买卖小猪啊、小鸡啊在我们女人。

(云南,张美英,苗族,62岁,农民)

在是我管(钱),什么都是我掌管的。(家务事)还是我做得多,男人多半做重活,如犁田地、砍柴,凡是我做不动的活,都是我丈夫做的。像喂猪、煮饭,我有时赶不上,他还是会帮我做的。

(云南,鲍俄汉,佤族,52岁,农民)

在我们这里,女人是家庭主要劳力。

(广西,罗秀珍,26岁,代课教师)

男人干的活虽然重一些,但女人也干一样多的活。女人苦点。什么都是女人做。

(贵州,李丽,苗族,22岁,农民)

哎呀,款倒来(即说起来),苦的是男的,女的还不是(也)苦,一天都不得闲。

(贵州,罗德美,彝族,59岁,农民)

(选盖房地基)也有夫妻去选的,也有父亲去选的。

(云南,李娜阿,拉祜族,22岁,村项目推广员)

拉祜族喜欢女的,姑娘更会疼家里的人。

(云南,李娜努,拉祜族,40岁,农民)

社会文化规定了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少数民族社会中对两性角色的角色观念、角色定位及规范等,存在着差异,就是同一民族内部也因所处地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也存在着差异。而这,恰恰对妇女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处于两性较为平等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妇女的自主、自立能力较强,也较能适应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易取得社会的认同,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这在拉祜族、瑶族一些妇女身上体现得很鲜明;而长期生活于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社会文化氛围中的妇女,其自主、自立意识相对较弱,迈出反传统的一步,都要付出很大努力和代价,而妇女自身也往往对社会文化的角色规范是自觉认同的,这更带来了改变传统的艰巨性。在我们的访谈中,碰到不少妇女往往对自己的遭遇叫苦不迭,有的甚至声泪俱下,然而总是认命、认同,表现一种无可奈何乃至理所当然的心态,令人在愤慨、同情之余,更多的是沉重、痛心。一位年轻的苗族姑娘在谈到她母亲常挨父亲打时,我们的采访员问她:“你觉得男人应不应该打女人?”她的回答是:“女人错了就应该,不错就不应该。”又问她:“假如你遇到一个丈夫,像你父亲对你母亲一样打你的话,你怎么对抗?”她回答:“如

果遇到这样的男的,就想办法逃脱。”意思是避开,不让他打,她希望上级“教育一下男人改变这个现象”。的确,传统习惯势力之根深蒂固,非同一般,要改变过来,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夫,这点需要有足够的估计。但同时,社会和个人、政府和团体都应为改变这一状况而作出不懈的努力。

4. 医疗卫生

过去(这里)多的是疟疾,有时(连续)3年都发疟疾。现在疟疾也不有了,过去有出天花、麻疹死了的,屁股流血死了的也有,现在也不有了。

(云南,李娜妥,拉祜族,80岁,农民)

病的时候没有医过,他自家(即自己)病嘛自家好了。医药费贵得很,没有走(即去)过医院看。医院远得很呢,不是实在毛病沉重,还不是拖着。(要是)医院近吗,有赤脚医生那些吗,打一针都会好得快。

(贵州,罗德美,彝族,59岁,农民)

我们(以前的人生病时)都是吃草药的,但会做(即懂)草药的人都是男人,不是女人。现在的人生活条件那么好,包括医疗各方面都比以前好多了。

(云南,鲍俄怪,佤族,72岁,农民)

现在小娃病时,我们还是认得给他们吃药打针了,不像以前一样,才认得做鬼(即驱鬼),做了几次鬼,小娃的病都还不好。现在大多数人都懂得,不管大人小孩,只要一病就想办法去找医生。

(云南,鲍叶汉,佤族,51岁,农民)

(这里)就是条件差嘛,医院又远,如果有困难户(指重病人)这些去医院头,车路不通,起码要十五六个人才拿(即抬)得起去。

(贵州,王光珍,彝族,45岁,农民)

缺医少药是这些贫困山区的共同特点。老一辈人对于疾病一

般都忍受着,任其自然,实在病重了,就去请巫师驱鬼,要杀牛、杀猪、杀鸡来驱,本来已经很穷,加上生病,还要把仅有的牛、猪、鸡也宰杀了,病没治好,反落得人财两空。直至今日,在有的村寨中还普遍存在着这种情况。一位拉祜族村保健员这样告诉我们的采访员:“不管咋个苦,他们也不会富裕起来,养得猪又用来送鬼。(如果)又吃药又送鬼,他们还以为病是送鬼好的。”除了陈规陋习外,与经济不发达、医疗卫生条件差有直接关系。当我们问及这位保健员她搞这工作最困难是什么时,她回答:“困难是没钱买药。”彝族、苗族的一些妇女也说医药费贵,有病看不起。看来,治贫是根本。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也就会重视自己的身体了。当然,也不能忽略沿袭下来的一些不科学行为,只有通过提高医疗卫生技术和水平,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才能解决人们的一些旧观念。可喜的是在一些农民中,特别是中青年农民中,她们已开始认识到“有病要到医院医”的道理。然而由于贫困,不到万不得已,她们是不会去医院的。对大多数贫困山区的女人和男人们来讲,“有病就到医院”,只不过是一种奢望,因为一来没得钱,二来医院太远。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对于这些贫困地区的医疗资源投放不足,如医疗设备差、缺乏水平较高的医务人员,对现有医务人员培训不足、卫生防疫工作条件差等等,这方面可否在政策上给予倾斜、重点扶持一下呢?

5. 畜禽防疫

(猪)去年我家死掉三四个来呢。猪这些病了还不是跑盐仓、马古这些地方去请人,路远了,请回家来的时候嘛猪都死掉了。

(贵州,毛德珍,彝族,34岁,农民)

前久,(我家)公鸡、母鸡、小鸡都有,现在都死光了。

(云南,李娜努,拉祜族,40岁,农民)

现在猪、鸡、狗病死的多。(我家)鸡、猪也死光了,买的钱不

有,不得养。

(云南,李娜妥,拉祜族,80岁,农民)

我家养牛、养猪、养鸡还是没有成功。前年我家买了一条水牛,(花)2620元钱,我才养4个多月,水牛就病死了,我好伤心,我都哭了3天,越想越生气,2000多元钱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不容易苦出来的。后来又买猪、鸡,还是一样,都病死了。

(云南,魏叶矮,佤族,52岁,农民)

如果有猪、鸡、狗吃了以后不会病死的药,不管有多贵,我都要买来喂,就是没有这样的药。一个是兽医人员很不过问,等到猪、鸡病了,我们去叫,他们才来看。防疫方面的工作应该加强一些,不然,我们老百姓损失太大了。

(云南,魏哎改,佤族,36岁,农民)

如果兽医方面也改善一点的话,可能会得吃一些(即可能多解决一些吃饭的问题),希望培训养猪养鸡的技术、打预防针和配猪鸡饲料的方法。

(云南,黄玉美,拉祜族,32岁,村妇女保健员)

发展养殖业,是这些项目点的优势之一,也是乐施会在这些点上的重要的扶贫措施之一。由于自然条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澜沧及威宁的项目点上,猪鸡的疫病成了比较突出的问题,妇女们对此呼声很高,加强防疫工作的需求更为迫切,因为这与她们的“分内”工作及家庭经济收入直接相关。“你买起一个母牛或者骡马(母马)这些,一个带(即产)一个就千多块了”(毛德珍),这就是一个小银行。然而如果防疫措施跟不上,即使扶持贫困户发展养殖业,也难于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采访过程中,我们亲身体察到了畜禽疫病给农户带来的巨大损失。这些地区由于地处偏远,经济开发门路少,仍沿袭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家庭经济收入来源主要靠饲养猪鸡牛羊,耕作、运输还得靠畜力。畜禽疫病多,就往往断了农户们的财路,对已经很贫困的人们,进入了更大的困境,所以

妇女们往往发出了“最困难的是钱”的呼声。加强禽畜防疫工作，是当务之急，为此希望有关部门及扶贫团体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从资金、技术、设备、人员方面积极给予解决，同时加强对农户的宣传和培训。

6. 文化教育

我们这个村子很穷，穷了就没有文化。最好上级有一小笔钱，然后找个小伙或妇女，有文化、有良心、懂本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热爱苗族的人来帮助我们发展文化。

（贵州，张美芝，苗族，66岁，农民）

我已经读到三年级了，我读书的时候，还觉得我的学习成绩不差，后来校领导就换了我们班的老师，这个老师经常吃酒醉。学生反映大，我爸爸听得以后，他就不准我去上学。他说：“即使你读了小学考取初中，以后还是别人的，不如趁现在你还不嫁的时赶紧苦出来给我们吃点算了。”我听爸爸这样说以后，心情很难过。要去上课吗，又怕我爸爸骂；不去上课吗，我又想去读。当时我觉得太为难了。最后我还是作出决定，就不去读了。

（云南，鲍安块，佤族，21岁，农民）

（家里）没有钱送我上学，我刚刚读一年级，成绩也是可以的。校长来要求我爸：“给你大妹读书。”我爸讲：“困难多，没给她读了。给她陪我种玉米（那时是种玉米忙），不种玉米不得吃饭了，明年怎样过呀？”校长讲：“呀！她的成绩还可以，你给她读，如果这个学期没有学费放（即没法交学费），我自己放（即我自己替她交）。”我爸讲：“她是女仔，她是（要）出去的。”我爸说出这种话来，我们伤心。那时候，他们背书包上学校，我自己背粪跟阿爸上坡，我哭了。

（广西，蒙利英，瑶族，25岁，农民）

最痛苦的事情是爹妈没钱给我读书。如果有钱，（要）拿一大笔去学习，学技术，再拿点买牲口喂。

(贵州,李丽,苗族,22岁,农民)

他们讲女孩读书不成(指不行),读书以后懒,找婆家不容易。女的不送读书,不给读。

(广西,罗秀珍,瑶族,26岁,代课教师)

(没让女娃娃读书是)条件差了嘛,路远了嘛,几十里呢,去学校首(即里),女娃娃出门着(即被)坏人欺负。

(贵州,王光珍,彝族,45岁,农民)

我们这些老高山,有点困难,读不到书了嘛,只有在屋头了嘛。

(贵州,唐玉珍,彝族,51岁,农民)

(娃娃没读书,)学校远,娃娃走不到。要走1个钟头。

(贵州,毛德珍,彝族,34岁,农民)

我记得我小时候初中生太少了。现在娃娃最少都是要高小毕业,一般没有读过书的很没得,多数都是读过书的。相仿(即比如)我们汤郎箐(在禄劝),那些老师多数都是苗族,而且这些老师教得还是可以的。特别是这两年来每年考取初中的还是比较多。

我们办事处那些姑娘,一年要有10多个考取初中,但是去读到半中拦腰(即半途)就回来了。她们就是不想读书嘛,就讲说是要回来做衣服穿。因为我们苗族这个风俗习惯,你不会做这些,就好像是嫁不出去了。在下边(指中学所在地)也是很受人欺负。(早婚早恋)这部分也是有影响。

(云南,潘学芬,苗族,40岁,医生)

我教育我的孩子好好读书,学好文化,长大了你们一人做一样吃(指不同的行业),现在我们没有文化,学什么都困难,你们学得文化,以后各做一行,各人做各人吃(即自找自吃)。

(云南,张娜普,拉祜族,30岁,农民)

读着这一份份口述,听着妇女姐妹们对上学、对知识的渴求,谁能不为之动情呢。希望读者读读《我要读书》这份口述,25岁的瑶族姑娘蒙利英,因为家贫,因为缺劳力,因为“她是女仔,她是(要

出去)的”,就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为了不让弟弟们再走失学的路,毅然与母亲一起担起了家庭重担,苦心支持4个弟弟上学读书。她自己也不放过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她说:“学得一个字,我也要学!”多么可钦可敬的姑娘!

经济滞后,带来了教育发展的滞后,文化教育的不发达,造成人们科技文化水平的低下,而科技文化水平低,又制约着经济的发展,这就形成了一环又一环的恶性循环。贫困山区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就是处在这样的环扣中。对于妇女来讲,更添一层枷锁:读了书,以后还是别人的。在我们的项目点上,除了拉祜族以外,都行从夫居的婚姻家庭形式,这就决定了“女孩子是人家的”这种观念,因而较之男孩,女孩读书的机会更少。即使读了书,也难于进入高一级的学校,更普遍的则是中途辍学。在我们采访的40名妇女中,仅有1名是高中毕业生,初中生也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无论是因贫困而使孩子上不起学,或因缺劳力而让孩子辍学,首当其冲受害的是女孩,即使有的家庭有能力供子女上学,也仅仅因为是女孩,就让她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对妇女自身来讲,在男性中心的文化氛围中,她们对社会文化所施与的角色规范和角色定位的认同,使她们对不公平的对待往往能认同和忍受下来。譬如苗族姑娘辍学多,其中家贫而读不成的是少数,多数都是“说是要回来做衣服穿”或“读五六年级就开始谈恋爱,读到初一、初二、初三就开始结婚”(潘学芬口述),还有的是“怕人欺负”等。苗族传统对“女织”的要求很高,女孩不会绩麻,不会织布“就嫁不掉了”,“所以这些姑娘七八岁以后就开始由爹妈教这些活”,“十五六岁就自己单独会做这些衣裳”(潘学芬口述),干这些活计都是传统对妇女的角色要求,而妇女自身也将其作为评判自己价值的标准。正因对传统规范的认同,她们也才心甘情愿地弃学而回来做衣服,以体现自己的价值。早婚早育的观念,在这些贫困山区也较带有普遍性,这也是造成女孩辍学的原因之一。当然,对相

当一部分女孩来讲,还有认同“女孩读了书也是人家的”这一性别不平等观念,自己认命了。再从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处于生产方式落后的贫困山区及“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状况,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并不高,少有掌握科技文化的需求,而山区教育条件差(如设施不足、师资条件差、学校少等),客观上影响了女性的入学。所以即使像拉祜族这种性别较为平等的山地民族,妇女的文盲率仍很高。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随着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养殖、种植扶贫项目的实施,人们对科技文化的需求也就越来越迫切,对发展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是一种趋势。治穷推动治愚,治愚促进治穷,这为其他一些民族地区的实践所证明。现在女童的入学和辍学问题已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我们盼望着这些贫困山区的女性教育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因为这是社区发展、妇女发展的战略性需要。

7. 婚姻

(婚姻)在我们这辈人以前,多数都是父母包办,自由恋爱那种有倒有,少得很。现在呢,这几年来多数都是自由恋爱,父母包办的还很不见了。

(云南,潘学芬,苗族,40岁,医生)

(我们这里年轻人的婚姻)年轻人也决定,老人也决定,离婚的很少,生活无法过时,女的会提出离婚,如果男的不离,女的会跑掉。

(云南,李娜阿,拉祜族,22岁,村项目推广员)

(大的3个儿子已娶媳妇),我们帮他们找的(媳妇),第二个(儿子)是他对象来的(指自己找的)。

(贵州,罗德美,彝族,59岁,农民)

(结婚没有请媒人,)我想来就来啦。我两个都是孤儿,都是老满(最小的一个),老满跟老满最做得成吃!

(广西,罗凤流,瑶族,40岁,农民)

我们自己建立感情,双方相爱,我爸、我妈、我们亲戚都不同意我嫁给他,也有那种干部、老师追我。(他们)不给我嫁给这个,(他们说)跟了他,以后这辈子你苦多。我讲,呀,他们有金钱,有什么楼房,(我)好像都看不惯。我们自己有感情,有什么?主要有一鸟窝(指住处)!后来我们谈成,我就自己来跟他,我妈都还用石头来打他家。现在我们有小孩,我妈他们也同意,也对我们好,还多(即很)爱我们。

(广西,兰美芳,瑶族,29岁,农民)

谈恋爱时是我两个自由谈的,结婚是男人先提出来的,结婚时要用的东西都是男人定好以后才结婚的。(彩礼钱)才给30元,是以前(寨子)的老人定过的,现在都还没有人更改,还是老规矩了。

(云南,魏哎改,佤族,36岁,农民)

(我丈夫死后)才嫁给我现在的这个丈夫。他很不上山去劳动,当时我思想还是有些动摇,但又不敢提出离婚。我们佤族一般不容易离婚,女人一提出离婚你就得遭难了,除非是你故意跟其他男人出事,或者故意跟其他男人一起出去,他们才给你解决,不然,女人不消想得到什么好结果。

(云南,鲍俄怪,佤族,72岁,农民)

经常听老人讲过去的人的婚姻,有些人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听说有些人还是听从父母的安排,但有些人还是敢抵抗的。要是我在以前那个社会,如果父母包办我的婚姻,我可能不敢抵抗(她的自由恋爱曾因家人反对而被拆散——引者注)。如果我们姑娘嫁到外边,我们左都(村名)人会笑话我们的,这两年嫁到外地的人太多了,寨子人都笑她们,说她们不成,现在我还是打算在这地方找对象。

(云南,鲍安块,佤族,21岁,农民)

一般而言,少数民族的婚姻较中国主流社会宽松,但也因民族

而异。譬如拉祜、苗、佤等民族，在民族内婚、同姓不婚的前提下，择偶较为自由，而彝族则盛行以等级内婚、买卖婚为特点的民族内婚、包办婚。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婚姻法保障了婚姻自由，因此，那些包办婚正在逐步消除。至于对那些有着婚姻自由传统的民族来讲，它正突破民族的鸿沟，民族外婚的事例已不鲜见。显然这对民族团结、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少数民族社区与外来民族交往的频繁，民族外通婚正日益增多，加上这些地区自然条件艰苦、生活困难，北方等地找不到或娶不起媳妇的汉族人，也时有来寻偶而成亲者。这些到了外地的农家女，又相互介绍带走了她们的姐妹或朋友。这种情况在澜沧的佤、拉祜等民族中时有发生，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拐卖者有了可乘之机，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婚姻是男女双方建立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基础上的两性结合，唯其如此，它与家庭形式，男女地位紧密相关。从妇女的口述中，我们不难体察到这一点。拉祜族盛行从妻居的习俗，在家庭中男女地位平等，享有平等的继承权。与此相适应，男女的婚姻一般都是当事人自己选择，征得父母同意就可定下来了。由于生活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所以婚姻较稳定，家庭关系融洽，离婚的很少，妇女的自主意识也较强。瑶族传统上青年男女恋爱自由，但婚姻仍需遵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建国以来，虽有改变，但仍有遗留，所以才出现妇女争取自主婚姻的情况。佤族昔日男尊女卑的现象较为突出。由于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像雪林乡就在中缅边界上），生存条件较为艰苦和复杂（如械斗频繁），“过去女人根本不得赶什么街，不得摸什么钱，都是男人背枪背刀，才敢到别处去卖东西”（鲍俄汉），更加深了妇女对男人的依附性。在婚姻方面，择偶基本上是自由的，但往往要征得双方父母同意，所以也就有了“有些人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这种情况。结婚时男方要给聘礼，被称为“奶母钱”或“买姑娘钱”，显然，已具有买卖性质。现在佤族

妇女的地位有了显著提高,许多人的婚姻真正自主了,在家庭中也正与男子平分秋色。苗族盛行民族内婚,迄今在贫困山区仍改变不大,尽管婚姻自由,但民族内婚的婚姻规范限制了人们的姻亲关系范围,于是“亲上加亲”的婚姻关系网把青年男女的婚姻紧紧控制在狭小的圈子里,加之小集中、大分散的生存格局,使择偶范围较小,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包办或包办加上自愿的婚姻形式,于是也就酿出了夫妻失和、家庭关系紧张的情况,而首当其冲受害的是妇女。总起来说,各民族年轻一代的妇女,比起中老年一代,她们更显得无拘无束、洒脱自如,因为她们生活的时代,是加速民主化进程、改革开放的年代,她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更有新的时代特点。如果说老一辈的婚姻观是为了“女大当嫁”,为了“生儿育女”的话,那么,现代的年轻人更注重的是“感情”,“我们自己建立感情,双方相爱”,这是她们的择偶基础。

8. 山区、打工

农村粮食什么都自己出,在城市什么都过(即用)钱买。

(贵州,李丽,苗族,22岁,农民)

我们住在山上嘛,山上比较亮(指光线好,视野开阔)一点,种这些包谷也是(即适宜种包谷),拉柴烧要近点啊。苗族老古老辈讲,住在山上嘛不怕地震。我们嘛样样都很不方便,水啊、逛街啊这些嘛,菜也是买来吃,很不方便。

(云南,张秀珍,苗族,35岁,农民)

山区不好,坝子更好,坝子里种什么都长的好,熟的快。坝子的人穿得更好,信息灵通生活好,山区人因信息不通,人都好像更憨一样。工作的人有知识,做什么吃(即用什么维持生活)都会想出来,聪明。山区人吃的不好,穿的也差。

(云南,李娜阿,拉祜族,22岁,村项目推广员)

当然在坝子里的好嘞,坝子里的田一大片一大片的,山头上

的田多在箐沟边一小块一小块的。坝子里种什么都得吃，山头上种点什么苦死了，地也不肥，有的种(了)得吃，有的种(了)不得吃。不过我们老人一直都住在这里，我还是想在(即住)，因为是在自己的地方。

(云南,李娜妥,拉祜族,80岁,农民)

他们都想在城市,我想农村也是很好在的。住农村,地方宽,空气新鲜,假如以后好好搞起来,把这些村庄重新规划过,然后搞点什么加工厂,搞点什么开发,把些树好好地种下,搞什么养殖业这些,(还是可以改变的)。

(贵州,李娟,苗族,36岁,曾任代课教师)

原来(我)去打过工1次,做起活来太苦了,有时候天还没有亮,老板就叫我起来做工,工钱又低。我想,如果在家里做些生意,可能还得的更多,就又回来了。

(云南,鲍安块,佤族,21岁,农民)

哎哟,打工得一点钱来补助生活不如在家稳定过(日子)。我们都是在家多的,养猪,科学养方便得多啦,我养猪,顺便管家。

(广西,兰美芳,瑶族,29岁,搞农业兼经营个体经销店)

现在我有点后悔,结婚快多(即早了),又有了小孩,人家都去打工了呀!在外面游大世界,我们有了小孩,一辈子呆在这种家庭了,再没有机会出去了。即使男人放你出去,你也不愿去了。有时想出去,但又想家里面的小孩,这样也没有出去,出去也不放心的。

(广西,罗秀珍,瑶族,26岁,代课教师)

我讲我在家做苦工吃,得几多就吃几多,不靠你吃(其丈夫当教师),我在家比你当干部还得多(指收入多)。

(广西,蒙美信,瑶族,45岁,农民)

大山养育了生活在山区的儿女,大山的女儿对大山有着一种眷恋之情,一种为外面世界的人所难以体会的感情。当然,大山也使她们贫困,大山交通不便、作物歉收、缺水缺电等等,然而对绝大

多数人来讲,他们仍依恋着大山,在他们看来,走出大山将会是怎样的不可想像。尤其是老一辈人,更只能“生于斯,死于斯”(费孝通语)，“因为这是在自己的地方”。而对于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中青年一代人来讲,她们对大山(指农村)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追求。改革开放正在改变着山区的闭塞状况,有一部分人走出大山,看见了外面缤纷世界,走出去闯荡了,而一部分人则出去了之后重新认识了大山,又回到了大山,并在大山中开拓自己的事业,重新在大山中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位置和发展空间。大变革的年代,新一代的山里人有着多彩的追求和向往,有着多样的价值取向。

9. 路、水、电

(通了公路,)你有钱吗,想拉什么就拉什么,有点好。我们小时候没得车路,车都没有看到(过),要去逛街是要去看车。这下在哪里都看到车,看多了,懒得看了。

(贵州,张志珍,苗族,42岁,农民)

(公路通了,)太高兴了,我们要用的东西,要吃的东西车天天都拉到家门口,只要我们有钱,随时都可以买着,不消到很远的地方去背了。谁不高兴呢?以前我妈他们那代,他们吃的盐都是要到上允(地名)去背的,太苦着他们了。感谢我们上级的领导人,感谢共产党了。他们领导我们走正确的路,我们才有好日子过。

(云南,魏安工,佤族,35岁,农民)

(通了公路)对寨子嘛好倒是好,但是来逛街的猪病鸡病跟来也认不得(即带来了猪鸡的传染病),走路倒好走,大路嘛,这里去那里去不挂不阻,好倒是好。过去我们背水天亮不明出去,太阳出好高都还不回到家,现在水抽到房子里了;过去天不亮就爬起舂米,现在不用舂谷子,碾了留着,起来煮吃就得了。

(云南,李娜妥,拉祜族,80岁,农民)

现在太高兴了,政府没有安自来水时,吃水最困难了。那个时

候,鸡叫二遍我们就起床去背水,你不去早一点吗,你根本不得吃清水。现在我家门前的自来水天天都流淌着,太方便了,下雨天或晚上我都不急,因为水随时有,我不必操心吃水了。

(云南,鲍俄怪,佤族,72岁,农民)

挑水在沟头去挑,远得很。怕有5里了。有马的还是马来驮,不得(即没有)马的还不是人去背了嘛,五六十、六七十岁的老人都去背(来)吃的嘛。

(贵州,罗德美,彝族,59岁,农民)

不有碾米机的时候啊,春一晚上只得吃1天,两口子为舂米骂架不停过,白天劳动不管手疼,(晚上)也得舂米。有碾米机后舂米的时间可以腾出来做其他的事情,也不骂架了。现在不管种包谷和谷子,养牛、养猪、养鸡都有好处,不有碾米机,养猪也困难。

(云南,张娜普,拉祜族,30岁,农民)

基础设施和基础建设,是农村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西南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大山阻隔、水源缺乏等自然条件的限制,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不便,没有电,使他们与外面世界隔开,使他们与现代文明无缘;人畜饮水困难,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健康和经济发展;落后的生产方式,束缚着劳动力的解放和生产的发展……如此等等,贫困山区的人民面临着坝区人民所少有的种种困扰。尤其是妇女们,背水(山区人运水的主要方式)、找柴、喂猪、喂鸡、舂米、刺绣、缝补,用农副产品到集市上换回家中的油盐衣物等等,都是她们理家的“分内”工作。为此她们得承受无休止的劳动和沉重的负担。水、路、电与她们息息相关,这些方面的状况,她们最关心、最敏感。得到改善,她们欢欣鼓舞、由衷感激;没有改变,她们呼声强烈。说实在的,她们那种喜悦或焦虑之情,深深打动着我们的心。为了修路,她们愿自己出工出力,就缺的是钱;为了解决电,她们盼望贷款,“以后我们有钱时,我们会还给国家的”,多么朴实、多么真诚!非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

是难于体会到她们这种感情的。

10. 传统手工艺

我想,以前老人织的那些传统用具,现代的人应该继续传下去,他们为什么不想学呢?你不见现在年轻人穿的衣服、裤子都是国家做出来的,以前的老服装他们都不愿意穿了。连我现在纺织的这种毯子她们都不学织了。我的姑娘也不想织了,她都说太麻烦了。

(云南,魏叶矮,佤族,52岁,农民)

(做拉祜衣服、拉祜包包)是一代一代传下来,老人缝时跟着学,学缝学缝就会了。(我)十四五岁就学缝,到十七八岁才会缝呢。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大多数不会纺线织布了,现在帮工四五天就可以买得一件衣服穿(指汉装)。

(云南,李娜妥,拉祜族,80岁,农民)

(织毯绣花)是我自己学绣的,如果有人要(买),我还是要卖的。如果我卖,要折算好我买线的钱,还有我织的工钱,还要算我做花边的工钱。

(云南,鲍安块,佤族,21岁,农民)

传统上,山区少数民族过的是耕而食、织而衣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按照性别分工,纺织是妇女的工作,所以昔日少数民族妇女都必须学会纺线织布和刺绣。能否会这些手艺,成了衡量一个妇女是否能干的标志。直到今天,在一些苗寨,苗族姑娘在出嫁前要亲手做好几十套苗装,出嫁时作为嫁装带走。

但对不少民族来讲,随着集市的兴起,大量外来服装的进入,它以方便、便宜而为现代的女性所青睐。于是传统的服饰工艺及民族服装正面临消失,许多民族的年轻妇女已不会这些手艺了,这引起老一辈妇女的忧虑:传统要失去了!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旅游业的兴起,在一些对外交往

相对频繁的地区,这些传统手工艺品正成为商品进入市场,甚至在一些风景旅游区已成为一种产业。于是这些濒临灭绝的传统手工艺及其制品,有了复苏的生机。我们的口述项目点虽还未形成大的势头,但在一部分妇女中已开始行动了,特别是个别精明的年轻妇女,已经重新把这一传统手工艺接过来,并加以改进,增添了当代的审美情趣,以适应市场需求。

同样是传统手工艺,可已赋予了新内涵:由自给到商品。在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中,何不可以作为一项发展门路呢?关键是要找准市场。

11. 技术培训

(技术培训)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对生活的提高有帮助,生产也发展,吃回销粮的也更少。自从栽了杂交稻,就得吃饭了(即就有饭吃了),有的不够在本寨子完全可以解决了。

施农家肥和施化肥也是男女都参加培训,培训施化肥男人来的更多,培训化学除草剂使用方法时妇女来的更多。我告诉男人们,妇女有月经,男人要多做些。

(云南,李娜阿,拉祜族,22岁,乐施会勐糯村推广员)

(如果有机会参加培训,)我想啊,我们每一个女人都想去参加,因为在家喂猪都是我们女人,男的他根本不喂,打猪菜也是我们女人。

(广西,兰菊芳,瑶族,27岁,农民)

(我去参加过)快速养猪法的培训,看录像里怎样养猪的。(参加的)全部是妇女。我学到了猪粪怎样扫,怎样冲洗,怎样给猪洗澡。看了电视我也去这样做,觉得猪长得更快。(种)杂交稻培训我觉得很好,教给我们怎样撒种……我觉得这样做太好,秧一定会长得好。(我)想再学养牛养猪的技术。

(云南,张娜普,拉祜族,30岁,农民)

科学种田我觉得(做得)差,因大家都没有培训过,才是科技员一两个培训过,像我们女人,他们(指男人)很不分给我们参加培训。

(云南,鲍美英,佤族,32岁,农民)

(包谷)这几年种老品种如不得(即不及)他们种新品种啦。新品种不会倒,又还增产。老品种又高,风一吹完全倒掉,不增产。

(云南,韩秀英,苗族,34岁,农民)

杂交包谷产量更高,杂交包谷救了好多人的命。

(云南,鲍美英,佤族,32岁,农民)

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从根本上改变山区农民的贫困面貌,依靠科学技术是关键。这些扶贫点推广新品种、改善劳动条件等措施的实施中,都开展了技术培训工作,这些工作直接的成效就是除了提高了产量、增加了经济效益之外,还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长期以来习惯于粗放的耕作和养殖的生产方式的贫困山区农民们,初步尝到了新品种、新技术的甜头。山区农民们开始与新技术结缘,并有了学习、实践的要求和积极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它预示着以科技手段摆脱贫困的前景。当然,祖辈生活于贫困、闭塞、科技文化落后的大山里的农民们,在他们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还要经历许多文化上的冲突、调适到整合的过程。为什么妇女较之男人接受科技培训的机会少?为什么一种新技术的推广还要付出很多耐心的示范和说服、宣传工作?我们虽不能排除农民的谨慎、务实而外,其深层原因就是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12. 发展的需求

我们碾米要背到几公里以外去碾,上面能不能扶持一台碾米机,这是解决妇女困难的第一点;第二点交通不便,上面能不能买点炸药支援我们,我们自己出力(修公路);还有第三点,小弄学(地

名)的水还解决不了,需要搞个水池;第四点农户要有一两头母猪,这样收入比较大(这是我们女的到一边商量的)。

(广西,罗凤流,瑶族,40岁,农民,妇女代表)

我们最渴望上面再帮我们解决电,只要有电嘛,我们农村妇女在晚上可以做好多事情。以后我们有钱时,我们会还给国家的。现在树都砍光了,水越来越小了,我们种的水田没有水。我还希望上级再帮解决挖大沟的款。

(云南,鲍美英,佤族,32岁,农民)

公路修不通哎,不但是鸡和猪羊这些病了,(就是)人病了要走医院去医的话,还远得很,一下就跑不走(意为一下到不了)。我家去年有一条大牛病了,找会医病的来医时,牛都死掉了。你们帮忙一下,拿点钱帮助我们把这条公路挖通。

(贵州,唐玉珍,彝族,51岁,农民)

在这些地方嘛,哪样都困难的了。有钱都是难得买(东西),买起又背不回家来。场(集市)远了,差不多三四十里路呢,哪个背得起?空(身)去空(身)来都是难走得狠。

(贵州,毛德珍,彝族,34岁,农民)

按着我们的心愿吗,最好给我们修通这个公路,给我们(把)电(线)拉上来,把水给我们接上来,这个条件强勉有(即勉强好)点,活路勉强做得上来点。

(贵州,王光珍,彝族,45岁,农民)

我平常想,就是想从种植、养殖这两个方面来发展。可是,种植方面就是田不好,山地又不容易管。养殖方面嘛,又很难,养鸡、养猪都爱病死。

(云南,魏安工,佤族,35岁,农民)

我们希望有既能为妇女看一般的病,又能进行文化教育的人来这里服务。我们需要的是不怕苦、不怕累、又不怕脏,实实在在像我们一样安心在这里一辈子的人。

(贵州,张美芝夫妇,苗族,66岁,农民)

(农村妇女最需要帮助的)第一需要钱,第二需要知识。

(贵州,李丽,苗族,22岁,农民)

山区发展了,才能摆脱贫困,更能促进山区的发展,这是一个互为推动的良性循环过程。在底子薄、基础差的贫困山区,哪样都“困难”,问题成堆。那么,从妇女的角度看,她们究竟最急需的是什么?从口述看,仍以路、水、电、医药、技术、教育的需求更普遍,也更为迫切,而这,也正与妇女关系密切,为妇女所关注的领域。在制订农村社会区综合扶贫发展项目时,我们盼望着能优先解决这些问题,以利于妇女的发展。

四、几点思考

通过此次口述项目的实践,以及被采访妇女的口述,我们项目组成员的收获是大的,所受到的启发和教育也是深的。我们都是女性,且又都是少数民族女性,我们当中的不少人,也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相对于目前仍处于贫困中的我们的山区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来说,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大都受过了高等教育,又有了国家干部、科技人员的一份有稳定收入的工作,我们的孩子拥有我们童年时代连做梦也想不到的良好环境。然而,我们的血脉里流的是大山母亲的血,我们心系的,仍大都是我们的大山和峡谷。在与自己所出生的文化圈迥然不同的异文化圈中生活了许多年之后,又回过头来观照自己的民族或与自己民族同样的少数民族姐妹时,思想感情与她们更为贴近,也更易引起共鸣,有些人和事使你感慨、激动、悲哀、振奋,从而也更促使你进一步去思考一些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这一里谈几点思考的缘由。

1. 少数民族妇女的脱贫与发展

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是社会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发展,包括了妇女的发展。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性别差异观念与社会行为,抑制了妇女的发展,从而使其成为一个社会边缘群体。少数民族妇女,更是这个边缘群体的边缘群体。在当今世界妇女运动中,妇女发展已列为重要的议事日程,然而我们的少数民族姐妹们,她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尚处在贫困之中。不难设想,当这些妇女群体和妇女个人在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尚处于压抑妇女的观念严重困扰、科技文化水平很低的状况下,是难以实现发展的。因此,首先解决贫困问题,就为妇女发展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而妇女在参与脱贫实践的过程中,也就在创造着发展的条件、在一定意义上实现着自身的发展。不是吗,那些祖祖辈辈刀耕火种的民族,在今天正在进行着科学种田;那些祖辈用石磨、石碓加工粮食,春弯了腰、磨厚了茧的妇女们的后代,今天开起了碾米机、粉碎机;那些昔日足不出寨的妇女们,而今有的走出大山、闯荡世界去了。这是在脱贫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气象。然而对大多数贫困山区的妇女来说,她们仍未走出困境,她们渴求着摆脱贫困。

贫困是障碍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的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简称《内罗毕战略》)把贫困作为“使得妇女要参与发展困难重重”的原因之一(《内罗毕战略》第102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列举的12个重点关注领域中,把“妇女承受持续且日益沉重的贫穷负担”列为首位。贫困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问题。而贫困是以家庭户的贫困为表现的。贫困妇女作为家庭成员,她们与家庭内的男性成员共同承受着贫困(乃至比男性更甚),她们也有与男性成员平等接受扶持、参与发展、享受成果的权利。然而事实上存在着的参与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更加剧了对

女性扶贫的艰巨性。譬如一些区域性的脱贫发展项目,往往以男性为主体,妇女只被作为受惠的客体或辅助性的参与者;有不少科技培训,受训者主要为男性,甚至出现这种怪现象:女子在家干养殖、种植,男子去接受培训,再回来教给女子。越是高一级的科技培训,妇女越难进入。据在其他地区的调查,妇女所能接受的,最多是田间地头的现场培训。甚至有的行政村或自然村一级的科技培训,家里不让未婚女子去培训,原因是她们是要嫁出去的人,不是家里的人。但在家庭中及农村社会生活中,妇女又起着重要的作用:她们是家庭生产生活的参与者、主持者,子女的生育和抚养者,老人的伺奉者,姻亲关系网络的核心,传统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等等,起着多重家庭和社会角色的作用,加之善于精打细算、持家理家的特点,这些都决定着她们在扶贫到户的扶贫开发中的不可替代性。实践证明,开展妇女脱贫工程,有利于农户开发性项目的可持续性发展,据了解,在贫困地区实施脱贫项目,农户赚了钱以后,男子往往先用来买酒喝,而妇女则往往先用来解决全家的吃饭穿衣问题,以及购买再生产所需的良种、仔畜等。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所形成的“男工女耕”——即男劳力外出打工或找副业,女劳力在家耕种农田的新的性别分工模式的形成,更加强了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开发性的扶贫到户,有利于妇女的参与,有利于妇女施展自己的才干,有利于妇女的发展。

2. 把性别意识引入扶贫发展项目

在现实的贫困山区少数民族社区生活中,妇女是个边缘群体,她们的一些特殊需求和利益往往被社区需求所淹没,其结果,社区发展了,而妇女自身的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善。于是才会出现以妇女的名义贷款,而由男子去支配;妇女养猪,男人卖猪;“我家只有钱喝酒,没有钱治病”的状况。归结起来,还是忽略了性别因素之故。在扶贫发展项目中,考虑两性不平等的事实,增强性别敏感性

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妇女参与扶贫发展项目,有自身的优势。妇女们长于从事开发式的种植、养殖和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手工业,这为她们参与发展项目奠定了基础。而这些行业往往投资少、见效快,有利于提高她们独立的经济活动能力,有利于改善她们的生存环境,有利于展现她们的自身价值,有利于促进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高,这为许多地区已经脱贫致富的妇女们的事例所证明。在实施扶贫发展项目时,应注意充分吸收妇女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项目中来,这种参与包括从项目的决策、实施到监测、评估的全过程。它包含着妇女的意愿、需求、实践、受益。特别是在妇女只是作为劳动力而无参与决策权的农村现实,更需改变这一不合理的状况。譬如发展社会林业,男人更侧重于成材林和成片的经济林开发,而妇女则对薪炭林和庭院经济的需求更迫切,因为后者与理家的关系更密切,且见效快。在决策时若把二者都考虑进去,既解决了家庭用柴和日常生活开支之需要,又解决了木料和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家庭收入的问题。若只注意了男人的意愿,忽略了妇女的需求,这就不会是全面的。又如山区和高原发展畜牧业,男人多注重于大牲畜的饲养和放牧,妇女则考虑得更多的是能就近就地找到牧草和饲料,以便男人外出放牧大牲畜时,自己能喂养些小牲畜(羊、猪、兔等),既便于料理家务,又增加了家庭收入。如此等等,妇女参加项目决策,有利于项目的实施,使项目更富实效性,同时提高妇女的能力。

总之,把性别意识引入扶贫发展项目,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充分发挥妇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男女处于平等地位,共同推动项目进展,优势互补,可以保证项目优质、顺利地完成。

3. 注意社会文化因素

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注定要生活在一个既定的文化圈里,受其耳濡目染,终身难以摆脱或超越。社

会文化规定了男女两性的性别角色,规范着两性的行为、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一个社会成员来说,这种角色意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

各民族在其自身基于生存环境、历史发展、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文化传统各不相同,因而体现在其社会成员身上的性格特征、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亦各不相同(当然也有共性的东西,主要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为什么有的民族的女性显得那么自信、那么开朗,而有的民族的女性却显得那么压抑、那么沉闷。同样是喝醉酒,禄劝苗族妇女的讲述是:“喝醉了酒,他还经常打我啊,不光打我一个,一打起来连我爹我妈(指公公婆婆)都打。”意思是他打我,我是媳妇,他老两个来护我,他就打他爹他妈。“他打我的时候我就跑掉。”(韩秀英)而拉祜族妇女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拉祜嘛,酒醉起来是会打架的(笑)。”而对自己被打,回答是:“谁打我,我就跟谁打架。”(李娜努)毫不示弱。同样,面对性别不平等的事实,有的民族的妇女用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做出了须眉也不如的成绩来:“老公懂得什么?我养猪,他养吗?猪是我女人自己养的,我自己卖。”(瑶族,蒙美信)斩钉截铁,毫不示弱。有的则时时事事小心谨慎、忍气吞声:“(嫁到他家)来了以后我每时每刻都要注意讲话,穿着这些都要注意,时时刻刻都得注意,很难过。”(苗族,李娟)同样都是很能干的两位妇女,性格迥然不同。当然,同个民族,乃至同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其个性不会是相同的。我这里所说的是民族性格而非个性。这种民族性格是一种带有民族形式的心理状态,它是各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是由于所处的生活环境、历史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独特的性格、情操、喜爱等心理状态。历史上,苗族处于不断迁徙的状况,在大山深处,过着游牧游耕的生活,他们没有自己的首领,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于是也就形成了较怯弱的性格。古文凤(苗族)对云南苗族

妇女的性格特征作过具体的论述,其中提到了妻子常常挨打的原因之一是“丈夫在性生活中的痛苦常常转化成对妻子的拳打脚踢,妻子的痛苦则是靠忍耐”。那么,苗族妇女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温顺、善良、缺少抗争意识和竞争意识,“一切都只好认命”。因为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规范是:一要勤快能干;二要会当家;三要会纺麻织布、挑花、蜡染;四要会生孩子;五要温柔、顺从。由此,我们就可大体了解到那些苗族妇女口述中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的症结所在。

说到此,使人感到传统文化的强固性,妇女发展,需要付出多么艰巨的努力啊!在制订扶贫发展项目时,不光要考虑到物质因素,还应兼及社会文化因素,增强性别敏感性,这样才能使男女两性都能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项目中,从而达到可持续性的发展,这是我个人的认识。

4. 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

扶贫是种社会行为,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然而具体的实施,则是有关人员的组合。就自己体会和认识所及,我把它归结为以下3个层次:

1. 扶贫机构(包括政府职能部门、慈善机构、社会团体等);
2. 科技人员(包括有关专家、专业技术人员等);
3. 扶贫对象(贫困社区、贫困农户)。

其间关系是:扶贫机构是项目的支持者和监督者,科技人员是项目实施的指导者,扶贫对象是项目的实践者和受益者。

那么究竟谁是主体呢?我认为应是扶贫对象。而科技人员则处于“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中介地位。扶贫机构则对项目作总体规划、监督、完善和协调项目的有关各个方面,发现和解决问题,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和质量。

既为主体,那么扶贫对象的积极性、主动性对项目的顺利运行

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积极性和主动性,来自于他们对脱贫的迫切要求,来自于他们对项目的认同和信心。这就要求项目本身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强。而要做到这点,就要有科学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的可行性评估。目前普遍盛行的 PRA、RRA、性别分析法等都是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PRA,即参与性的评估方法,目前在云南已普遍运用,且建立了网络,它对农村及妇女发展项目正起着积极作用;RRA 作为一种农村快速评估法,它较之传统的农村调查方法,起到了快速、灵活、系统、参与性等既灵活又有效的作用;性别分析法在妇女发展项目中显得特别重要,因为社会文化规定了男女两性的性别规范,再加上自然属性(生理)的差异,形成了两性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了两性不同的体验和需求,采用性别分析法,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两性的角色规范、劳动分工、本土知识、资源的获取及控制、社团组织及其参与等等各个方面的具体的情况,以便根据两性共同与不同的需求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因素,设计出符合两性愿望和利益的社区发展项目或针对妇女特点及需求的妇女发展项目。无论是运用 PRA、RRA,或是性别分析法,都要有专门人员的培训,而不仅仅流于形式。扶贫对象土生土长于项目区,对这里的情况最有发言权,他们又是受扶持的当事人,是脱贫的主体和“内因”,是变化的决定因素。这点必须从认识上根本确立,而不仅仅停留于口头上。对于长期习惯于听上级、长辈的山区农民来讲,要当主体,要自主,的确有个观念转变的过程。这就要求扶贫机构和科技人员在培训和调查中不断宣传、鼓励、支持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从农户的角度、农户的标准、农户的知识来认识。

同样,习惯于领导或当“老师”的前面两层人来讲,要当一次“指导”或“学生”,也有个观念的转变的过程。那就是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毛泽东语),不要指望自己的某个主意就会改变一个社区的贫困面貌,只有当地群众的参与,才是持续发展的关

键。为此,要虚心向当地的群众、干部学习,善于总结和发现当地的技术、知识和骨干人才,再加以因势利导,不断完善项目的有关方面,以期取得最佳效果。把三者的位置摆正了,三者密切配合,上下同心,项目的顺利实施就有了保证。

五、结束语

在这本书编定并即将交付出版的时候,我们永远忘不了那些生活在大山里、正在为摆脱贫困而不断努力奋斗的苗、彝、拉祜、佤、瑶等民族的姐妹们及兄弟们,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热情支持和合作,感谢他们给予我们的手足情义,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

我们特别怀念澜沧县木戛乡原党委副书记刘美琼同志,这位拉祜族女干部,在我们下到木戛时,在弯弯山路上,她一路向我们介绍情况,还亲自陪同我们入户采访。可没料到我刚回昆明1个多月,就传来了她去世的噩耗:她因流产失血过多,在抬往医院的途中不幸去世!在悲痛、震惊之余,血的事实又一次告诉我们:缺医少药给贫困山区的妇女们带来多大的灾难!在此,我们向她致以深切的哀悼,同时我们希望这种状况能早日改观!

这本书之能以问世,全仗香港乐施会的资助,在此我们深表谢忱。乐施会昆明办的官员们,尤其是昆明办主任徐国伟先生除了给予工作上的支持外,还耐心听取我们的意见,乐施会中国项目统筹周燕珍特为此书写序,项目官员刘竹湄小姐自始至终指导和参与了我们的培训班和巴马点的采访工作,项目官员李波先生接过了刘小姐的后期工作,在人力物力及工作上给予了我们大力支持,乐施会威宁、巴马、澜沧、禄劝项目办的工作人员及有关村的推广员给了我们热情、积极的支持和配合,恕不一一提名,特在此一并致谢。

参加本项目的成员有：陈秀花(壮族)、魏琼美(佤族)、张晓(苗族)、古文凤(苗族)、苏翠薇(拉祜族)、张秀春(彝族)、赵庆莲(纳西族)、和钟华(纳西族)。

这本书就是由我们这批少数民族妇女采访、记录、翻译、编写的，就作为我们对养育我们的大山的献礼吧！

和钟华

1998年3月31日写就于昆明

翠华乡汤郎箐办事处采访小结

古文凤

禄劝县翠华乡汤郎箐办事处，位于翠华乡政府东南部，海拔2100~2356米之间。全办事处有13个自然村，446户，1668人，全为农业人口，其中苗族1562人，占总人口的93.65%；汉族80人；彝族26人。这是一个苗族聚居的办事处。

农作物以包谷、洋芋、麦子为主，有少量蚕豆、碗豆、萝卜。经济作物有烤烟、梨、桃、李、苹果、樱桃、花椒、板栗。畜牧业以饲养牛、羊、猪、鸡、马、鹅、毛驴为主。

办事处有一寄宿制完小。

汤郎箐办事处周围，除汤郎箐三队杂有几户汉族、彝族外，汤郎箐一队、二队均为苗族聚居的大寨。凭直观，这里的生态环境比大松园要好许多，村寨背后的山上都是树，所以气候湿润些。

陪同我在汤郎箐调查采访的有潘桂琴，乐施会禄劝项目办汤郎箐办事处的推广员张春姝、李本美。

由于自然条件的相对好一些，所以在汤郎箐很少听到有人家缺粮，这里的苗族妇女性格要活泼开朗得多。我们刚到汤郎箐的晚上，就来了一大群妇女，聚集于办事处唱歌跳舞。她们年龄最大者40多岁，最小者只有12岁，其中还有三队的几位汉族妇女。在歌舞场上，有一位60来岁的汉族妇女自始至终与苗族妇女们的关系都十分融洽，她不仅时常夹在苗族妇女的队列中与她们一起舞蹈，在歌舞停止的间隙，在苗族妇女们的呼声中，她还唱了好几曲汉族小调，所以我决定把她作为一位采访对象，看看她眼中的苗族是什么。

第二天上午她在地里装烤烟营养袋，我走过去，像拉家常一样和她讲开了。她说，苗族妇女喜欢穿麻布裙子，为了这条裙子，苗族妇女生活很苦很累。过去她曾劝她们放弃自纺自织，但穿裙子是苗族的习俗，就像汉族妇女喜欢做布鞋和鞋底一样。我们没讲几句，她的丈夫来了，此后我问的问题，全被她的丈夫抢答了，而且都是些套话，都是苗族和汉族都一样，没有什么不同之类的回答。丈夫巧妙的回答，引起了妻子对我的警惕。待我换了一个时间去找她时，我的每一个问题，她的回答都是：“就仿我老信说的样了。”然后便不再多说一句，我只有扫兴而归。

有人介绍说，二队的袁孝老人会讲述苗族妇女为什么穿裙子，为什么挽独角髻等古老的传说故事，并热情地把我带去找到了老人。在访谈中，袁孝老人的丈夫不断打断妻子的话，代她回答。我一再向他解释，我们想听听妇女的回答。结果他当场埋怨我们，不应该采访他的妻子，应该采访他本人，他认为他的妻子什么也不懂，后来我得知，他曾当过乡长（即现在的办事处主任），读过一些有关苗族史的书，他的知识来自书本。

在三队采访了杨秀英以后，因为我们的访谈，杨秀英的丈夫与她大吵了一架。由此我觉得，目前有部分苗族妇女仍然没有“说话”、“参与”等方面的自由。

根据几天以来的访谈经验，我觉得，让被采访人知道你在录她的声音，往往使她很紧张，很拘束，常常陷于一问一答的状态。因此在采访一队的张美英时，我自然地把录音机放在她身边，但没有告诉她我在录音。她虽然也知道我在录音，因我没有说，她也不在乎。我认真检查了一遍录音机，确定没有问题后，就开始和张美英谈起来。张美英本来是坐在堂屋里点蜡、画裙子的，谈着谈着，她干脆放下手中的活计，跑过来与我面对面、膝靠膝坐地在一起。我们的谈话非常精彩，我认为这是几天以来我最成功的访谈。谁知待我回到办事处放开录音机听时，第一盘也是最精彩的那盘没有

一点儿声音。无奈第二天早上我只好又回到张美英家，就昨天前半部的问题重新向她提问。这一次她知道我要录音，竟紧张得说话语无伦次。这一次的访谈效果已大不如前一天了。

结束了汤郎箐的调查回到禄劝县城，我有幸遇到了在县妇幼保健站工作了20年的汤郎箐妇女潘学芬，我决定采访她，想从她眼中了解20年来汤郎箐的变化。潘学芬不仅向我介绍了她对苗族妇女妇科病的独到见解，而且她对20多年来汤郎箐生态环境所遭到的严重破坏表示了极大的关注。这正是我在汤郎箐调查采访时所忽视的一个问题，也是还未引起汤郎箐本地人足够重视的问题，对我启发很大。

翠华乡大松园办事处采访小结

古文凤

禄劝县翠华乡所属的大松园办事处，位于海拔 2150 米的山区。全办事处有 11 个自然村，10 个村民委员会，283 户，1163 人，全为农业人口，其中苗族 154 户，591 人，占办事处总人口的 51.25%；汉族 129 户，562 人；傈僳族 3 人；彝族 2 人。

农作物以包谷、洋芋、大麦、小麦、萝卜、蚕豆、豌豆、瓜类为主，仅两个汉族村种植有少量的稻谷。烤烟是经济支柱，此外还有猪、鸡、牛以及桃、李、樱桃、苹果等。

办事处有一所六年制完小，为世界银行贷款修建，适龄儿童基本上都能入学。

陪同我在大松园调查采访的，除了我的翻译潘桂琴外，还有乐施会禄劝项目办在大松园的两任推广员，禄劝项目办的李艳萍女士陪同我采访了一天返回禄劝。

大松园办事处所在的出水箐村及其周围均为苗族村寨。其中出水箐村是最贫困的一个村，一眼望去，一个寨子的房子都是红土墙，有些还是茅草盖顶。

苗族居住地区，生态严重恶化，附近不是地，就是灰石裸露的山。因山林破坏带来了苗族村寨严重的缺水、缺柴现象。办事处周围四五个村共饮出水箐那股筷子般粗的水。不论住在办事处，还是住在村里，半夜三更都能听到农户们用拖拉机、马车去拉水的声音；白天，背着陶罐、挑着桶去集水的妇女，随处可见。此外，妇女们砍柴、搂叶子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年轻人要半天才能砍回一背柴，上了年纪的人则要去一天。我们来到这里时，大松园干枯的红

十地上,大麦已成熟,苗族群众都忙于收割大麦及装烤烟营养袋。所以我的采访有时在晚上,有时在地里。

在大松园,我采访了6位妇女,1位男子,但比较理想的只有3位妇女,即:小松棵村的一位接生婆;出水管村最勤劳能干却又最孤独、困难的一位老人;生活相对富裕的大场地村的一位中年妇女。

刚进入大场地村,就听人介绍说,大松园办事处支书的妻子懂得苗族的许多事情,还会讲许多苗族传说故事,我们就去找了她,正好她又是我的陪同潘桂琴的婶子。进门后,小潘就带开玩笑地跟她说,我们要采访她,要录她的音,结果把她搞得很紧张,说什么也不接受我们的访谈。直到有一天晚饭后,在月光下我去帮忙她打豌豆,在闲聊中她才和我讲了一些问题,但当时无法录音。她说她每天都要去放30多只羊和6条牛,苗族人山场太窄,要到汉族人的山上或田边地角去放,要看好羊群,不让它们吃庄稼,所以别人去放她不放心。我与她约好第二天和她一起去放羊,但她怕我跑不动,第二天早上趁我不在之时,赶着羊群走了。她是一位勤劳能干的妇女,晚上常常要忙到很晚,经几次努力后,我实在不愿意耽误了她的活计,便取消了采访她的念头。

相反,大场地村有母女两人得知我们的来意后,主动提出想和我们谈谈。我们预约来到她家,在她家宽敞的堂屋里,听了她们的诉说,也作了录音。原来,那位女儿是出嫁后因夫妻吵架跑回娘家来的;而那位母亲则是因丈夫过世了,女儿又带着孩子跑回娘家近半年,小儿子谈的女朋友新近又离他而去。一连串的打击,使母亲觉得自己负担太重,生活太苦,却又无处商量,得知我们来,想向我们吐一吐心中的苦水。虽然访谈没有得到我们所要的材料,但对她们母女来说,却给了她们一次诉说的机会。经过我们的访谈,她们都说她们的心里痛快了许多。母亲很好强,在访谈中她不断地问采访人,如果女婿来接女儿,要不要让女儿回去。我们给她分析

了情况,出了主意,也作了女儿的思想工作。就在我们离开大松园那天,她的女婿也开着车来把女儿和孩子接走了。

调查采访了大松园办事处的苗族妇女后,使我感触最深的是重男轻女、性别不平等所造成的压抑感,以及环境闭塞、生存条件艰苦所带来的贫困和封闭性,极大地制约着人的发展,尤其是妇女的发展。如因为怕人欺负,怕上当,所以有些妇女不赶集,不做买卖;没有男人陪同不出远门,甚至不进城,不去坝区。长期偏安山上,固守家中,结果汉语讲不好,钱不会算,越是这样,就越不敢外出,如此恶性循环。又如,当问及已婚妇女们的名字时,许多人只是笑而不说,最后常常是由知情的旁人说出来,或者她们自己小声说出,由旁人补充。原来苗族人结婚组成家庭后,对外都是用丈夫的名字,妻子的名字从此消失,以致旁人不知道,妇女自己也几乎忘了自己叫什么。她们认为,说自己的名字是件非常不好意思的事情。

我家两个都管钱

被访人：张美英，女，62岁，苗族，禄劝县翠华乡汤郎箐办事处一队人，曾任过汤郎箐行政村（现办事处）妇女主任。

采访时间：1997年4月25~26日。

采访地点：汤郎箐一队张美英家中。

采访人：古文凤，女，苗族，云南省社科院助研。

陪同：潘桂琴，女，苗族，禄劝县翠华乡妇女主任。

在场人员：张春姝、李本美，女，乐施会禄劝县项目办汤郎箐办事处推广员。

张美英当过妇女主任，较了解当地苗族的情况，为了了解与性别有关的问题，我们决定采访她。4月25日一早，陪同小潘和我从办事处来到汤郎箐一队张美英家中。张美英家位于村子中间，一幢长房被分住两家，儿子儿媳住左边，张美英老两口住右边。老人很热情，一进屋就忙着拿核桃、炒瓜子给我们吃，还在火塘上炖上肉，准备留我们吃饭。在我的一再请求下，她才坐下来，在堂屋里摆开一大卷白布一边画裙子一边接受我的采访。我若无其事地把录音机放在她身边的地上，访谈很自然地对他们两位老人为什么单独居住开始。没谈几句，老人就停止了手中的活计，跑过来坐在火塘边，与我促膝而谈。访谈持续了近两个小时，涉及许多方面的内容。我认为这是几天以来较成功的一次访谈。然而回到办事处，我拿出磁带一放，才发现所录的第一盘没有声音。无奈，26日

早晨,我们只好重返张美英老人家,就前半部分的问题进行重新采访。由于紧张,由于同一问题的第二次重复讲述,刚开始时,老人显得有点语无伦次,效果已远不如前一天。

张美英(简称张):我娘家在大水井,属汤郎箐办事处。

古文凤(简称古):什么时候嫁过来的?

张:唔——,我记得那年我们打地主,我才有17岁。我过来(即嫁过来)年把两年,我家老潘才出去工作。阿差(即那时候)嘛,我娘家爹妈样样(即样样)都有,马也有,牛也有,毛羊也有(意为那时她的娘家生活比较富裕),还只是拿小小的那个柜子(作嫁妆)(指着摆在堂屋靠墙里面的一个又小又旧的柜子)给我背到这里来。噢,阿差穷得很,鞋子也不得(即没有)穿,光去拔草来打草鞋穿,衣衫也是我自己缝(麻布)来穿。底下三队有一家人(指汉族),他家有一个姑娘会缝鞋子,去买了一双穿来做媳妇(即做新娘)。我生了一个小孩嘛,我妈(指婆婆)不在掉(即死了)啰嘛,只有我一个人淘(即管)。一个老人(指公公)啰嘛,害羞嘛,他还不是没有招呼(即服侍、关心)人。这哈(即现在)生小娃娃嘛,去县头生,有医生接。(以前)光我一个人,领小孩都是领在泥巴嘎(即生在泥土地上)。阿差嘛糖也没有得,鸡蛋也不有得,我妈才拿几斤糖,背几个鸡蛋来。坐月子(政府)供应两公斤糖,七八天才吃三四个鸡蛋。我生掉5个娃娃,每次坐月,我家老潘都请假回来照顾我,所以我坐满月。其他哥弟姊妹(即她的妯娌们)嘛,坐月子才坐七八天就去推磨、煮饭啊、背水啊,这样嘛,病多得很。

古:你几岁开始跟你妈妈学绩麻?

张:我有七八岁就学了。

古:你跟潘老师(指她的丈夫)是你们自己喜欢的还是父母包办?

张:嗯,两个都喜欢(即自己喜欢),爹妈不压迫(即不强迫)嘎。

古：以前我们苗族习惯是自己喜欢的多还是父母包办的多？

张：哎——，以前嘛父母压迫的多呢。一半呢父母压迫，一半呢自由一点。

古：当时你看上潘老师什么地方？

张：就不是我看(上)他读书嘛，我看他好啰嘛，哈哈(笑)！他在大坪地读书，在大松园读书，瞧着他。(他)来我家与我爹妈说，我爹妈也不问我嘛，我自己还是喜欢呢。

古：你读过书吗？

张：我有5个姊妹，有4个舅老公(即兄弟)，光我一个独姑娘，我是老大，阿差牲口也多得，完全都找(即请)工来做活计。爹妈说光你一个不消(即不必)去读书了，兄弟嘛完全去读书，所以我一点书都是没有读过。等到十一二岁嘛，我去进教(即基督教)，一面(即慢慢)学苗文了嘛。这哈嘛苗文懂一点，汉文嘛一个都晓不得。

古：你这个“髻髻”是什么时候绕的？

张：我这个髻髻嘛，生小孩不满月嘛，不去爹妈那儿(指不去娘家)，满月才去爹妈家绕了嘛。绕起髻髻后，哥弟一家送一只羊，我拉回三四只羊呢。我们苗族习惯就是那个。挽髻髻嘛要好好，不是学我这个挽了，要挽得长长的、尖尖的(手比向前额)。这哈我才改掉两三年哟啊，老啦，不是嘛，我妹子(指她的妯娌)我们几个要去赶街，一起约着挽那个髻髻，噢——，好看得很！苗族习惯嘎，(已婚妇女)不挽这个髻髻嘛，相仿小姑娘一样(即与未婚妇女一个样)害羞啦，裙子还还是要接两个边，穿(着)嘛才不害羞嘎。

古：挽这个髻髻有没有什么传说故事？

张：以前我们老人讲过，我忘记掉了，在哪里，我们苗族被撵走，挽出这个髻髻嘛，把粮食籽种包在发髻里，就是藏在底下(指发髻里面)，才挽这个髻髻嘛(相传，从前苗族战败逃迁时，把谷种藏在发髻里)。

古：我们苗族妇女生了小孩以后，睡什么地方？

张：睡在地下（即地上），生完以后又去抱草来垫着，睡了三天才扫了，拿去烧，莫让牛吃。以前嘛，被窝也不有（即没有）得盖的，底下光光地垫草呢，拿裙子来盖，拿裙子来垫。我生三四个小孩，就是那样淘出来的啊。我生我小老女儿才好淘一点啊，那时候糖也有一点啦，鸡蛋也有，我自己去买来吃。被窝啦自己去买去，买得着了。我生我小老女儿时候，我们女人嘛去赶街了。以前嘛我们女人不去赶街。开会说是男女平等，男人也去赶街，女人也去赶街了。

古：以前妇女为什么不赶街？

张：以前去赶街嘛，他们说是女人嘛认不得钱，公话（即汉语）也认不得，不会去赶街。

古：你以前会讲公话吗？

张：晓得公话呢，哎，习惯煞，很不去赶街嘛，一村子的（女人）都不会去。现在嘛，有 10 块、20 块都要去赶街，大伙都去。

古：现在男人赶街的多还是女人赶街多？

张：这哈男女平等了嘛，男人在家的多，我们女人去赶街的多，一家人嘛在得（即随）我们嘎。

古：现在你嫁你那些姑娘，都给了些什么？

张：我嫁我老大姑娘、老二姑娘嘛，样事都给了。缝纫机啦、柜子啦，我家老潘还去买一个碗橱给她。哥弟多，亲戚多嘛，就不是亲戚、哥弟、姐妹，一家背一个柜子来送给她。背去 10 多个的啊，家头还留着两三个呢，这哈嘛去做媳妇，不消买了。

古：你姑娘结婚之前缝了多少嫁妆？

张：她自己缝了嘛，自己绩麻自己缝。我大姑娘（背去）三四十件衣衫，花裙子嘛有八九条，买来的嘛才有两三件。

古：你们为什么不和儿子住？

张：这哈吗我动得起嘛，我自己苦自己吃，儿子媳妇好得很，不有柴啦她去背，搂叶子她也去搂，割麦子、砍包谷，背粪啊那个嘛，

她看我去不起嘛，她还不是会来帮忙呢嘛，儿子多的人家嘛，你看我，我看你嘎，（我只）有一个独儿子嘛，看也不看了，哪点困难了嘛，他赶紧赶紧（来）帮忙。

古：你们分家时土地是平分的吗？

张：分地时候（即包产到户时）嘛，我大儿子家有4个人，两个娃娃，他两个大人嘛，分得3亩来地。我和姑娘4个（人），才分3亩来呢，和儿子儿媳一样多呢。

古：你们两个老人自己住有些什么好处？

张：我们自己栽、自己种（庄稼），养点猪、鸡去卖。搭（即和）儿子媳妇坐（即住）嘛不敢去卖嘎。老人去搭儿子媳妇坐，什么都不管了嘛，才认得在家头瞧瞧门啊，扫扫房子啊那个啦。以前我姑娘（未出嫁）搭我坐（即与我住在一起），人多，我媳妇去做活计回来，肚子饿都不敢舀一点饭吃。给她分出去嘛，她自己煮饭啰，她自己舀饭吃嘛不害羞嘎。搭我坐嘛，小娃娃多，肚子饿啦不敢来舀一点吃，就因这点嘛分开啦。

古：你们帮不帮儿子儿媳领小孩？

张：帮的嘛，我这个老人嘛，我有4个小孙女，她们才有三四岁来呢（时），放电影我背的背，拉的拉，背去瞧。我去逛街还不是领着她们去。她想吃哪样嘛买一点给她，这哈嘛长大了，嫁掉两个了，还有两个在读书，小老三嘛今年考取第三名呢，我家媳妇说是不消去了，你去嘛，家头要找钱给你，书也贵，样样没有嘛，你回来，不消去啦，出两三百块钱给你去读书嘛，不敌（即不如）你在家了。供你们去读书，读读回来要去做媳妇嘛，划不着啦。要嫁给人家嘛，不是我家的人了。我媳妇有那个想法嘛，就不让她去读书。

古：哦，就没有去了？

张：嗯，不有去了，将将（即刚刚）才回来。小老四嘛这哈还在读，她舅老公教她。

古：像你儿媳妇这种想法，在苗族中多不多？

张：多呢，有一半了。有些嘛就是想不通，去读读嘛喊她回来；有些嘛想得通嘛又供，读读还不有分工（即分配工作）嘛，个个都去做媳妇去了（即结婚了）。

古：小姑娘一般几岁结婚？

张：以前的老风俗嘛，16岁到17岁，18岁是少数。这哈嘛20岁了。

古：你们以后老了，土地家产是否都归儿子？

张：嗯，是了嘛。我们不在掉（即去世）嘛，家里面完全都归大儿子媳妇，人家一点都不敢来旁（即插手），土地完全都归儿子媳妇，人家不敢来争。

古：潘老师的工资是否都存起来？

张：一点都不存，我家有4个姑娘，1个独儿子，一分钱都不存。哪个有困难给哪个。鞋子衣衫嘛，老潘有两套穿呢，我有两套哦，我们女人嘛有的多，男人嘛才有两两套，我的嘛，箱子、柜子满满的呢，嘿嘿嘿（笑）。自己整、自己去买嘛，花裙子都有三四件呢。

古：你们家哪个管钱？

张：我家两个都管钱。他去领一点工资回来，我要去买点哪样嘛由我，他一点都不讨（即骂）我。

古：他领工资回来交给你吗？

张：他拿回来嘛，以前他说是拿给我收着。我说不消，你自己拿去，哪个用嘛哪个拿。我结婚到这哈嘛，钱嘛我要用随我，不用也随我。他要用嘛他不挨我（说）。

古：你当家吗？

张：我当家嘛。

古：你要卖猪跟不跟潘老师商量呢？

张：不跟他说了。这哈嘛老了，不养老母猪了，以前嘛还是养老母猪，卖小猪卖得多少在得我。鸡也是这样。比如我说：“没得钱用啦，明天我要去卖鸡了。”我自己捉了背去卖，要买哪样我就买

哪样,我家老潘也不说我,也不骂我。

古:村子里面的人都是妇女当家吗?

张:哎,不一定。呢有些嘛男人当家,有些嘛女人当家,我们姐妹兄弟都不完全相同啰。

古:男的当家多还是女的当家多?

张:哎,女的当家多呢,要吃的嘛在我们女人了,男人嘛——我们苗族男人嘛管一点钱,去买卖大牲口吗在男人,买卖小猪啊、小鸡啊在我们女人。

古:以前呢?

张:以前还是那样,还不是女的当家多,男人嘛才认得吃,我家的(指丈夫)我煮嘛,他回来吃掉走了。煮肉也在我,不煮也在我;给他饿一天啦在我,哈哈(笑)。

瞧见那些山我都会心疼

被访人：潘学芬，女，苗族，40岁，禄劝县妇幼保健站医生。

采访时间：1997年4月27日晚。

访谈地点：禄劝县城潘学光先生家中。

采访人：古文凤，女，苗族，云南省社科院助研。

潘学芬是禄劝县妇幼保健站医生，也是难得的苗族女医生。她原为禄劝县翠华乡汤郎箐办事处一队人，自70年代初离开家乡从事妇幼保健工作至今20多年，不仅对苗族妇女的健康状况有较深的了解，对20多年来家乡的变化也感触颇深。

古文凤(简称古)：您多大岁数了？

潘学芬(简称潘)：40岁。

古：在妇幼保健所是任什么职务？

潘：我现在是搞妇幼保健工作，我的职称是妇保医师。我主要是在住院部上班。一般都是搞妇产科啊，计划生育啊这些。

古：苗族妇女来您那里看病的给多(即多不多)？

潘：多呢，基本上我们禄劝的都喜欢找我，说是我们禄劝县医院都没得一个苗族妇女(医生)，县医院有几个男医生，但他们不搞妇女保健。

古：她们来不来看妇科病？

潘：看啊，就是看妇科病这些了。其他病相仿(即比如)是感冒

啦什么哪点疼也是来看，妇科病多数都是来找我，计生委也是没得一个苗族妇女，独独妇幼保健所有我一个人。县医院倒是有两个护士，去年才分去呢，但是她们很不熟，我在的时间长，老的啰、小的啰都是认得我的多。有时间嘛人太多了，家首（即家中）也住不下，但是又想到人家不会讲汉话，瞧着人家嘛又可怜嘎。

古：她们来找你都是不会讲汉话吗？

潘：啊，就是不会讲汉话，去了不会讲嘛，又怕人家噪（即骂），又怕人家这样那样嘎，所以她们多数都来找我瞧了嘛，而且我在那点的时间长了嘛，她们一来就说我们在得长的这几个医生脾气（即态度）好，瞧病又好，各方面都对她们比较客气，噪也不会噪。所以她们来找我们比较多，苗族妇女嘛基本上是天天都有人来。

古：现在妇女来看病，主要妇科病是什么？

潘：我们苗族妇女一般的妇科病很少有。特别是宫颈炎、宫颈癌从来没有见过。一般滴虫性阴道炎啊、霉菌性阴道炎都很没有，太少了，反正几百个才有个把。所以她们一般妇科病只是放环后引起肚子疼、腰杆疼来找的多。可能这些山区上嘛，水也比较讲究，洗衣裳是用流着的水去洗，不仿这些坝子头，打一个塘塘洗，你有病的来洗，我有病的来洗，你没得病的，我也过着（即传染）给你。

古：你出来 20 多年了？

潘：二十六七年了。

古：你出来时你们老家是什么样子？与现在比变化大不大？

潘：变化大啰嘛！我爹他们相当苦，我们姊妹多，有八姊妹。而且我大哥搭我二哥都在外面工作，我爹搭我妈两个人养我们那么多，还是靠工分吃饭，我们个个都读书，再说那哈不光是我家，而且我们村子里都是连瓦房都没得一间，我出来的时候是没得。后首（即后来）慢慢地分田到户以后才盖起新房子。现在嘛变化多了嘛，连猪厩鸡厩，还有牛厩那些都完全是瓦房了嘎，没得哪家说是有一间草房（笑）。多数家都是打起地板砖嘎，少数嘛就是儿子多

一点的那家嘛比较困难点。讨儿子媳妇来嘛,就说要把那些地分完掉,今年讨一个,明年讨一个,地分完掉了,所以生活比较困难点。其他一般的就是姑娘多点,姑娘嫁出去掉,儿子少点生活就好。

古:除了房子的变化以外呢?其他山啊、水啊有没有变化?

潘:山嘛变化更多啰嘛。相仿我们那点(即那里),我们小时候到处山都是树,根本钻都钻不进去,今年我去了两次,瞧见那些山我都会心疼。啊哟,相仿是拿镰刀割样的,一棵高点的树都没得,我硬心疼了。我们小娃娃时候的这些山,太漂亮了!三年前我回去都还在像那种,三年后我回去,就像现在这种,没得树了,已经成地去了——有些地方人家已经挖成地种麦子、包谷(苦笑)。我们小时候种的那些树,到现在才两年时间就砍完掉。变化太大了,我瞧着根本不像我们在的地方。有树的地方现在已经成地去了。相仿水啊这些也是,以前我们下边有两个大坝塘,现在已经是干完掉,可能是树砍光掉的关系。

古:砍树大概有几年?

潘:怕有三年到五年左右,只是这几年才挨(即将)它砍完掉呢。

古:是苗族自己砍还是外人来砍?

潘:坝子头的先来砍了嘛,种是我们种,山是我们的山,但是人家一来砍了嘛,龇(即愤怒、生气)了嘛,大家都是想着你们坝子上的人都可以来砍嘛,我们还不是可以砍。开始是这种引起的。

古:森林被砍光掉有些什么不好的地方?

潘:影响太不好了,空气各方面嘎。这些树砍掉后,家家都会觉得一个是烧柴也好,一个是盖房子也好,根本就沒得一棵好点的树。如果是不像这种砍的话,我们那些山上的确是相当漂亮的。

古:你们那些山上都有些什么资源?可以到山上去采回来啦,可以吃啊,可以用啊?

潘：不有，只是有花，我们那点是有杜鹃花，白的。

古：比如说菌子啊？

潘：菌啊？有！菌嘛相当多。有鸡枞、干巴菌，还有什么大脚菇啦，啊呀我们小娃娃时候拿箩背都背不完。现在嘛，有倒有，捡的人太多了。

古：交通方面呢，有什么变化？

潘：有。交通方面嘛，从他们林场去那边以后才挖那股（条）路。

古：大概有几年了？

潘：最多就是有十二三年。

古：砍树跟公路给有点什么关系？

潘：有，就是有关系。虽然是方便着我们群众，但是公路不通的时候，人家来偷只是偷棵把两棵，拿不走。现在呢，这种山完全拿给林场管，但是他们又管不下来，人家半夜开着大卡车来偷的，所以交通方便有好处也确实有不好处。以前我们山上山山水水的，的确是比较好的，现在到处瞧都是光秃秃呢，光光瞧见那几块地，树都没得几棵，人嘛富起来了，那些资源嘛耗光啦。

古：对人呢？现在那些人跟以前你小时候一不一样，有些什么变化？

潘：人有变化。我觉得我们小时候个个都相当老实（笑），也没得哪个搭哪个打架，哪个搭哪个吵架。这种事情别个村有，我家汤郎管一队根本很没有出现过这种事情，人还是相当客气的。因为是我们这家潘家多，其他姓张的有一家，韩家有一家，才有两家，其他都是我家潘姓，还有一家姓龙的。基本上他们搭我们处得相当好。反正是做点哪样事情，一哈（即全部）就到，相仿小偷小摸啊这些，我们村子都很没有出现过。我们的鸡打失（即丢失）啰，什么什么打失都是外乡的来偷，外村的来偷。

古：现在也是这种？

潘：现在也是。以前也相仿现在。现在我们村的确小偷小摸

很没有出现过。多数是外首(即外面)人去偷,坝子头(即里)人去偷。我们那些山上啰嘛,苗族地区,从我记得以后到现在,从来不会说是锁门。上山做活计也好,下地做活计也好,从来没得哪家锁门,以前根本连东西摆在那点都不会打失,衣服你晒十天八天没得哪个来拿。现在嘛,村子头的人不会拿,就是坝子头的人去拿的多。他们装作是去买鸡哪、买羊皮哪,买哪样哪样这些,去啰嘛,敲门,有人在嘛,他们就讲有没有羊皮卖,有没有哪样哪样卖,没得人在,他就去翻人家的东西,所以现在不仿以前了。

古:像苗族的一些传统习俗、文化有没有什么变化?

潘:文化有变化。我记得我小时候初中生太少了。现在娃娃最少都是要高小毕业,一般没有读过书的很没得,多数都是读过书。文化是相当可以的,变化相当大。相仿我们汤郎箐,那些老师多数都是苗族,而且这些老师教得还是可以的。特别这两年来每年考取初中的还是比较多。我们那点有一个班(即六年级),每年五六十个,考取一半。

古:苗族以前——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重男轻女思想?

潘:重男轻女有的嘛。因为是那哈不搞计划生育,农村头那些嘛,也不光是哪个民族,光是有姑娘,人家就很看不起。认为他家儿子都有不起嘎。招一个姑爷来嘛,生的儿子、姑娘,不能尾(即跟着)妈姓,还是要尾着爹姓。

古:以前上门的多不多?

潘:很不多。相仿我们苗族招姑爷,一个呢男人很在不住。这些小姑娘她还是喜欢嫁出去,她也不喜欢在自己的村子头,如果在村子头,就是跟村子头的小伙子好了嘛,才在得住。

古:姑爷招来有没有看不起的?

潘:反正要看情况啰嘛,那个姑爷会处人嘛,人家也看得起。多数都是好,人家像对自己儿子样对待。

古:你会看苗文吗?

潘：我会，小时候就是我爹我妈教我，我爹我妈都识字，我爹两样都识（指苗、汉文），读过书。我妈嘛只是识点苗文，随便拿一本书来，她都读得下去。赞美诗啊，诗篇啊这些，我妈每首都会唱，声音又还好（笑），我家姊妹个个都会瞧苗文。

古：这个苗文除了拿来唱诗、唱圣歌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用途？

潘：你可以写作文，可以写其他论文，相仿我二哥啰嘛，他写论文拿苗文照样写，他写一般小说照样拿苗文写。我们嘛，没得哪样写的，一般写信啊。

古：写信写给哪个？

潘：写信一般写给姐姐啊、哥哥啊，都可以拿苗文写。因为我家姊妹几个都认得苗文，所以写信我们从来不会拿汉文写，用苗文写，我们讲得比较通顺点，我喜欢咋个讲我就咋个讲，他（她）喜欢咋个瞧就咋个瞧。拿汉文有些字，有时间还瞧不懂点，有时间还想半天：噫，咋个读！（笑）因为读过书的读过（指读得懂），没有读过书的仿我大姐、二姐啦，你拿汉文写嘛得请人家念。我们写苗文嘛，拿到她手上，她就完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她就认得意思了。

古：苗族妇女的穿着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潘：有。以前我们苗族太穷了。我记得我们小娃娃时，多数都是穿一点麻布衣裳。现在嘛，麻布衣裳穿的很少，相仿年轻人、小姑娘、小伙子这些，有时我们这些人还穿不起的，他们都买些来摆起，做客时候穿。穿戴这些变化相当大。

古：苗族传统的服饰、头饰，现在有些什么变化？比如说麻布，现在还穿麻布吗？

潘：现在都穿呢嘛，只不过少一点。我们苗族嘛，就是这个麻布不能忘记掉。打比（即比如）说我是个小姑娘，我不会绩麻，不会织麻布，我就嫁不掉了。相仿画裙子——画花裙子啰嘛，个个都会画。如果说是我不会绩麻，也不会织麻布，而且不会画裙子，不

会做衣服,我就嫁不掉。所以这些姑娘七八岁以后就开始由爹妈教她做这些活:挑花、绣花、绩麻、织布啊,织腰带啊那些,都是爹妈从八九岁起开始教,十五六岁就自己单独会做这些衣裳。

古:我看现在,特别是今天街子天,街上(苗族妇女)穿的都是那种买来的,不是麻布啰嘛,买来的白布,画上蜡,画上花嘎。以前也是这种?

潘:以前嘛,有钱的那些人啰嘛,他就可以买棉布去画,没得钱的这些人就拿麻布画。你做一年的麻布相当费力,又要小根小根地拿来绩,绩了还拿来纺,纺出来还拿来煮,煮出来洗。时间就整(即拖)长掉嘎,一年到头才整(指制作)得一两腰(即条)裙子搭几件衣裳。所以现在嘛,生活条件也好,钱也有了,当然情可(即宁可)买买这些白布,自己拿去画,这种嘛比较方便,比较轻巧,麻布嘛重点。

古:你会不会做?

潘:我会做的嘛。我小时候在家的時候,我大姐、二姐、三姐嫁掉了,我四姐教我做。我四姐也是相当巧,教我妹子我两个做。所以我现在都会做,只是没得她们画得好,绩麻嘛我也比得上她们呢,绩麻织布这些我一点都不差(笑)。画裙子就是差她们一点,画得不好。绣花我也会绣,现在我都绣起两块帐帘,以前小姑娘时候绣的帐帘,现在都还在嘎。反正绣花我也不差她们(笑)。

古:你现在上班忙,是否经常绣花?经常绩麻织布?

潘:绩麻吗我经常绩,有时候我妹子她们或者我姐姐她们忙不赢,我叫她们拿来嘛,晚上休息时间我就绩麻,我绩好麻,她们又拿去纺,我们这点没得条件。现在嘛我侄女搭我侄儿子媳妇她两个都有了织麻的那种机器,织衣裳的也有了,她们连织布的那些机器都搬到城里面来,自己的家头置起。她们讲,啊呀,我们下班回来了,电灯也有,晚辰(即晚上)我织布根本不消咋个费力。她们都是帮家首那些人织布。现在的姑娘也好,媳妇也好,都是要穿漂亮的

裙子。一到做客啰嘛，都是要穿好的，越好嘛越穿。

古：过年、做客都是要穿麻布裙子？还是棉布也行？

潘：不一定。棉布也可以，只要你画得好，反正你最漂亮的那几腰裙子搭衣裳拿出来穿好就可以了。过年嘛一般很不穿。我们苗族有个“花山节”，五端午那一天嘛，每个人要拿自己最漂亮的衣裳穿。

古：你们平时穿不穿？

潘：平时不穿。因为上班很不方便，我们也忙不赢换，而且这种衣裳相当难得洗。我们就觉得留着几套，一家有四五套，反正是要去哪家作客啊，或者是过点哪样节啊，我们就穿，农村头嘛（平时要）穿，我们在单位一般不穿。

古：你们家有几姊妹啦？

潘：我们家有八姊妹，两个儿子，6个姑娘。

古：八姊妹都是亲生的。

潘：不是，我妈以前嫁了一个，男的不在（指去世）以后，带着3个来。我大哥、我二姐，还有我大姐他们3个就是我妈带着来的。我，还有二哥、我妹子、我四姐我们4个嘛，我爹搭我妈在一起生的。我有个大姐嘛是我爹以前那个媳妇生的。

古：是两家合成一家？

潘：姆，两家合成一家。我爹吗讨了一个媳妇来，生了我大姐，又生了一个小儿子，不在掉以后嘛，才讨我妈。我妈也是生有3个娃娃以后，她那个男的不在掉，才搭我爹，又生我们4个。虽然我们是一个家庭，但是我爹我妈脾气相当好。所以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这些事情，我们小时候就问他们，我讲：“阿么，爹，咋个会我大哥搭我大姐他们姓龙？”他就讲：“哼，我想叫他们姓啊。”从来没有讲过给我们，等到我们知事以后才认得这些事情嘎。我爹对我们相当好，对我妈这几个儿子、姑娘都相当好，所以他千方百计地供我大哥读大学。我大哥是我妈带来呢嘎。

古：你还有个妹妹，有没有读书？

潘：小学毕业，我四姐搭我小妹都是。不是我爹他们不供，而是自己跑回来了（笑）。包括我自己都是这种，我也是不肯读书，我本来就读不进。但是我妹子搭我四姐是相当读得进去，就是想着在家首做活计好，就不肯读嘎。

古：像你读书时候，你的那些伙伴，那些女的，咋个都没有读？是父母亲重男轻女不准姑娘读，或是家庭困难？

潘：多数都是家庭困难，读不起。我们这一代人嘛，那哈生活相当困难，家庭供不起嘎。基本上是初中生的都很少。所以搭我一起出来的只有一个，在翠华卫生所。

古：现在呢？

潘：现在老实穷了供不起学生是很少，一个村才有两三家。

古：但是我看读出来的不多嘛。

潘：不多。

古：是什么原因？

潘：她就是不肯读。我们办事处那些姑娘，一年要有 10 多个考取初中，但是去读到半中拦腰（即半途）就回来了。

古：咋个呢？

潘：她们就是不想读书嘛，就讲说是要回来做衣服穿。因为我们苗族这个风俗习惯，你不会做这些，就好像嫁不出去了。在下边（指中学所在地）也是很受人欺负，开始读的时候还是有兴趣呢，读到初二、初三时候，还没有毕业就很读不上去，多数都是人家很欺负，自己也是很争气，不读。现在这个社会父母相当支持（读书）。

古：像她们结婚早啊，谈恋爱谈得早啊这些，对她们给有影响？

潘：哦，就是这部分也有一定的影响。有些人她就是一开始读书，读五六年级就开始谈恋爱，读到初一、初二、初三就开始结婚，十七八岁嘎（笑），也是有影响，这种也是一部分。有部分呢，她自

己就不喜欢读；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受不得人家的气。

古：苗族妇女这些传统的东西跟学校读书，咋个协调发展？就是两样都不要丢或者是丢掉哪样要哪样？

潘：最好嘛读书不要做这些活，读书就正二八经读书比较好。

古：她长大就不会纺麻织布啰？

潘：一般都会。我们这些因为是在山区上嘛，她虽然是很不做，但是她瞧见做过，所以她读到一定的时候，初中毕业以后她考不取回来就自然地会做。

古：学得会吗？

潘：学得会。打比我嘛，我还是参加工作以后才学整这些事情，我小时候一直读书，我爹就不准我们做这些活计嘛。我爹讲，你们一心一意读书，读了出去得掉嘛出去，出去不了以后做这些事情还做得呢。所以我去参加工作以后才开始学着画裙子啊、挑花啊、绣花啊、织布啊这些。

古：像刚才你说的你现在挑花就没得你姐姐她们挑得好。要是在农村的话，会不会因为这个影响到婚姻啊？

潘：一般说是会影响，但是，如果光光不会画裙子嘛，不会影响到。其他就会了，像绩麻啊、做裙子啊，做这些衣服啊它就会。因为我是参加工作以后才自己学的，小时候在农村头的那些嘛，老人教，大人教。

古：妇女的婚姻方面，恋爱啊、结婚啊那些，现在跟以前比有些什么变化？

潘：以前，就是在我们这一辈人以前，多数都是父母包办，自由恋爱那种有倒有，少得很。现在呢，这几年来多数都是自由恋爱，父母包办的还很不见了。

古：苗族好像所有儿女结婚后都跟老人分家，两个老人自己单独住。以前你们小时候、大集体时候，是这个样吗？

潘：以前也是这种样，也是分开。因为我们苗族老人一般都很

不喜欢挨儿女过,要等到老实老了,或者是一个老的不在掉啰嘛,才跟着儿女。如果是两个都还在着,他们喜欢吃点哪样,他们自己整着吃吃,多数都是(这样)。年轻人这些良心丑的也很少,太少了,相仿我们村子头那些,还没有出现过说是不养老人。就说如果老两个在啰嘛,地那些都是完全由儿子种着,收也是收回来,但搬的时候要搬在老人的家头,不能搬在儿子家头。庄稼熟啰嘛,都是要拿给老人。老人讲吃不完了,你们来拿点去吃嘛,才去拿。但是人喊不回来,主要两个老人都在着嘛,他们都喜欢自己生活,包括我们也是想着,唉,老了嘛,两个在一起生活还是比较方便点。因为是老人嘛,他吃的要比那些年轻人吃的软点,吃的要好点,所以他们就养个猪,顿顿还可以炒点肉啊、煮点吃。年轻人嘛,好玩,爱玩,朋友多,娃娃也有。如果说是给他们(指老人)吃好嘛,娃娃也不得吃。两个老人也不喜欢搭他们在。养个小猪也好,养只鸡也好,他们自己卖钱,可以买点东西来吃,反正平常他们喜欢吃的都可以买。就是老伴不在掉嘛,我们苗族就要找一个老伴给他(她),就想着给他(她)心宽宽地活着,你不去找给他(她),他(她)一天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这种生活过得比较痛苦。当然老实老嘛,七十几岁以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嘎,50岁到60岁左右嘛,找个老伴给他(她)嘛,他们自己苦自己吃,当然重的那些活计都是儿子些做,找个老伴给他(她)做做伴,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呢。

古:你们家这种两家合做一家,以前多不多?

潘:多。现在也多,相当多。但是相仿我家这家人处得那么好的很少,很少有。

古:你对汤郎箐你的家乡今后咋个发展有些想法吗?

潘:我们那点主要是差水,我们最希望能够给我们汤郎箐好好地挖一股水上来,安电灯——电灯现在有了。能够把这个闭路天线拉到我们村子头,或者我们汤郎箐办事处,给村村都能够像城市

里面一样个个台(指电视台)都瞧得见。

古:像对刚才我们说的山林被砍伐,你觉得应该咋个样才好?

潘:还是应该栽树,栽树好好管下来,分片地栽。就说是一片地分给你了嘛,你应该栽这点,你要管好掉。每一家人能够有一块山来保管(指管理)的话,整下来还是保管得住呢。该栽树,栽树好好管下来,分片地栽。

我们女人很不敢去做生意

被访人：张秀珍，女，35岁，苗族，禄劝县翠华乡
大松园办事处大场地人，普通农妇。

采访时间：1997年4月21日晚。

采访地点：大松园办事处大场地张秀珍家中。

采访人：古文凤，女，苗族，云南省社科院助研。

陪同：潘桂琴，女，苗族，翠华乡妇女主任。

烈日炎炎，以缺水、无树出名的大松园附近的田野，干燥无比。各村寨的农妇们不是忙着装营养袋育苗，就是忙着收割豆子、大麦，无暇与我们座谈，约好时间的妇女都常常让我们扑空。大场地离办事处约1公里，是陪同小潘的老家。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较肥沃，人民生活也较富裕。21日晚饭后，我跟随小潘到她大哥家，采访了小潘的嫂子张秀珍。她主要讲了山上的苗族妇女不敢下山做生意，乐施会项目有效的和不适用的，在山区发展果木中遇到的困难及对植树的认识等。

古文凤(简称古)：你叫什么名字？

张秀珍(简称张)：张秀珍。

古：刚才你说的猪、鸡都是他爸爸去卖，你不去，为什么？

张：去了人家欺负，很不给价钱。有些人买嘛买不成，哈时(即时)都来问：“10块钱卖不卖？20块钱给卖？30块钱给卖？”买嘛买不成，卖个把鸡嘛我们女人去卖，多嘛不敢去卖，猪嘛我们女人

不卖,要卖嘛他爸爸跟着去才卖,大伙去才去卖,不敢去卖。包谷这些要去卖、要换米也是他爸爸背去换去卖。我们要买米吃啊,还不是他爸爸去买点。我们女人很不敢去做生意。这差(即这会)嘛去做生意,人家那些投机倒把的称不合(指称不准),我们不敢去卖,要识字的人才敢去卖。

古:你识字吗?

张:我不识字。

古:书一年都没有读过?

张:读倒读过,我们小姑娘些,小时候嘛没得信心学。

古:读到几年级?

张:一二年级,才会看自己的名字。

古:你供娃娃读书就是靠卖猪鸡吗?

张:嗯。

古:别的呢?

张:别的没得。

古:像你们种烤烟还是找钱嘛。

张:嗯,种点烤烟,置着个柴油机嘛,磨点面,使点力气啊。

古:柴油机是你们家的?寨子里的人都来这点磨?

张:嗯,就是我们这点村上人来磨面、打糠啊。

古:你们种烤烟赚钱不?

张:很不老实赚钱(即很不赚钱)。

古:种烤烟的钱拿来咋个用?

张:种烤烟的钱拿来买米吃,使点零用的,买点化肥。

古:这几个娃娃你都支持他们读书吗?

张:嗯。

古:你们寨中个个都支持娃娃读书吗?

张:哎,有些很不支持。

古:咋个了?

张：家里不有得钱（即没有钱），供不起，有些读读供不起嘛就给他回来啦。

古：如果一家有一个男娃娃，一个女娃娃，支持哪个去读？

张：两个都给他们读，有些供不起嘛，两个都给他回来，有些嘛给小的去读，大的供不起就给他回来。

古：有没有重男轻女，不准女娃娃读的？

张：没得，娃娃嘛，搭我们小时候那样，去读读嘛，没得信心学，说我懒得去读，我要回来放牛了，就回来了嘛。有些嘛想去也是大人不给他去，讲供不起。

古：个个村子都是这样吗？

张：哎，有些成器的嘛，女的也去做。

古：你们家哪个当家？

张：认不得。

古：你们家哪个管钱？

张：老倌（指丈夫）管的多。

古：你不管？

张：管嘛管，管得少，他管的多。卖烤烟啊，大钱嘛他管，小钱嘛就留着 10 多块钱，娃娃跟我要的时候我给他钱去买书啊这些。他不回家嘛他拿点给我，拿给娃娃买笔啊。

古：你们家的电视机是你去买吗是他爸爸去买？

张：大伙都喜欢买，大伙都爱瞧（即看）。

古：如果你现在手中有钱，你最想做的是么？

张：哎，有钱嘛，想挨这点房子整好，挨那一隔（即间）的地板打好，这点也有一隔地板还不有打，想挨这些整好。我这家嘛，穷得不得（即穷得很），装架都装架不起，在家头都瞧见月亮哩。

古：如果家里没得钱嘛，去不去借？

张：哎，家里面没得钱嘛还是去借。

古：去哪点借？

张：去底下。

古：银行？

张：嗯。

古：去贷款？

张：嗯，去贷款。

古：贷款咋个贷？有利息不？

张：有的嘛。

古：像贷 100 块还多少钱你晓得不？

张：唉，我认不得。

古：贷款你去贷吗？

张：他爸爸去贷。

古：哪个来教你们说可以贷款？

张：没得哪个教，我小娃娃他爹认得。

古：这里还有哪些单位来扶持？

张：就不是乐施会搭养蚕那些来扶持。

古：他们在这点搞的这些项目，哪些对你们最有用？

张：乐施会对我们有用呢。

古：他们教你们做些什么？

张：就是预防猪瘟啊、鸡瘟啊，对我们还是好的。他们还来教我们缝鞋子啊，打衣裳啊，都教的。

古：缝鞋子有用不？

张：我缝给小娃娃穿，哎，滑得很，坡头去搂叶子不好穿，我们山上有点不适用。我讲缝了你们也不穿，我不耐烦整了。不是嘛她们来教过两次，头次嘛她们缝一双给我，后一次嘛我去扯布来，她们挨我做了四双，四双嘛，她们挨我上了一双，我自己上了两双。小娃娃讲滑得很，不穿。

古：你自己穿不？

张：我自己倒穿呢，我（的）小姑娘讲，我们苗族是要整我们苗

族的服装,要画我们苗族的裙子,要绩点麻,放牲口要缝针线,要绣点花啊,我们不得闲缝鞋子。

古:你们寨子里面有没有组织起来的专门唱歌跳舞的队?

张:前些年有组织,这两年嘛没得了,组织的人完全是有夫有妻嘞。

古:他们吗小的这些没有教?

张:小的这些没有人教。有我小姑娘大这份小娃娃完全读书去了。

古:集体时候跟包产到户以后有些什么不一样?

张:哎,包产到户嘛改变的多了。像我跟我小娃娃说的,那差(即那时)莫说我有四五个妹子,光是有我一个都是穿得不好。莫说别样,鞋子都是只有一双嘛,光光那一双,穿烂完嘛才去买一双。这哈嘛,诺,我这些(指指墙脚到处乱扔着的小娃娃皮鞋),到处都是鞋子(笑),衣服也是穿旧点嘛,又去买去了。

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变好还是变不好?

张:有些嘛变好的,变好的多呢,你有哪样事大伙去帮。

古:你们这个寨子最有权力、影响最大的是哪个?

张:没得哪个。

古:村长有什么作用?

张:哎,这哈嘛没得多少用。各人做各人的嘛,就不是有点会议通知一下,国家供应的化肥下来嘛,去落实一下。

古:村子里发现有人偷、抢东西,怎么处理?

张:哎,这哈嘛偷着哪个就不处理了,你拿(即抓)不着。

古:要是抓着呢?比如两口子吵架、有人偷东西,村子里有些规章来处理吗?

张:没得。夫妻吵架,哪家吵嘛哪家管,有老人嘛,老人说几句,老人解决。

古:你们这点公路也通了,外面进来的人很多,对苗族寨子、对

妇女有没有影响？

张：对妇女倒没得影响，就是歇两日（即过几天）果木熟，李子熟、桃子熟了的时候，人家来扯（指摘）搭仿（即就像）是人家自己栽起样的，你讨着人家，人家有本事来打你。那差毛主席在，没得小偷，这差嘛小偷也多点。

古：你们住在山上有些什么好处？有哪些不方便？

张：唉，我们嘛样样都很不方便，水啊（我们这点就是水困难点）、逛街啊这些嘛，菜也是买来吃，很不方便。

古：逛街要走多长时间？

张：下去嘛 1 个小时。

古：你们是走路或是坐车？

张：走路。

古：住在山上有哪些好处呢？

张：我们在这个老高山上嘛，就不是拉柴近点，搂叶子近点。

古：你们这些山上可不可以捡菌子之类的？

张：有些村去捡的多，我们这个小村去捡的少。我们这点比高头拉柴去得远，叶子也搂得远点，很不去捡，就是在家服侍这点鸡猪。牲口也是没得地方放了。光光服侍这点鸡猪了。

古：你们捡菌子是自己吃或拿去卖？

张：拿去卖，卖给坝子头的人。有些时候嘛人家来家头收。

古：你喜欢住坝子还是山上？

张：我喜欢住山上。

古：为什么？

张：哎，我们苗族老古老辈就讲，喜欢住山上，住在山上好。

古：咋个好法？

张：我们住在山上嘛，山上比较亮（也说亮哨，指光线好，视野开阔，空气新鲜）一点，种这些包谷也是，拉柴烧要近点啊。

古：要是叫你离开这地方到别处去生活，你会不会想念这里？

张：哎，想的嘛。

古：想这些地方的哪些方面？

张：想这些地方嘛就是爱吃洋芋，出洋芋那几日想吃洋芋。还有种点萝卜，一到那几日嘛想吃萝卜。

古：从你嫁到这个地方来有什么变化？

张：哎，我来时候嘛，坐（即住）瓦房的少，这几年改变的多了，差不多家家都坐瓦房，但是我们这个村嘛，这团转（指周围）很没得木头，光去买，瓦也作买（即靠买），样事都拿钱去买。

古：你们买瓦从哪点买？

张：走底下坝子买来。

古：除了房子的变化，周围山、水有没有变化？

张：这些山嘛这几年变得烧柴困难了。

古：你刚来时困不困难？

张：我刚来时还是困难，不过嘛没得这几年困难。

古：你们砍柴去哪点砍？

张：去那高头路木拉（村名）方向去砍，山场在那点。

古：水呢？你来时候就这个样子？

张：嗯，我来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去那边（指出水管）挑过来。我来时候嘛作挑、作背，缩后（即后来）嘛拿手推车去拉，这几年嘛拿马车去拉。

古：你晓不晓得苗族为哪样要住在山上？

张：晓不得了。苗族老古老辈讲，住在山上嘛不怕地震。要整垛圈来往，就不怕地震，所以我们苗族住在山上的多，住坝子的少。

古：我们苗族妇女穿麻布的多吗？

张：哎，穿麻布的少了。

古：难得做或是不喜欢穿？

张：喜倒喜欢穿，这哈我们这些年轻人懒，麻也懒得撒、懒得绩，情可去扯来穿。

古：懒或是劳动太苦了？

张：劳动也苦一点，晚上有电视嘛光瞧电视去啰，懒得绩麻。放牲口也是，放出去的地方也没得了，放出去也要站在田边地角挡着，不得闲绩（麻）了。

古：你觉得纺麻织布丢掉不可惜？

张：嗯，可惜呢，啥事都要整着点，做客那些要穿。平时在家头嘛我们很不穿，做客要穿麻布裙子麻布衣服。

古：你现在还没有教你姑娘纺麻织布？

张：嗯。

古：你以后教她吗？

张：教的嘛，她读书毕业回来再教。

古：纺麻织布就是妈妈教姑娘这种传下去了？

张：嗯。

古：现在山上光秃秃的，你们想起去种树不？

张：唉，想倒是想种嘛，我们的山场在得远，隔得远。种点树在里头，去前年嘛我小娃娃他爹和我兄弟潘学青两个倒是守了3年，守3年嘛我们还是得砍了1年，有那小大那小大呢（用手比划出碗口粗的样子）。这几年嘛连柴都没得了，莫说是砍，连桩都挖掉嘛。

古：乐施会来教你们种桉树，你们家去种了吗？

张：我们家头，我们这个村都种着了。

古：种在自己的山上？

张：嗯，种两年了。

古：种两年有多大了？种了以后咋个去管理？

张：哎，这底下嘛没得人管理。

古：牛啦、羊啦进去吗？

张：没得人管理嘛，随它进去。那边嘛，那些小松棵嘛守着呢，不给牲口进去，日日都有人守。

古：寨子里面的人或是自己家头的人？

张：就是我们这个村的。我们自己的山，有个人天天去那点守着，不给牲口进去。（树苗）那些嘛，走外地拉来的活的少，我们这点各人（即自己）撒的多部分都活呢。

古：是什么原因？

张：怕是拉来时候把它那点根根压翻掉，拿去栽嘛，活的少，百把棵嘛活十来棵。我们自己撒的树苗嘛，拿去（栽）嘛，十棵怕才死一棵来呢。

古：种子他们拿来的？自己撒秧他们来教吗？

张：种子他们拿来，开始撒时，连我小娃娃他爸爸都不会撒。撒在高头，不盖土，那一年就出不好。缩后我叫我小娃娃他爸爸嘛，回去帮忙我妈他们，我们将这些松毛拉开掉，盖几块瞧瞧，看哪块出得好。我们娘几个就盖了三四块。我们盖的那三四块就出得好，不盖的那几块就出得稀，不好。

古：是一家一户还是一个村子都去栽？

张：一个村子都去栽，一家除开放牲口的，全部去栽。

古：家家都撒或是只有你一家撒？

张：光是我家撒。我家，挨营养袋装好，统（即移）去育活，给村长说说，叫大伙来背去栽。

古：你们家撒，他们给不给钱？

张：乐施会给钱呢，一棵两分钱。

古：种树好不好？

张：好呢。种了两年嘛有点叶子，砍柴烧也方便点，整哪样也方便，不用钱去买。

古：你们村好像水已经抽来啰？

张：去年、今年倒是抽到这点来了，走伊他地（地名）那边抽来。菜秧、烟秧用这些水。有水嘛包谷也浇点，没得水嘛等着下雨。等下一泼雨，根根上去盖一点薄膜，然后种下去。

古：抽来的水人可以喝吗？

张：可倒可以吃，瞧着那点塘坝嘛，很不爱（即不想）吃。人家把死牛、死马、死猪那些丢在里面，水牛也在里面泡水（这一节因换磁带，未录进去）。

古：死猪那些你见着了？

张：见了。（因电灯亮了，她又谈起她的小姑娘）放学回来就是小箩箩背起去拾点细柴了。回来嘛还要去找点猪草啊，到黑了才做作业。（生）小姑娘（父母）倒是很不苦点。有些大人勤快的，使也不使，少苦点。我们这点嘛，一会动（指会做活计）就使，有那小高就领着背小细柴。

古：你们是生男的好还是生女的好？

张：哎，男女都好，两样都有才不爱人家（的）。仿我老五爷（即五叔）家，光有两个男的，还不是爱一个女的。

古：假如你这个小姑娘将来要姑爷上门的话，分土地给她吗？

张：分的嘛。

古：现寨子里有没有招姑爷上门的？

张：没有。我们这点土地少，很不招姑爷。

古：万一只有一个姑娘咋个整？

张：认不得他们的了。

陪同：我们苗族不兴招姑爷，招来也在不住。

张：很不兴招，光我一个还不是出来掉。

古：你咋不把她（指陪同小潘）哥哥拉起过去？

张：哎，他们来说（指提亲）那几年我妈他们就讲给出去。

古：你爹妈那边的土地，他们老了以后咋个整？

张：他们老了以后嘛，我就讲，我有两个儿子，缩后嘛小娃娃不肯过去。这边土地给两个儿子盘着，我们准备回去服侍老人。

古：他爸爸不去咋个整？

张：他爸爸不去嘛我去（笑）。再（过）几年嘛娃娃长大了嘛。

古：意思是你要回去种那些土地了？说难听一点，就是以后你

爸爸妈妈不在掉,你要回去种那些土地了?

张:嗯。

古:你的户口已经在这边了,人家会给你?

张:哎,他们不管嘞,我们这点也不管了,土地不调整嘛,我们那个村也是不调整了。

古:你爹妈还有兄弟的吗?

张:有倒有哥弟,哥弟在漩涡塘这边,我妈他们嘛又挨老人在烟草堆(地名)这边住,我爸爸的哥嘛在这边,我妈的哥又在那边。

古:要是以后你妈妈他们不在掉嘛,你妈的哥哥他们可以种这块地的嘛,他们会给你?

张:给呢。他们又不挨(即不帮)我服侍老人。他们挨我服侍老人嘛,土地就归他们,他们不挨我服侍老人,我去服侍嘛就归我。分土地时候,我的土地还不是分在那边。

古:你的户口已全部过来,你有没有权利去要?

张:有的。那边也是哥弟没得,我有权利的。

古:你这辈子最高兴的事是什么?

张:最高兴的事就是全家人在一起,欢欢乐乐。

古:你最担心、最怕发生的事情是什么?

张:我最怕发生的事情就是怕老人生病。

古:你这些讲话拿去编成书不怕吗?

张:不怕。

就因为我没得小娃娃

被访人：韩秀英，女，苗族，34岁，禄劝县翠华乡汤郎箐办事处三队人，普通农妇。

采访时间：1997年4月24日晚。

采访地点：汤郎箐办事处乐施会推广员张春姐住处。

采访人：古文凤，女，苗族，云南省社科院助研。

陪同：潘桂琴，女，苗族，翠华乡妇女主任。

在场人员：乐施会汤郎箐扶贫点的两位女推广员张春姐、李本美。

4月23日晚饭后，我独自到附近的田野里走了一圈，看到前面地里有一男一女在栽烟，男的矮个儿，黑黑的，好像几天没有洗脸，眼睛斜溜着，似有些憨。他除了把烟苗递给女的外，就是抱手蹲在旁边看女的忙活。我问他为什么不帮忙栽，他说他不会。我在心里捉摸半天，猜不出他到底是那妇女的什么人。

与男的相比，那妇女则显得过于精明能干，一块花方巾从头顶围至下巴。她十分善谈，她告诉我她家就在办事处旁边，从她又笑又骂的话语中，我才知道她身边的这个男人是她的丈夫。在不经意的交谈中，她已经道出了许多我最感兴趣的、实质性的内容。她说，她的丈夫管她管得很严，否则像昨天晚上这样的歌舞会（指22日晚在办事处举行的歌舞聚会）是少不了她的。因没有随身带录音机，加之她的丈夫在旁，天也要黑了，我便与她约好第二天我来找她，并向她的丈夫说明了我的来意。

第二天晚上8点左右,陪同小潘、小张我们3人打着伞和手电来到她家,两口子坐在火塘边,见我们来很热情。我先向她的丈夫致歉,然后半开玩笑地告诉他,我请他妻子到办事处与我讲讲白话,我们都是女的,没有男人,两个小时后我把她送回来交给他,叫他放心,他乐哈哈地同意了。大约晚上11点,我们几个又打着伞,把韩秀英送到她家院坝边。我站在院坝边为她射电筒,直到她进了屋才转身回办事处。事后听说韩秀英到办事处来哭,说昨天晚上我们没有把她送进家,她的丈夫不相信她,把门顶着不让她进屋。她爬墙从楼上翻进去,男人和她吵了一晚上。我为我自己在工作中的疏忽大意懊悔、自责,同时也为韩秀英这位勤劳能干、善良的妇女深深地感到悲哀、无奈!

韩秀英是边绩麻边与我们交谈的。

韩秀英(简称韩):我瞧前年吧,他是扎实(即狠狠)打我,我硬打给他输掉(即把他打输掉),他输掉的时候嘛就不敢打我了。这下子嘛,我的手(被)宰断掉了(韩秀英的右手的4个手指被扎猪草的机器绞断),他讲我没得力气打他,就拿着我打。说是(我)手劲不好。

古文凤(简称古):你叫什么名字?

韩:我叫韩秀英。

古:几岁了?

韩:阿么,我老了,今年就有35岁了。

古:你是哪点的人?

韩:我是嵩明(外县)来的。

古:你跟他咋个认识呢?

韩:啊哟,我两个嘛,我爹(指老公公)就是我妈(指亲生母亲)的兄弟啥,他是我表兄啥。

古:你两个是自己喜欢的,是不是?

韩：唉，要是是自己喜欢的，爹妈两边压嘛，要是压嘎，我两个就不是通了吗（即两人同意的）。就是路远点，路太远了。

古：要走多长时间？

韩：阿么，清早6点钟去，要到（晚上）6点钟才到家，整整一天。

古：昨天我问着你一下，你像是懂些草药嘎？

韩：哎，那些草药嘛没得祥（即作用）啦，嘿嘿（笑）。那些草药嘛，莫说是你们说口罗，挨我们村子头那几家汉族说都说不成嘛（即叫不出草药名称）。我说你要嘛，我去找来给你。

古：哦，他们来找你？

韩：他们说肚子疼硬不会好，我说有些草药嘛吃掉还是好呢。我讲不出名字，我妈倒会讲呢。

古：肚子疼吃这种草药，别的苗族妇女晓不晓得？

韩：晓得呢。

古：你拿苗话说说嘛。

韩：拿苗话说嘛就是“打嘎旺梓绿”。拉肚子了拿来煮鸡蛋吃。

古：煮或是炒？

韩：煮。拿来打在碗里面。我老信拉肚子吃西药吃不好，我才煮给他吃，我们这些村子头多呢。

古：一般村子里头这些妇女有没得专门找草药的？

韩：专门找草药的没得，才是（即只有）病了不好嘛自己才去打吃啊。要是打（来）卖的嘛，老男人倒有两三个呢，我们女人嘛没得。

古：像有些妇女不会生育啊，或者不想生啊，还有些生了娃娃后子宫脱垂，这些，听说我们苗族妇女有药嘛。

韩：唉，会不会有不知嘛，有也是要吃得好（指见效），你瞧我家嘛没得娃娃，人家再找给我吃都没得法。

古：哦，你没得娃娃？

韩：嗯。

古：是你的病吗是他的病？

韩：哎，可能是我的吧。

古：有没有去检查？

韩：不有。

古：你要去检查一下嘛。

韩：（他们）说是不消检查，我妈我爹也说，这几年嘛才是生个把两个，不消生啰。我讲生不生倒不咋个，就是将将才好几日嘛又疼起来嘎。

古：哪点疼？

韩：一到月经来的时候，扎实疼了，起都起不动（即起不来）嘎。

古：平时疼不疼？

韩：平时不疼。唉，一个月一回嘛没得几天，好都还好不透嘛又疼了。腰也疼，肚子也疼。

古：你要去县医院检查一下。

韩：我瞧，腊月头吧，我两个去我大姐家回来，使（即用）剩点钱，我就讲，走，我两个去瞧一下病吧。他就讲，瞧哪样病，又没得病。我说病嘛又多口啰，咋没得病！疼不着你嘛你说不有病，我嘛疼得要命口啰。他讲这差怕人家下班了。那样子讲吗，回来口啰。钱也是去做客使完掉，不有得法了（即没法了）。

古：其实这个用不了多少钱。

韩：噫，像我这种病嘛，最少要个五六百才医得好，你给信（即信不信）？我们办事处的妇女主任讲，你要去检查一下呢，你不去检查是不行的。我说，我家只有钱去抽烟吃酒，没得钱去医病啊，哈哈（笑）。

古：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韩：阿么，我结婚得早了。

古：你几岁结婚的？

韩：我 18 岁就结婚了。

古：你老信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韩：啊，原来他很不喝酒，他那样可恶是有七八年了。不是嘛以前嘛，我到处都去他不会噪我。这几年嚟，你不消去哪点，我去二队做客都不准我去，他哪哈(指什么时候)回来嘛要叫我哪哈回来。

古：他咋个那么管？他怕什么？

韩：哪个晓得！他怕哪样，他一样都不怕，他就讲他没得伴。

古：我们苗族男的都是这个样吗？

韩：哎，只是一个半个。

古：你们现在经常吵架是为什么吵？

韩：就是为吃酒啊，不吃酒不会吵。

古：像你没得娃娃，别人有没有看不起你的？

韩：有啰嘛，别人看不起，家头还不是看不起。我两个哈哈(即时常)闹就是为那点闹。

古：你咋个晓得没有娃娃人家会看不起？

韩：阿么，日日都(听到)人家讲，说是你家又没得娃娃，土地分多掉了，就是瞧不起嘛。我们三队的土地又不调，原来我妈他们有6个人，那些姑娘全部嫁出去掉嚟，(现在)我妈他们才是有我两个，独儿子啥，地嘛我们(就)占着嘛。

古：家里面呢？你说家里面看不起是咋个说？

韩：家里面看不起嘛，就是没得小娃娃嘛看不起了。

古：他们咋个说你？

韩：日日说的就是我没得娃娃嘛，我如不得人(即赶不上别人)。

古：哪个说你？

韩：唉，我妈他们也会说，我家老信也会说。不害气(即生气、发脾气)的时候嘛不会说，一害气嘛样事都会说出来。

古：你自己呢？你自己咋个看？

韩：我自己还不是，想来嘛有个小的更好说。村首也老实不欺，家里头也老实不闹。以前我大哥家超生一个嘛，就拿给我家

养,还不是老实不闹,老实不吵。缩后(即后来)嘛,就是这两日(即就是这个季节),小娃娃拉肚子嘛又拉去掉(即死掉)。

古:有多大?

韩:有3岁,将将有3岁,到处跑了嘛。

古:多大的时候你们抱来?

韩:将将有7天,我就抱来,抱来养了有3岁。

古:拉肚子嘎。

韩:姆,就是拉肚子。草药硬吃不好啊,西药也吃不好。他们讲新龙有一家扎实(指确实能)医得好,我日日背去医,还是没得(办)法。

古:那么你以后咋个打算?

韩:哎,我家嘛要老掉才算得。他日日说是离婚嘛。

古:要去离婚?

韩:姆,他日日说嘛。我说你自己提出离婚,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

古:你喜欢跳舞、唱歌嘎?

韩:我从来就是喜欢跳舞、唱歌,他硬管得伤心啰,嚟(相当于所以),他们也不敢叫我嘎。

古:哦,现在都不敢叫你了?

韩:嗯,不敢叫我。去远处,他们叫我,我也不敢去。我说是老信在嘛不敢去,如果老信不在嘛,我也敢呢。老信还讲:“哦,你莫唱歌嘛我酒也断得掉。”这下嘛歌我也不唱,什么我都不做,赶礼拜也是不去。我那个给他整(指我照样被他整)。我讲:“你说是我断掉唱歌,断掉跳舞,你要断掉酒,你咋个不断?”他讲:“我断酒嘛,学那盘磁带讲的,断酒不如断命。”

古:你以前刚嫁过来的时候,他还是准你到处去吗?

韩:是啰嘛,两三天、四五天都去得。这两年是怎么说,越来越可恶。

古:是什么事情使他这么管你?

韩:我们苗族嘛就不是心窄(即心胸狭窄),心窄嘛怕我去裹野男人,他就那个噪我啥。从那哈起嘛他硬不给我去。

古:除了噪,你男人还打不打你?

韩:嗯,喝醉了酒,他还打我啊,不光光打我一个,一打起来嘛连我爹我妈(指公公婆婆)都打。意思是他打我吗,我是媳妇(即妻子),他老两个嘛来护我,他就拿着他爹他妈打。

古:他老两个自己住嘎?

韩:嗯,他们自己住。前年吧,我说是我们才有4个人,我们就拢在一处(即住在一起),一个放牲口,一个在家头喂猪,两个去做活计,将将过掉年,初五六嘛我们拢做一家了。我爹我妈那年嘛命也不好,扎实病,病了有1个多月,我家也是穷嘎,我二姐来医,医好了嘛,我讲是拢在一处嘛,饭也是我煮,猪食还不是完全我整。他又吃酒醉,说是不要他爹他妈拢他。他爹他妈从那哈起嘛不拢他了。

古:分了多少年了?

韩:哎,分掉十一二年了。我来他家3年就分开了。

古:他们种他们自己的地?

韩:他们种他们的地,我种我的地,种庄稼的时候,我妈日日放牲口,我们3个嘛,打伙(即大家、大伙)在一起整啊。我爹拉牛,他犁地,我就点包谷。我家的牛又不好犁,我们这些牛嘛,少了3个吗不有得(即没有)法犁。

古:你对喝酒的那些男人有什么看法?

韩:唉,我也不反对,喝掉莫吵架莫打架就得了。

古:他一吵架就骂你离婚,你有什么想法?

韩:随他嘎。反正离掉我也过得去,他嘛一离掉就是过不去。我不会找他,他日日找我。前几年,我两个又复婚啰嘛。

古:哦,离过了嘎?

韩：嗯，离过了嘛。

古：去哪点离？

韩：哎，自己家头离啦。

古：咋个离法？

韩：闹闹嘛他就讲，叫我回去，我爹就送我回去了。

古：去了多长时间？

韩：去了有6个月了。有6个月嘛，汤郎管办事处这点有我几个堂舅老公，他日日就去逼那几家，他们耐不住，又来叫我转来。这哈他噪我是嫁不掉嘛才转来。我说：“给当真（真的吗）？你说我嫁不掉嘛才转来，我赌气要往你家头嫁出去呢，你给信（信不信）？”这样给他讲嘛，从那时起他就不准我出去了。

古：你们当时离婚去办了什么手续？

韩：没有办。自己回去了，他们讲说是没得结婚证嘛不消。

古：当时你跟他结婚领没领结婚证？

韩：阿么，我们结婚的时候年龄不到嘛不有得结婚证嘛。我18岁，他19岁结的婚。

古：后来年龄到应该去补啰嘛。

韩：后来嘛我两个来办事处补，70块罚款，10块买结婚证。

古：他打你的时候你咋个整？

韩：他打我的时候我就跑掉。他去找我时，我又（悄悄）转来家头（笑），我把门锁好就爬厦子（指门两侧的墙壁或板壁，有的不封顶，留平顶，可翻爬进屋）进去家头睡，他紧去找我。

古：他打你，你给有（即有没有）来找过办事处？

韩：没有，我不有来找过。他嘛哈哈来找张学祥（即现办事处主任）。我说，“阿么，告嘛告凶人，告你这种憨头憨脑整哪样！”他讲我没得理不敢告他。

古：他不憨嘛。

韩：阿么，你咋说他不憨！你瞧嘛，他烟都不有得法育嘛，我讲

他育嘛，装得几千育得几千，统去栽的时候嘛只有一半。去赶街叫他算一下，他就没得办法算，我就讲，你离掉婚的时候，我倒过得去，怕你过不去。我家嘛是我当家，因为化肥那些完全是我自己整呢，点包谷点哪样品种是我自己想办法整，他嘛才认得今日吃烟，明日吃酒！

古：他做活你安排他做？

韩：就是要安排给他做嘛，你不安排嘛他找不着做嘛，他认不得今日要做哪样活计，明日要做哪样活计。你瞧今日我叫他去（筛泥巴）装营养袋，他说他要去割麦子。麦子还在绿呢，把营养袋装好了，过两三日再去割。一首（即一起）割掉嘛，等下雨嘛，一首点掉。烟又好，下雨就栽得了。他说：“还早啦”，早哪样，今日是三月十八了，还早啰！

古：他会不会算钱？

韩：不会，如果是我拿 10 块的一张，我讲说是 100 块，他还不是说 100 块。他不识字。

古：你呢？你读过书吗？

韩：我倒是读过嘛，读不成，才读到小学三年级，字嘛晓不得。钱嘛这几年我自己当家嘛，一面去赶街一面学。

古：钱是你管？

韩：姆，我家嘛我不管嘛，化肥都没得法买啦。钱都是要好好藏，藏不好嘛着（指被）他拿去买烟吃掉了（笑）。

古：你以前姑娘时候晓得他是这种人吗？

韩：我晓不得啊，如果我晓得嘛不会嫁他。我自己喜欢的嘛，我才不敢去问我爹我妈。如果是我爹我妈压着我来嘛，我还是要说几句呢。我自己喜欢，人家说：“哦，你们嘛一个瞧着一个嘛怕没得闹处吧。”我讲：“咋没得，自己找嘛自己找打啦。”我（对他）讲：“你说我在你家头你没得权力，我放给你 3 年，要是你做得出来我更喜欢。”这点（即这里）赶街又还赶得远，重的还是我自己要去，买

着点米还不是我自己买,背点化肥还不是我自己背。这几年嘛有拖拉机的了,也不累了,那几年去县头背回来,你怕是好玩!

古:逛街他给答你去(指同不同你去)?

韩:他去才是要一包烟钱嘛,不会挨你要钱。明明是我当家,他一去嘛,他还是个男人,权力还是大呢,他要买哪样嘛,我不准他买,他还是要买,我没得办法。

古:在家里你做些什么,他做些什么?

韩:哎,我做的还不是挨他一样的,砍柴那些还不是要我挨他去才有法子。

古:他自己不会去砍?

韩:我两个拿马车拉,他不会系。他去才砍两三背,划不着去。

古:家里面的活计呢?

韩:家里面的活计嘛,我们苗族嘛老女人做的多,煮饭那些,如果我不在家,他会煮的,我病倒他也会煮的,他不会理、修烟时,他在家煮饭。

古:你信教?

韩:哎,要说信教嘛也不信,要说不信嘛又去了。信教嘛,这几年又不去了。他硬拿我噪(指他老骂我),又去得远,我潘家信安姓,在干海子信,赶礼拜远得很,今年光我一个嘛,没得伴去了。

古:哦,信教还分吗?

韩:在漩涡塘嘛是内地会。

古:你们那点呢?

韩:安息会。

古:两个教有什么不同?

韩:安息会不吃猪肉,内地会嘛猪肉也吃,才是不吃那点血,安息会如果是加洗(即受洗)掉嘛,不吃猪肉嘞。

古:吃不吃其他肉?

韩:老实信得好的嘛,不吃其他肉。

古：这个地方信教的人多不多？

韩：多呢，多部分是信教的，少部分不信。

古：你们三队人全部信？

韩：哎，我们三队光我一个人去。

古：你说有伴是在哪点？

韩：我那些妹子啊，二队那些姑娘啊（她们）去嘛，我就有伴了。
现在她们完全嫁出掉了，我也没得伴去了。

古：这点的内地会这个教堂你来时有了吗？

韩：有了。

古：你们咋个不在这点信，要去干海子信？

韩：我爹（指老公公）讲他们信安息会，不容我们去内地会。他们以前就信安息会。

古：等于你嫁来这点，他家姑娘都信教，你就跟起信？

韩：姆，是啰嘛。

古：现在没得人啦？二队也没得人信了？

韩：二队有两个老信（指老年男子），我也懒得挨那两个老信去。

古：信教的跟不信教的有什么不一样？

韩：信教嘛良心好点，不信教的嘛良心丑点，挨信教的吵架，他都要让你点，讲好玩嘛，信教与不信教都好玩。

古：你现在吃不吃猪肉？

韩：哎，我又不洗嘛我吃的嘛。

古：以前信的时候吃不吃？

韩：以前还是吃的，安息会不吃猪肉嘛，他们讲要加洗掉才不吃。我不有加洗，我说我办不到，办不到嘛就不去了。

古：他们上队信内地会的多，你可不可以改过来信这个？

韩：可以啰嘛，我家（指丈夫）就不容去嘛。

古：信教你都学了些什么东西？

韩：哎，我记性丑得很，我记不得。我读书也学不着哪样，去信

教还不是图好玩。

古：你们到教堂里都做些什么？

韩：还不是学我们读书时候一样，那些长老讲给我们听，唱歌。

古：教不教苗文？

韩：学呢，苗文也学。这几年不学苗文了，光学汉文。安息会不教苗文了，内地会还不是只一半了。

古：你会不会写苗文。

韩：哎，我写不成。见（即看）嘛会说呢，要叫我写嘛没得法。苗文去唱的时候有一本书歌，跟起人家唱嘛识点字，不去了嘛就不会写不会读了。

古：除了我问的这些，你还想给我们说些什么？

韩：想嘛想跟你们讲，我一讲起来嘛就骂我老倌。他一酒醉，东西是我置好的，他又砸烂掉，没得法。

古：什么东西？

韩：前年买得一台录音机，酒醉被他砸烂掉。去年，他硬是分三包（袋）包谷去卖，我讲卖了包谷买米吃。他咋个买米，到县头把包谷卖了嘛他要买录音机，买来嘛，连这台录音机都又被他砸烂掉了。他讲他要去买电视啰，咋个咋个，我说我们两个一样都不要买，买来也是白拉拉（即白买）。牲口也没得几个，没得法买东西。我讲盖房子，他说没得娃娃房子盖来整哪样，白废力气。我两个日日都闹架，我就讲，光靠一双手吃饭嘛咋个要得！今年我的手指被打猪食的机器砍掉，他一箩叶子都不撻。

古：砍着后去包（指包扎）了吗？

韩：就是在唐在兰（办事处卫生员、接生员）这点包，她给我医好了。我爹我妈（指公婆）要叫我去县头医，我说没得钱，不消去。我这只手到县头医，到翠华（指乡里）医，最少要五六百。我妈他们卖了一头牛，卖得两千六吧。我爹讲，还是医好掉，以后钱嘛又找回来。我说不消，我这只手嘛死不了。反正我在家头别的做不成，

饭嘛要煮给你们吃的嘛。哦，砍掉(之后的第)三天嘛我就爬不起来啦，疼了疼。不是砍着这点疼，全身摇，摇了爬都爬不起来，血滴多了嘛。他(指她丈夫)就去叫唐在兰来打了4瓶吊针，她发点药给我吃，7天就好掉了。

古：当时没有找些草药来包？

韩：包了，包了日日出血，出了5天血，包不好才去喊唐在兰。我们三队的那几家汉族说：“噫，你扎实狠(即能干)，学我们整成那个样子嘛，出都出不来了。”我讲你们遇着我的为难(事)时，你们还不是要去。阿么，他(指丈夫)一样都不会做啊。喂那些鸡猪他都懒得喂。(我的指头)才宰掉两天，我妈他们就去做客，我两个在家头服侍那些鸡猪，仗得我二姐在得近，她日日帮我们放牲口。

陪同：你嫁给他以前，他会做活计？

韩：会做活计呢！我嫁给他十一二年时，他都会做活计呢，钱那些嘛晓不得，活计还干得狠，背粪那些嘛不用我挨他背，以前我们不兴请工，完全自己背。他说，你找猪食喂猪，柴嘛我砍，叶子也(由)我搂。这两年嘛(他)不会搂叶子，活计也不会做，以前他不会喝酒，人家喝酒他都还咒，我爹喝酒他都还咒我爹莫喝，这差嘛等我认得他喝酒嘛，他都酒醉了。

古：你这辈子最后悔(最伤心)的是什么？

韩：哎，最后悔的就是他不会挨我做活计。最伤心了。

古：他不吃酒的时候对你好吗？

韩：好得很，他不会骂我，我骂他，他都不答应我。吃掉酒嘛，东歪西倒地回来，见着我，他就骂了。我妈又还有个病，一见他喝酒，(心口)就会赌起来。我叫他们去我姐家躲起，他们说要去嘛三个一起去。阿么，咋个行，他回来我们一个都不在家，他放火把这些房子完全烧掉嘛，你回来住哪样！

古：他经常这种打你，他这几个哥哥来劝劝他吗？

韩：劝了，我大哥也劝他，不要喝酒，不要打我骂我，他还转过

来打他们骂他们。哪个来帮我的忙嘛哪个就是我的男人了。最淘神了,他一喝酒嘛,一日好过的都没得。

古:队上有没有像他这种经常喝酒的,中队给有?

韩:哎,有倒有,少。

古:喝了不打人嘎?

韩:哎,这几年是咋个说,我们老妇女在一处讲,个个都会打啦,一吃酒醉个个都会打了。我就讲,噫,现在的酒,怕不是怪人口罗,怕是怪酒了。要讲脾气(不好)嘛才是一个嘛,她们讲出来嘛,不是我一个啦,还是多呢,苗族、汉族、彝族都是有打的,我们村苗族、汉族、彝族都有。

古:你们家粮食给够吃?

韩:粮食嘛才是麦子没得,要讲包谷嘛,我常说,我们三队的麦子嘛不如一、二队的好,要讲包谷嘛,一、二队没得我们的好。

古:一年到头吃不完吗?

韩:吃不完。我两个土地多,麦子不出(产),包谷嘛,压点粪,压点化肥,还是好的。这几年买点新品种来点,产量更高,吃不完。去年我两个还卖掉 3000 斤包谷。

古:你们 4 个人有几亩地?

韩:两家有 6 亩,是队上分下来的,还有我们自己开的。

古:包谷你们喜欢种老品种还是新品种?

韩:啊,这几年种老品种如不得(即不及)他们种新品种啦。

古:新品种有些什么好处?

韩:新品种不会倒,又还增产。老品种又高,风一吹完全倒掉,不增产。新品种嘛要点密点,再点密都是会背包,老品种嘛点密了就不背包。

古:你们现在喜欢种新品种了?

韩:嗯,新品种嘛才是喂猪。

古:人咋个不吃?

韩：才掰那几日倒好吃，这几日扎实硬，没得法吃，拿出去换米啊那些回来吃。

古：现在老品种不种了？

韩：一样一半。这几日种的嘛就是老品种了。麦子割掉嘛种新品种。老品种熟得晚点，新品种熟得早呢。新品种种子小点，熟早点，这几日点大包谷（指老品种）嘛，熟得迟点。

古：你们喜欢吃老品种吗是新品种？

韩：哎，这几年生活好了，老品种也不好吃，新品种也不好吃。

古：吃大米了？

韩：一样一半。

古：新品种种子哪里供应？

韩：翠华，每年办事处拉上来卖。

古：如果自己不想种，不买行不行？

韩：还是行呢，我爹我妈从来都不买来种，他说是没得钱买化肥，包谷种也是贵，他不买。

古：现在不放化肥行不行？

韩：不行，老品种、新品种都不行，就是要放化肥，或多或少都要放一点，不放嘛不会背包。

古：光放化肥不压肥料行不行？

韩：也不行，我们三队有两三家就不养牲口，农家肥没得，包谷倒是好了，麦子就不如有农家肥那几家。

古：你讲的这些话，我们要拿去编成书，给别人看，可以吗？

韩：可倒可以呢，只是我说不成嘛。

我们跳现在的国际舞

被访人：王秀珍，女，苗族，33岁，禄劝县翠华乡汤郎箐办事处中队人，县人大代表，乡妇女委员。

采访时间：1997年4月23日晚。

采访地点：汤郎箐办事处乐施会项目推广员张春住所。

采访人：古文凤，苗族，云南省社科院助研。

陪同：潘桂琴，苗族，翠华乡妇女主任。

4月22日在办事处主任张学祥(苗族)的召集下，一大群苗族妇女聚集于办事处会议室唱歌跳舞。她们年纪最小者12岁，最大者40多岁，人人能歌善舞。张主任夫妻除组织、召集众人外，还不时手拉着手夫妻同台表演。妇女们唱的歌、跳的舞，有苗语的，也有汉语的。有苗族传统的歌舞，有革命歌曲(即50~7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80年代的爱情歌曲，也有现代歌舞。特别是20岁以下的小姑娘们跳着一种苗族化的现代国际舞，极为引人注目。苗族妇女为什么都如此喜欢唱歌跳舞？苗族歌舞是怎样传承？传统歌舞有些什么变化？在这样一个比较封闭的山区，妇女们是怎样学习到现代国际舞的？这些问题引起我极大的兴趣。23日晚，我采访了办事处张主任的妻子王秀珍。我从她那里知道了有关苗族现在及过去唱歌跳舞的一些情况。

古文凤(简称古):我想问问昨天晚上你们唱歌跳舞的事,我发现你很会唱歌跳舞。你姑娘时候就是唱歌跳舞的吗?

王秀珍(简称王):嗯,是了嘛。

古:以前在小松棵(她的娘家所在村)出去跳过没有?

王:出去跳过的嘛。

古:去哪里?

王:去禄劝(县城)那些嘛。

古:去禄劝是什么时候?搞什么活动去的?

王:噫,以前是娃娃的时候,记不得了。

古:你几岁时候去的?

王:怕是有十六七岁。

古:经常有这种机会,这种活动?

王:嗯,是啰嘛,就是人家时哈(即常常)请去跳,去演出。

古:你们在小松棵时候的歌舞队,是人家来叫你们组织或是你们自己组织?

王:噯,自己组织。去县里面跳嘛是他们来组织。

古:你做姑娘时候,哪个来教跳舞?

王:潘光福。

古:潘光福是搞什么的?

王:一个农民。

古:他又咋个会跳呢?

王:他讲以前他教过书。

古:昨天晚上你们跳的那些舞是什么舞?

王:昨晚上我们跳的那些是“火把节”。

古:前面跳的那些呢?你们边唱边跳边比的那些?

王:噫,那些是我们唱苗话嘛。歌倒是多好呢,对我们有益得很,我们不会解释。

古:这些歌是老人就传下来或是哪个教的?

王：老人唱过来的。

古：老的就会唱这些歌？

王：嗯，昨晚跳的那份嘛，老的也会跳，新的也会跳。

古：“火把节”那个舞是你们自己编的？

王：嗯，是了嘛。

古：那个小姑娘跳的什么舞？

王：嗯，那小姑娘跳国际舞嘛。

古：她去哪点跳？

王：在家头自己跳了，自己组织起来嘛，那些小姑娘约着嘛时哈跳啊，我们山区嘛牛打架（即斗牛，时间是在“火把节”时）啊那些时候，请去跳去，你请我，我请你去跳。

古：我觉得她那个舞好像有点像现在的国际舞。

王：是了嘛，就是跳现在的国际舞啰嘛。

古：有人来教过她们？

王：噯，没有啊！有时候嘛从电视里面看，小姑娘嘛就是牛打架时候，你请我，我请你去跳舞嘛，你瞧我，我瞧你，就不是会跳了嘛。有时候，各跳各的舞。现在的人多数扎实会跳国际舞。

古：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王：从去往年就跳起来了。

古：原来嘛都跳昨天晚上你们先跳的那些（即苗族传统歌舞及50~70年代的革命歌曲）？

王：嗯。她们去买那些磁带来，拿录音机带（即领），人跟着跳。

古：现在跳的这些舞与以前你们跳的那些舞一样吗？

王：很不一样嘎。

古：有些什么变化？以前你们跳些什么？

王：以前跳（用）我们苗话跳的革命歌曲舞。

古：拿你来说你喜欢跳哪种舞？

王：哎，我样样都是喜欢跳，歌也是样样想唱。

古：吹起芦笙跳不跳？

王：跳的嘛。

古：什么时候跳？

王：那些芦笙舞嘛，以前老祖祖辈辈就是跳那份了。

古：现在还跳吗？

王：现在只少数人会跳。这哈年轻的很不会吹啰，才是老的会吹了。

古：女的会不会？

王：不会。

古：你喜不喜欢跳芦笙舞？

王：喜欢跳啰嘛，样样歌舞都喜欢跳的嘛。

古：那些年轻人咋个不学吹芦笙？

王：噫，学都怕是学不会嘎。

古：一般“花山节”啊、牛打架，你们还是跳那个芦笙舞？

王：嗯，有时候他们还是跳呢。

古：跳的少？

王：跳的少。

古：那些“跌脚舞”你们又从哪点学来的？

王：“跌脚舞”嘛以前当小姑娘时候就学会啰。你时哈时哈（即不时不时）去跳舞嘛，你看我，我看你，拉起就会跳啰。

古：“跌脚舞”是你们小姑娘时候就流行了？

王：嗯，是呢。

古：它是属于哪个民族的舞？

王：“跌脚舞”么，苗族的舞啰嘛。

古：苗话咋个说？

王：“阿卯是斗耿”啰嘛。

古：“是斗”是什么意思？

王：“是斗”就是“跌脚”啰嘛。“跌脚舞”就是“阿卯是斗耿”。

我们就是“跌脚舞”最出名㗎嘛。

古：你们唱的那些歌呢？昨天晚上你们唱的那些歌是什么歌？苗族歌或是汉族歌？

王：汉族歌也跳，苗族歌也跳㗎嘛。

挖矿和栽树

被访人：龙美珍，女，46岁，苗族，禄劝县屏镇六块办事处大红坡人，普通农妇。

采访时间：1997年4月30日。

采访地点：禄劝县屏山镇六块办事处大红坡龙美珍家中。

采访人：古文凤，女，苗族，云南省社科院助研。

陪同：朱兰珍，女，汉族，乐施会禄劝项目办六块办事处推广员。

本来已登上了回昆明的中巴车，但因对背矿（即挖矿）妇女还未了解，心里不踏实，只好下车，把行李寄存在宾馆里，再一次搭上开往翠华乡的车。中途下车后，徒步走到六块办事处，叫上当地乐施会推广员朱兰珍一起上大红坡。

当我们到大红坡时，已是下午3点钟，妇女们有的上山去了，有的去挖矿了。找了半天才在村后的山上找到本文的访谈对象——龙美珍，我们从她那里了解到了当地人挖矿的情况和她本人对挖矿、种树等的独特见解。

古文凤（简称古）：你叫什么名字？

龙美珍（简称龙）：龙美珍。

古：你家里面有几个人？

龙：5个人。搭老的嘛（即加上老人）7个人，分开了。

古：你们这里挖矿挖了多少年了？

龙：怕八九(年了)。

古：你们家挖矿吗？挖了几年了？

龙：挖呢，怕是挖了3年了。

古：一家都去挖？

龙：嗯，家家都去挖。大大小小都去挖，那高那高(用手比出十多岁左右小孩的个子)也是去挖，各找各的。

古：在什么地方挖？

龙：在我房子背后挖，到处都挖。

古：挖什么矿啊？

龙：挖铁矿。

古：哪个发现这里有矿？

龙：哎，人家说是要挖矿了，他们来化验了好几年才挖呢。镇上也有，乡上也有，办事处也有。

古：你是说他们来收或是来挖？

龙：来收。我们卖给他们。

古：全部是苗族挖？

龙：嗯，是呢。

古：他们买山是跟哪里的人买？

龙：是六块的山。去年(在)洗马塘搭我的这个山(上)挖。去年把我的自留山完全拉去了，连泥巴都拉去嘛。这哈嘛我又重新栽树了。

古：你家的山是全寨子都来挖？

龙：是了嘛。

古：他们跟你买了没有？

龙：他们(买)了，一片一片划掉嘛，合多少钱他付掉嘛，给全村群众来挖。

古：他给了你多少钱？

龙:挖着两亩来呢,(给了)1600的吧。

古:山林挖着没有?

龙:挖着呢。树完全挖掉嘛他们完全付(还)呢。我的两亩树他们完全付给钱呢。

陪同朱兰珍:意思是挖矿把树挖掉嘛,他们又拿树苗给他栽。

龙:是啰嘛,是我们自己去背的。不要钱嘛背来栽栽。

古:挖矿挖起个大坑坑嘛,怎么栽树呢?

龙:填起泥巴嘛又从另(重新)栽。

古:挖矿破坏了你们的水源没有?

龙:没有,完全在山头上挖。

古:挖了矿下雨天山会不会塌?

龙:不会,我们这种山不会。

古:你说采矿原来是哪里的人?

龙:原来是私人,是六块人,他只是来收。

古:每斤矿多少钱交给他们?

龙:6分钱啊,前年嘛3分钱,今年嘛6分钱到4分、5分、7分,这哈嘛收到7分。

古:你晓得他们把矿拉到哪里吗?

龙:噯,拉到哪点不晓得。

古:你们挖矿找钱不?

龙:还是找的。

古:像你去挖一天得多少?

龙:好挖的时候嘛一天四五十、五六十都找得着呢。

古:你背一背是多少?

龙:一背嘛70、60、50也有。

古:平均一背60的话,一天背几趟?

龙:哎,老实有的嘛,10多趟啊,没有嘛三四趟都拿不着,要运气好,运气好嘛,你赶紧去挖几锄就得一篮了。有些运气不好呢

嘛,就是不好说。

古:土地、山林挖烂完了,以后怎么办?

龙:就是这哈只是找钱啦,没得法种庄稼了。在我们这边倒是有法呢,在赖山那边就没得法了,莽地就没得法种了。粉矿、铁矿一车一车拉去掉嘛,连泥巴都完全拉去掉嘛。没得法种庄稼了。

古:你自己的山上挖了又重新栽是吗?

龙:嗯。

古:其他人家是不是也像你一样填坑种树?

龙:不填了。挖掉就挖了,不填了。我嘛我去填了去栽树。他们嘛填都不填了,就那样子摆闲着嘛。顾这哈(即眼前)找钱,以后嘛没得希望,所有有矿的都是没得希望了。

古:挖了矿以后怎么办,上级有没有作了安排?

龙:没有了。出钱买掉呢嘛,人家也不说啰。自己私人的也是着(即被)人家那样子买掉嘛,就不是,粉矿也拉去掉了,铁矿也拉去掉嘛,没得什么泥巴来填起栽树啊,种庄稼啰嘛。

古:你卖的时候你山上的树有多少?

龙:将将有那大那大呢(用手比划出碗口粗细的样子),很长不成,就是有铁矿在底下树就长不成。

古:为什么?

龙:因为有铁矿,树就不长,一面长嘛一面干掉,所有栽的树都不好啊,不会活啊。我将就栽着,你不栽这个树嘛,以后没得希望了。把这个山都挖完了,种粮食来吃,还不敌种点树来闲着嘛,以后对子孙后代都有希望嘎。

古:你栽树准备作什么用?

龙:我们栽来嘛,以后要盖房子,解点板,不想跑远去买,以后嘛子孙后代没得什么木头、木料来盖房子嘛(可以用一用)。

古:村里面的妇女是不是都像你这样想?

龙:噢,这差不会!她们说我们两个积极,男也是积极,女也是

积极,随什么都是积极,他们(指上级)叫我们栽新品种包谷,我两个(即我两夫妇)栽了,包谷那大那大我们都在吃,她们说是:“留给我一点种子”,这家也是:“留给我一点种啦”。我说我没得法给你们留种,下去公司买吧。她们说我舍不得给她们。(她们不知道)这份种一代是一代的,留不成。薄膜也是我家先盖,(新品种)包谷也是我家先点。他们这哈瞧见我家几年都整起(指种新品种使用塑料薄膜),赶紧学我家栽树嘛,没得人学。

古:其他人家有没有山?

龙:有啰嘛,房屋团转(周围)有啰嘛,他们倒不愿意栽。栽着不保护嘛,咋个成树呢。我家嘛,一个牲口都不准进我这一片山嘛。

古:发动群众栽树是哪一年?

龙:哎,哪一年?倒是分户了。

古:哪点来发动?

龙:林业(局)。说是栽私山也可以,公山也可以,我两个嘛栽私山。

古:你们种树,林业局有没有给点东西?

龙:给呢。完全化肥(供应全部化肥),一片一片地改(坡地),都是改出来栽树呢。给我300块钱搭3包化肥。树苗都是他们送,不消去买,才要你有力气。种了栗树600多棵,桉树1万多棵,白枝树1万多棵;大叶桉很不成,因为有矿。林业局又来帮助我们把矿挖掉,从另栽。

古:苗族有没有栽树的习惯?

龙:没得!没得没得!噢,这份苗族嘛只认得砍树,认不得栽树!生产队的山我不去搭他们种。搭集体去种闲着,人家也不保护。自己要造林就是自己保护。我们完全是我两个(指他们夫妻俩)自己保护。

古:我们要把你的话拿去编成书,你同意吗?

龙:同意。

雪山点访谈情况报告

张晓

一、经过

1997年4月6日赴云南省禄劝县进行培训之后,我与赵庆莲一道于4月16日赴威宁,根据威宁项目办的意见选点于雪山。18日下午在县政府会议室向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县妇联两位主任、县民族宗教局两位主任及法乐乡书记、乡妇联主任等人介绍了项目及培训内容。19日赴考察点雪山镇。19日至23日5天间对花岩、栽树村和白炭密3村的13名访谈对象进行访谈(其中女性11名,男性2名),并对勺甫站的一名女推广员和随行苗语翻译人员介绍了培训内容。

24日返回威宁县城,25日与项目办的一道赴石门。在石门访问了一名妇女和向乡政府秘书了解了石门情况。

27日从石门返回县城。28日请县妇联帮忙请了3位苗族知识分子审听访谈录音,以确认翻译质量。28日晚至30日在威宁县城访问了三四名妇女。

5月1日离开威宁到水城;5月2日离开水城回贵阳。回贵阳后整理录音。

二、威宁概况(参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述》)

威宁地处贵州西部高原,西、南、北三面与云南省宣威、会泽、鲁甸、昭通、彝良县交界,东北与赫章县、东南与水城县接壤。东西长116公里,南北宽105公里,总面积6295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

面积的 2.7%。境内居住着 21 个民族,3 个未定民族。13 个区(现已撤区并乡),1 个区级镇,99 个乡,16 个乡级镇,3 个乡级办事处,10 个街道居委会,108 个街道居民组,611 个村民委员会,3780 个村民组。

全县属亚热带气候,平均海拔 2300 米左右,县城中心为 2237.5 米,海拔最高点为 2879.6 米,最低点为 1234 米。平均气温 17.6℃。年平均降雨量 962.3 毫米,无霜期为 208 天,日照时数 1801 小时。全县气候冬春易旱,夏秋多雨,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堪称高原春城。

矿产资源主要有:煤、铅、锌、石膏、石灰石、粘土、铁矿、铝矿、水晶石、冰洲石、大理石、花岗石、金矿、银矿、玛瑙石、硅石、铜等 30 多个品种,史有宝州之称。

威宁县地处云贵高原要冲,是黔西北的“屋脊”,滇东北走廊的要道。全县山脉起伏,地形复杂,是云、贵、川的咽喉要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清代及民国的驻军重镇,是历史上兵家常争之地。威宁历史悠久,北宋时为羁縻州之乌撒部,南宋属于大理国。元代以后先后隶属云南、四川、贵州。清康熙五年(1666 年)改四川马撒土府为威宁府,雍正七年(1729 年)改为威宁州,民国 3 年(1914 年)改为威宁县。

威宁历来是农林牧综合发展的农业区。

威宁有宜林面积 2533.5 平方公里,宜牧面积 2133.4 平方公里,有发展林果业、畜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三、雪山镇基本情况(镇政府提供)

雪山镇东南距县城 41 公里,辖 22 个村,151 个村民组,有 8670 户、35914 人,有苗、回、布依等民族。全镇总劳动力 20190 人,总面积 339.84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 40.75 平方公里(61119 亩),多为畜牧区,林业少。

牲畜有马、骡、猪、羊及家禽。

人均粮食 203 公斤(除种籽饲料),人均收入 340 元。

境内平均海拔 2200 米,最低海拔 2000 米,最高海拔 2580 米。

四、石门基本情况(乡政府秘书提供并参考有关资料)

石门乡位于威宁县西北边缘,距威宁县城 140 公里。全乡最高海拔 2672 米,最低海拔 1218 米。常年雨水较少日照充足。灾害最怕倒春寒,对农作物危害很大,夏季还怕冰雹和冷露。冬季阴雨多,雾太大,气候潮湿,但降雨量少,雨季多在 5~10 月份,春季 2、3 月份南风大。

石门主要农作物有包谷、洋芋和荞子;主要牲畜有马、牛、猪、羊;禽有鸡。

石门的主要矿产资源是煤。

全乡总面积 143.50 平方公里,有 14 个行政村,82 个村民组,113 个自然寨。

五、苗族风俗习惯(据笔者 1989 年 7 月份的调查,调查地点为龙街马路)

威宁苗族尽管与其他民族杂居,但其服饰有自己的特点。苗族妇女日常服饰是穿一条白色的白褶裙,梳着独特的发式。老年妇女把头发梳至头顶扭成一股绳子的模样,再螺圈式地盘旋于头的脑门处。年轻姑娘的发式是在头顶后边横插一把梳子,再把头发缠在梳子上。在平常的穿着中,年轻姑娘多穿汉装(一般衬衣或制服);老年妇女穿无领无扣黑袖的对襟家织布白衣。节日喜庆则穿盛装,盛装的衣服是红、黑、白 3 种颜色组成。为织盛装,家家都有特制的织布机子。

每个妇女只备有一两件花衣服,但却至少制有三五条裙子(因为裙子长年累月都要穿)。裙子的基本色调是白色,即麻或棉的本

色,上面印染有一些简单的线条图案。现在男子平常装束与汉族无异,节日时可以穿与妇女盛装一样的花衣,据说古代男子也留长发,穿对开无领麻布长衫,腰系抄袋。现在有的老年人也还穿。

苗族民间文学有故事传说和诗歌等。其中诗歌又分古歌、情歌和娱乐歌。据当地苗族说,苗族民间文学最丰富的是古歌,但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唱了。古歌的内容,大致是叙说苗族曾经居住在大河边上,那里生活富饶,由于受到异族的侵略,不得不往南方逃。到了新的居住地,又重建家园,生活基本稳定,异族又再侵略,再次南迁。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南迁徙,来到“乌撒”地方。古歌把迁徙的路线和细节说得非常详细。

威宁苗族有滇东北方言区的老苗文,创始于1905年,原是传教士为了方便传教而创造的,现在龙街区教会用的经书,仍有此种苗文版的。

威宁苗族也过苗年(农历冬月三十)和春节,但没有端午节重要。苗族过端午节,其内涵和汉族不一样,是一个悲惨的、祭祀的日子,是威宁苗族独有的节日。传说,当异族来抢占苗族的田园时,苗家人虽奋力抵抗,但终打不过对方,只好用缓兵之计向对方说,我们到了祭奠祖先的日子,待祭奠完毕才继续开战。于是他们把锣鼓和鼓槌分别拴在绵羊与山羊身上后拴在城墙上,撒上许多草,羊抢草吃,把锣鼓敲得震天响,然后全城老小悄然撤退迁移了。苗族祖先们携儿带女登上高山再一次看看自己的故土,但再也看不见了,大家失声痛哭。那一天,正好是鸡年鸡月鸡日,即这一年的端阳那天。因而每到这一天,人们便过端午节,用以寄托哀思,表达怀念故土、怀念祖先之情,并逐渐演变为跳花场等娱乐活动。

苗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多是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强迫包办的很少。男女青年在“吃姐妹饭”、“踩月亮”、“赛歌”等活动中相识并情投意合以后,男方便找一个媒人到女方家去问亲,不带礼物,目的是试探女方有主没有。第二次才是正式地来提亲。时间与第一

次之间距离7天。这次媒人带着男方同去，男方的荷包里揣几个鸡蛋，如果成功，男的就把这些鸡蛋掏出来亲自交给岳母大人，这门亲算是定了。否则就仍然带回去。这一次算订亲。

订亲以后，先小娶再大娶，现在只有大娶了。据老人讲，在没有正式结婚之前，带些礼物去，先接姑娘去男方家小住几天，算“小娶”。再由男子把女子送回，正式定下结婚的日期，才“大娶”。

生了小孩，女方的母亲要去看望，带鸡蛋、糖、外孙穿的衣裤、用的尿布等。男方家要宰一只羊子招待亲家母，并留下右边羊子肉给她带回去。

老人逝世，要立即宰一只羊或猪（必有4只脚的）许给他。老人落气后，要给他洗脸，换衣服。拿一只鸡捏死，放在老人的一边，表示送给他。待亲友来到后，吃过饭，就抬死人上山，安排一个人带一把弓箭走在前面，鸡、竹子和水瓢随着老人的尸体一起带走。埋好死人后，回来宰羊招待客人吃饭，丧葬也就结束。如果条件许可，当即杀猪给死者指路，如果不方便，三五年再举行“指路”仪式不迟。

威宁苗族原来只信仰原始宗教，自从国外传教士进入威宁地区传教以后，就有相当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在信教的各民族中，苗族信教人数最多。解放前龙街区共有10所教堂，苗族就占有8所。解放后曾一度减少，近几年有增长的趋势，主要是农村青年。

这时候政策比那时好

被访人:张志珍,女,42岁,苗族,农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0日上午。

访谈地点:贵州省威宁县雪山镇花岩村张志珍家。

访谈人:张晓,女,42岁,苗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所副所长。

陪同:朱季芬,36岁,苗族,贵州省威宁县雪山镇农民。

张志珍是我们进入威宁以后的第三个访谈对象,她是作为家境贫困的代表而被选择的。她家坐落在半山上(坡度不大),家里确实显得贫穷而零乱。屋角堆放着一堆石灰,石灰旁边有一石磨,石磨过来靠近门边有一旧方柜,桌上放着一个大型录音机(用来听赞美诗的),墙上挂着一大束麻,这似乎就是全部的家当。听威宁项目办说,她家原来连门都没有,门是乐施会实施项目以后帮安的。但这家人的神情显得宁静而开朗。我访问张志珍的同时,也访问了她的女儿。这个家庭所反映的问题,除了贫穷之外,还有封闭。她们像许多妇女一样,一生中最远出行只到本乡镇的集市,连县城威宁也没有去过。而两代人相比,女儿想的、向往的与母亲已有些不同。

张晓(简称张):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张志珍(简称珍):张志珍。

张：好大年纪？

珍：四十几了，属马的。

张：你们家有好多个人？

珍：6个。我有3个儿子两个姑娘。她（指在一旁的姑娘）分门（出嫁）去了，加她就7个。她来帮我们栽包谷。

张：你这个姑娘读不读书？

珍：读是读，盘不起！没有钱盘。

张：读到好多年级？

珍：只读到一二年级。那时盘3个，钱还相因（即便宜），一个要15块钱，现在要20多块钱才盘得起。要五六十块钱才读到三年级。大的那个儿子读到四年级，二的儿子才读到三年级，盘不起。娃娃多，穿都找不到衣服给他们。

张：你们家有好多土，几亩地？

珍：6个人才4个人的地。地少得很，才6升的包谷（种子），拿套的套种。我们这些地方地势（指土质）不好，去年用地膜还勉强，要往年收不到好多，这些是海子地太干了。这两天干到四五月，（到了）五六月间你来呢，坐都坐不下去，一坐下去鞋子都被（陷）一半了。

张：噢，雨水多？那么粮食够不够吃？

珍：粮食要差一两个月。

张：差一两个月要咋办呢？

珍：娃娃讲的去做点小工。

张：是大人去做或是娃娃去做？

珍：啊，娃娃大人都去做，三爷崽去做。

张：他们几爷崽一年（挣）得好多钱？

珍：一年？去年三爷崽去做得1000多块钱。

张：1000多块钱？他们是不是天天都去做？

珍：呀，你得闲，不薅庄稼，屋头没有事就去。屋头有活你还不

是得不到去。牲口这几年又还不好卖。那几年卖一窝猪可以卖到千把块钱,这几年一窝猪三四百元钱都拿不到。

张:你喂有好多头猪?

珍:才有4个,1个老母猪、3个仔猪。

张:喂有几头牛?

珍:1头牛。

张:他们几爷崽打小工来买粮吃还是够吃了吧?

珍:帮补点还是够。

张:你这姑娘好多岁就出嫁?

珍:18岁。

张:这是她的姑娘(指珍女儿带来的孩子)?她嫁去好远嘛?

珍:不远,就在这头水库这点。

张:是她自己去的或是你放去的?

珍:是我放去的。

张:是你包办的?

珍:我说近得很我不给,但她爸爸说远处难走得很,让她去近处才好,这时候复杂(指不安全)得很。走近处嘛,早上想去就去,晚上想来就来。

张:她嫁的也是个苗族吗?

珍:是阿蒙(苗族),也是张家。

张:那是和你一样姓,你家这里姓哪样嘛?

珍:朱家。

张:她找的那个男的有没有文化?

珍:有的。

张:好高文化程度?

珍:噫,我问都没问,怕才是小学。

张:你们这里的姑娘有没有哪个读到小学毕业?

女:没得。

张：没得！你们想不想读书呢？

珍女(简称女)：想读。想是想读，但是老爹老妈没得钱，想读没得钱嘛。

珍：(她们)穿的好，吃的也比以前好。(但)她们不如我们勤快。

张：(对女)像你们这一代的姑娘与你妈她们有哪样不相同的？

女：我们要好过些。

张：咋个好过？日子为什么好过？

珍：穿的好，吃的也比以前好。那时我们像她们一样的(年龄)，哪个见过这些衣裳(拉着衣襟)，两三角钱的衣裳拿去打(即缝)都还说是好得很。她们这时候的衣裳、裤子、鞋子……什么都要买来穿。这时候政策比那时好。

张：现在她们苦点或是你们苦点？

珍：苦嘛，做活路那时候要苦点。这时候包产到户，各人干各人的活路，你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去，早早地去了，你想转来就转来，搞集体的时候，不给你转来你还不转，要放工了才敢转回家。

张：哦，现在没得以前苦。

珍：没得以前苦。现在有人讲如果转回去像那样怕是做不起活路，习惯了现在想哪时去就哪时去，那时候一个全劳力怕是天一亮一早就要去，还要擦黑才转来。

张：她们现在年青人还有哪样跟你不同？有哪样习惯不一样？

珍：吃的不像我们。前天去栽包谷我们还在讲，现在什么都好，那时候你去街上什么都没得。我还在讲，(那时候)你抱一只鸡去，三四块钱，还说好卖得很。鸡蛋呢，现在三块、四块、五块还说卖得不好，那时候六七角还说好卖。这时候钱是好找，但使起来呢不经使，那时候一块钱拿当现在两三块钱。

张：现在的姑娘听话不？

珍：咋不听，听话的。像我家的娃娃都听话，早上你不讲他也去做。

张：这姑娘喊哪样名字？

珍：朱国秀。

张：你嫁去那家你满意不？

女：满意不满意都要去（声音细弱）。

张：去了觉得好不好？

女：好的。

张：他（指她丈夫）对你好不？

女：好的。

珍：好的是，在屋头她一样都不做，他们家去抬水，哪样都去做。轻重他男的去做，这时候她带着个娃娃，还喂猪牲口这些。

张：她们家生活好点，或是你家生活好点？

珍：他两个（好点），他们人少。

张：他们人少点，田土多不多嘛？

珍：不多。7个人的地拿来分做三家，就没得好多地。

张：那么她男的也要去做小工？

珍：他们吃还是够吃，去做点来买肥料。

张：你们身体还好吧？

珍：身体好？这一闲我，从腊月就病到这时候，这几天我牙齿疼，今天你俩来了还讲得到话，如是昨天前天来怕一句都懒得和你俩讲。牙齿疼也有八九天来了。

张：只是牙齿疼呢？哪里还痛？

珍：哟，腰杆疼得要断。

张：为什么疼你晓不晓得？

珍：说是腰肌劳损。昨天有个彝族说：“哟，你这几年娃娃得力。”我说娃娃得力，我把娃娃拖得力，我就动不起了。

朱：意思是娃多母苦了。娃娃还是少点为好。

张：这姑娘身体还好吧？

珍：呜！我这姑娘嘞，她吃饭才吃一小碗，吃不起，身体还弱得

很。她专门有个什么毛病,拿给他们看,他们说是肚子头有什么虫吃,说是什么什么药才打得下来。

女:头疼(苗语)。脑壳晕。

张:她好多岁就开始做活路?

珍:呜!怕得十一二岁就苦得,这是真的。很不苦是她那两个兄弟,这个苦得很。那两个兄弟这几年苦是苦,但老实狠(指有力)。

张:你们家信教不?

珍:(笑)信的。

张:是老人信传下来的,或是到了你们这一代才信。

珍:到我们这一代才信,老人没信。后家从我爸爸他们都信,我是跟他爹来。这里是年轻的才信,老的我认不得。

张:是哪个动员的或自己信的?

珍:自己去。

张:信教有什么好处。

珍:我们认不得有什么好处,人家拢那里我们拢那里。

张:像这些小娃娃信不信。

珍:这些小的还认不得(笑)。

女:我家也信。

张:你们寨子是信教的多或不信教的多?

女:信的有点多。

珍:怕是不信教的少。我家这个(指她丈夫)那天他开开收音机,哟!香港的唱歌才是唱得好。

张:嚟嚟!香港的礼拜,收得到的?

珍:收得到的,唱得好的,我们听了几夜,好听得。他二哥没听到,他爸爸收来听,他二哥听了喜欢得跳的跳,哟!说好听。

张:你们妇女觉得有哪样困难没有?

珍:哟!困难怎不困难,他们讲我们花岩比哪点都还困难。

张:困难哪样?

珍：钱不方便，地势不出产。

张：像你们家如果有钱拿来买哪样东西？

珍：有钱买点肥料追点包谷，买点吃的。

张：如果钱还要多，买哪样？

珍：哟，钱多还是买包谷些，不敢买好吃的。

张：如果够吃够穿想买哪样？

珍：我们没有哪年够吃。

张：像这个小姑娘，你现在对你们生活满不满意？

女：满意。

张：满意哪样东西？

女：吃穿都够就满意。

张：像你这个当妈的你到过威宁没得？

珍：没有去过。

张：雪山去过的吧？

珍：狗街(雪山)去过。但没有去过威宁和远点的城市。

张：你去过威宁没得，小妹妹？

女：没有去过。

张：你们晓不晓得威宁的人过哪样日子？贵阳的人过哪样日子晓没晓得？

珍：呜！晓不得。

张：那么你们这些衣服在哪里买的？

珍：在狗街。这狗街远得很。

张：小妹，如果现在还让你去读书你想不想读？

女：想去读。

张：为哪样想去读书？

女：什么都不懂，才想去学。

张：读书有哪样好处？

珍：出门去买这样那样东西，识点字有好处。不识字的白拉拉

去赶个街子,不会算,赢了好多输(即亏)了好多晓不得。

张:你们见过电视没得?

珍:电视经常都看。

女:电视嘛那点都有了。我们村有电视机的有五六家。

张:你们这村有电视?

珍:她讲的是她前家(丈夫所在村)。

张:你家有没得?

女:没得。

张:你们村有电视,你就看见其他地方怎么过日子了。

女:哟!有些好过,有些也是像我们家。

张:你见过电视没得?

珍:我很没有去看得,我去看过一晚上,去吃酒,我们这里去伴嫁我们才去看。

张:看过一晚上好看没好看嘛?

珍:有点好看的。要什么也认得才想看,什么也认不得么不想看。

女:要那个录像才好看。

张:看电视看得懂不?

女:懂的。

张:说话听没听得懂?

女:听得懂的。

张:你看人家的地方好不好,想不想去看那些地方?

女:想倒想去看,但去不起。

张:你羡慕不羡慕别人的生活?

女:有点爱的。

珍:有年子乐施会他们来我们这里,那天他们来放录像,我们去看,我看那些地方,不讲什么,那个菜实在好,有那么深那么深的菜裹起拿车拉。白菜呀拿来剁细喂那些老母猪,(老母猪)有那么高那么高,那些猪吃得好。人家那些喂猪还喂得好,小小猪还拿勺

勺舀给它吃,哈哈!像我们喂个娃娃。那些小猪还肯吃得很,张起嘴巴都吃,哟!那些是照相给我们看呢,或是真的那么喂就认不得了。还是人家地方要好过些。哟!我们这些地方,你们远处来看,真的不像地方(笑)。

张:你们晓不晓得你们村长是哪个?

珍:(经过一番讨论)噫!村长怕是支书不?晓不得嘞。

张:那么县长呢?晓不晓得贵阳这个地方?

珍:哟!晓不得!

张:听说过北京没得?

珍:听嘛。

张:听的?北京是哪种地方?北京是哪种人住的?

珍:晓不得!听到听说过。

张:你晓得的吧?(转向女)晓得贵阳没晓得?

女:晓不得啊。

张:你们是贵州省或云南省的晓不晓得?

珍:是贵州啊。

张:还是晓得是贵州的。我们国家的名字喊哪样晓没晓得?

女:中国。

张:啊,你晓得不?(转向珍)

珍:晓得的。

张:那么小妹,你晓没晓得国家的领袖是哪个?

珍:不晓得。

张:晓不晓得李鹏是哪个?

女:晓不得。

张:江泽民呢?

珍:江泽民晓得。

张:江泽民是那个?

珍:听见录音机讲,但没晓得是哪种人。

张：你看电视最好看是哪样？

女：最好看的是种庄稼这些。不好看(的是)打的打,杀的杀,有点怕人。

张：你们这里通公路了？有哪样好处？

女：你有钱吗,想拉什么就拉什么,有点好。我们小时没得车路,车都没有看到(过),要去赶街是要去看车。这下在哪里都看到车,看多了,懒得看了。

张：你好久赶一次街？

女：狗街不远嘛就经常去赶。

张：赶街去买哪样东西。

女：哪样都想买,娃娃呢去赶街是想买穿买吃的。

张：你一次买好多东西回来？

女：有一些么,四五十也拿,百把块也拿,有些 10 多块也拿,不一样呀！

张：你们抬不抬东西去卖？

女：我家嘛,有点猪牲口,有点山羊去卖,猪去卖,鸡去卖。

张：是你卖呢或是丈夫去卖？

女：两个都去卖。

族：你喂有好多头猪？

女：我不富得,今年子没得猪了。

珍：她喂猪不富(指不成气候)。

女：大到架架猪了,又病死了。

张：你喂好多只山羊？

女：山羊倒多,经常卖,这下只有 6 只了。有 1 头牛和 1 头猪,有 10 多只鸡。

张：你们家饭是够吃的？

女：够吃的,就两个人嘛。

张：钱够不够用？

女：钱么？不够，再有好多都要用掉。

张：如果你有一笔钱，你想拿来买那样东西？

女：呜！我不想拿来干什么，我想盖房子。

珍：她想盖房子。

女：我说是赶紧喂牲口，大了卖得钱盖房子，我是(住)在个草房子，我想挣钱盖砖房。

张：如果盖成房子你又想买哪样？

珍：盖成房子什么都想买了！

女：什么都想买了。这下么年轻人电视机、录音机也想买，不像老人些才是买吃买穿，年轻人什么都想买。

张：你想没想为你自己买哪样东西。

女：我嘛，我买穿买点吃的，买点好的吃，买点好的穿，我们年轻人就爱这样。

张：哪种是好的衣服？最好的衣服是哪一种？

女：双层的。

张：吃的最好的是哪样？

女：米、肉、面条这些。

张：想没想去看大城市？

女：想倒想去，没得钱去。

张：如果有钱的话想没想去？

女：想得很！我想去赶威宁得很，如果有钱我去赶威宁一场。

珍：她存起钱要她爸爸带她去看一回昭通，她存起钱(笑)。

女：噢！我爸爸昭通他去过，哪里他都拢(即到)过，但是我们年轻人还没去过。

张：她爸爸去做哪样？

女：去赶场。

珍：去昭通游城。

女：那时我爸爸看这些街子没得的，他去买来给我们穿，这些

衣服那点不贵，两块钱一件衣服就是最好的衣服。

张：他去昭通买来给你们穿？你爸爸见过飞机没得？

女：飞机嘛，他带我们去看了。在我们这里飞机来撒那些草（指飞播），带我们去看，有个小房子大，我们怕得很，那时我们小。

珍：我家娃娃的大爹病时，他哥两个去，大妈是伙到（即同）大哥去，去威宁城头，在二三层楼怕得很，她说：“什么房子，是岩石。快点转去喽！”

张：假如你去怕不怕？

珍：我去我不怕！

张：那些男娃娃去过威宁没得？

珍：那些男娃娃他爸爸带去过。

女：去是去过，怕他记不到了。

珍：晓得还记得不？他们去时还在小，刚八九岁哩。他还记到的，说那时爸爸带我去看电视，好看得很，爸爸拉我朝前走，我死劲拉他退后。

张：小妹妹，你觉得你长这么大你最高兴的事情是哪种？

女：哪种都是高兴的。

张：有没有哪种事情是最忧愁的。

女：啊，愁的是打杀这些，这些是最不爱的。

张：你没遇到哪个打杀嘛，只是怕而已吧？

女：狗街看到，这两年就爱出这些事。

张：你的娃娃长大你要让他读书吗？

女：嗯！

张：姑娘让不让读？

女：要叫她读的。

张：你想让你的儿子和姑娘读到好多年级？

女：呜！他读得去吗，初中么他去他的，有钱（的话），就是怕没得钱。

张:有钱就让他读到初中,还不想给他读到高中。

女:想倒想,但要用钱,没得钱给他。

张:你晓不晓得大学?想不想让娃娃读大学?

女:那是最大的嘞,当然想读。

张:你爱人除了种地外还打小工没打?

女:去的。

张:你俩吵不吵架?

女:不会吵的。

张:今天我耽搁了你们好多时间,我如果把今天你们谈的写出来你同不同意?

珍(笑):同意,咋不同意,又不是乱讲人家,我讲的是事实。

只为没有生儿子

被访人：王秀英，女，42岁，苗族，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新营上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6日下午。

访谈地点：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新营上村王秀英家。

访谈人：张晓，女，42岁，苗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所副所长。

陪同访人：苏慧江，女，彝族，香港乐施会项目推广员。李正焕，女，回族，香港乐施会项目推广员。

我此次访谈的点主要是在雪山镇，但在威宁，雪山片区和石门片区苗族文化各有一定特点，石门在历史上非常出名，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因此，威宁项目办建议我们去石门看看。于是我们于4月25日去了石门。26日早上我们与石门点推广员座谈，介绍培训内容等，然后我们参观了柏格里墓以及原来的教会学校等，下午我们去访问了王秀英。

王秀英是我们临时的访谈对象，她的模样比较清秀，表达也比较清楚。她主要叙述了由于只生女孩不生男孩而给自己带来的不幸。她多次流下了眼泪，但又尽力忍着，努力抑制着情感，冷静地讲述着。她一直怀着诉说的欲望。我们这次访谈的最大遗憾是没有苗语翻译。王秀英虽然能够说汉语，但还是不能充分表达她的

思想感情。她多次用苗语讲述,录音磁带带回威宁以后,才找人翻译出来(杨忠信、张主任等翻译)。如果我们这次有苗语翻译,而王秀英全用苗语叙述的话,访谈内容会比现在这个丰富得多。

访谈时王秀英家坐着一个老人(指她的公公),在她谈及家庭关系时我们想回避一下,从屋里搬了出来,但老人也跟着出来。王秀英说她不怕,她说的是真话,她没有顾虑。

张晓(简称张):你叫哪样名字?

王秀英(简称王):我叫王秀英。

张:你有几个娃娃?

王:3个姑娘。

张:3个姑娘,1个儿子?

王:没得(儿子),1个去(即嫁)掉了。

张:1个出嫁了,这个是最小的(指旁边姑娘)?

王:这个是老二。

张:还有个老三。读书没得?

王:没读!我家的娃娃一个都没读书。

张:咋个没读?

王:没得钱嘛!要有钱才叫她去读,没有钱,天天都叫她放牲口,做活路些。

张:她想不想去读?

王:她倒是想去读,但没有钱给她读。

张:你们村子里的姑娘个个都不读书呢,还是有人读?

王:有的,她们有些去读,我家是没得钱才没叫她去读?

张:你们家有几口人?

王:4个嘛。

张:两个姑娘,你和你丈夫。还有这个老人呢?

王:他是我家老人,是这里挨一天那里挨一天(指在兄弟两家

轮流住)。

张:是你父亲?

王:是爷爷,男的父亲。

张:他有几个儿子?

王:两个儿子。

张:有时在他家,有时在你家?

王:老奶奶跟小的那个儿子,这个上这里来。

张:你们有好多土地?

王:怕是有3亩土地。我家的3个人踩的地我认不到。

张:主要种哪些东西。

王:洋芋、包谷哪样都种在里头的。

张:主要是吃包谷和洋芋?粮食够不够吃?

王:够吃是不够吃。今年嘛,栽薄膜(即用薄膜育苗),这几天还没买(粮吃)。往年是过了年就买(粮吃)了。今年要到4月初几才买。

张:四月初几买的话,算是缺几个月的粮?

王:缺两个月。

苏慧江(简称苏):接到洋芋就不算缺粮。

张:哦,接到洋芋就不算缺粮。

王:去年子我们过了年就买,去年薄膜好,今年还没有买。

苏:去年买了薄膜的就少缺几个月的粮,因为用薄膜增产。

张:你家喂好多牲口?

王:1头母牛带到1头小牛,1头猪,1只母鸡带到10只小鸡,才出窝几天。

张:那么你买粮食的钱是靠卖什么?

王:一样都没得卖的,老的挖炭卖。

张:挖炭是挖煤吧?

王:挖煤,帮人家挖来卖的。人家拿钱给他,他又拿钱买粮给

我们几娘母吃。

张：他一年有好多时间去挖煤？

王：我男人么一年到头都专门挖炭，他没帮啥子事。

张：他没来家帮你干活？家里活路都是靠你一个人？

王：家里活路都是靠我做，这下嘛他老了，要不要来一天帮我做活路。年轻那阵没有做活路，天天都去挖炭。这下他老了么他补鞋子，年轻那时他专门去捉野鸡喽。去捉雀儿，去捉鸡画眉喽这些去嘛。

张：喂画眉来卖？

王：卖啥子！他倒是喂两三天又死掉，喂两三天又死掉。

张：那他的目的是捉来玩或是捉来卖？

王：捉来玩！野鸡拿去卖，雀捉来玩。不管事！不做活路，找他做活路嘛，他说“活路嘛，我天天都做着的，没有哪天我睡着的”。

张：他没帮你做活路？

王：他没帮我做活路。娃娃些大了，要不要我带到这些小的挨倒我做活路。现在又有姑爷（即女婿）些，姑爷些来帮我犁地。那时全靠我家这个爹犁，现在又全靠我家姑爷。犁地他都少犁得很。

张：那么他去挖炭一年挖得好多钱？

王：不乱说的，他挖一年一两千块钱还是挖到的。一年到头挖。

张：他还是交钱给你的吧？

王：交的嘛。

张：挖炭得钱他拿给你买米吃？

王：他拿钱的。还不是拿去买吃的，打油呀、打盐呀，一家人头路多得很。

张：你有好大年纪了？

王：不晓得有好大年纪了，我属羊的，怕是四十五六了。

张：属羊的四十一二岁。

王：两口子都属羊的。

张：你丈夫他晚上回来住的吧？

王：晚上回家来的。

张：你有3个姑娘，大姑娘嫁去以后，姑爷就来帮忙做事？

王：是。今年有老二了，没来了，往年来的。老二（指二女儿）家在偏坡寨。

张：你3个都是姑娘，担不担心她们将来都嫁了，没有人帮你？

苏：想不想留一个招上门女婿。

王：呜！想是想，（但）他们不来。偏坡寨这家有两个儿子，他们可能不来。

张：不来？你是想要她们来呢或是不想要？

王：想是想要，她们来不起。

张：她们经常来帮做活路也是可以的吧？

王：哦，做活路吗，可以。小的那个还没有放（即嫁）出去，晓不得她去哪里，放远放近？眼前是大的那家要来，这下她娃娃又多。

张：你大姑娘有几个娃娃？

王：3个。

张：你大姑娘是好多岁出嫁的？

王：16岁。

张：这个地方的姑娘都是16岁出嫁？或都小一点？大一点？

王：这个嘛，随在她。爹妈教得起的，有20去的，18去的。教不起的，15、16岁就去掉。我家这儿（指二女儿）今年才16岁。

张：放没有？

王：放掉了，但是还没有接。各人的娃娃各人管，我讲不要去不要去，但是她们要去的嘛。

张：你读过书没得？

王：没得。

张：你爱人呢？有没有文化？

王：他嘛，不晓得，要问他爹（笑）。（问她爹）爹答：读拢二年级。

张：你觉得你们这地方的妇女苦不苦？

王：咋不苦！天天都做，没得哪个婆娘说在屋头闲倒的嘛。

张：妇女苦点或是男人苦点？

王：妇女和男人都做事的那家嘛，个个都苦，两口子都苦。男人不理事的那家，是婆娘多苦点。

张：女人做哪样活路？男人做哪样活路？

王：说寨子头的，我认不到，我是认得我家，我认不得他们的。

张：你家样样都是你做？

王：哦，我家样样都是我做。

张：你觉得他挖炭，你在家干活要好些呢，或是他回家和你一块干活要好些？

王：我希望两口子做活路要快当点（即迅速点），得到吃。（可）他不做，一轮粪他也没捡，一棵草他也不割在圈头，割草给牛吃些他都不做。我家男人嘛！我还是愿意我两口子做活路，人家得吃我们得吃。一个人苦嘛不会得吃的。

张：你喊他回来过没有嘛？

王：他老都老了，还会跟你在屋头做活路，不会的嘛。

张：年轻时候你喊不？

王：年轻时候喊他都不来跟你做。

张：他也是个苗族吧？

王：是的，咋个不是。

张：你们还种麻不？

王：栽的。

张：还织布不？

王：织的。现在我老了，眼睛不好了，我搁在那边我老大织。

张：她织的，你还是教她的？

王：我教的。老大会做花衣裳。在家这两个么，一点都不会。

张：你们这里的姑娘读书，文化程度最高是好多，你晓得不？

王：我不懂嘛。

苏：有一个读到大专，苗族，在师专。

张：她们家是农村的吗？

苏：就在下头这里。

张：父母也是农民？

苏：是农民，只有一个老父亲。

张：哦，他家还是支持。你们这里娃娃的人学率高不高？

苏：低得很。女娃娃读书少得很。

张：为哪样女娃娃读书少？

苏：我问他们，他们说女娃娃反正是要出去的。

张：你家后家情况怎么样？

王：后家穷得很，什么人没得了，只有一个兄弟。他们盖房子，搭桥没搭好嘛，垮下来把我爹打死掉了，我妈嫁到那边九区了。只有一个兄弟喽。我家爹我家妈都穷得很喽。我来的那时候，人家放牲口都得个蓑衣背，我嫁出来只拿到个娃娃背起来。什么都没有拿起来。

张：噢，拿到个娃娃背起来？

王：哦，老大那一个嘛。

张：是不是先有老大才嫁过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王：我背来的。带来的时候恰恰有8个月。

张：(你嫁过来)是你各人喜欢的或是老人家包办？

王：来这点？来这点是爹妈包办的嘛，我生的那个是我们喜欢自愿的嘛！我先嫁的一个是陶家，后头这个是韩家。他说(指陶)我身子薄得很，怕生了两三个娃娃做吃不起了。(就因)这个嘛，我就嫌他，说现在你就嫌我，二天(即以后)怕闹不起，估倒(即强行)又去退掉了。我带起那个(孩子)又来(韩家)。

张：头个姑娘是陶家的？你不愿意你退掉了他也同意？

王：嗯。

张：赔偿哪样东西不？

王：没赔，他家又没拿啥子来。哟，赶场这些买粑粑给我吃呀，就这么吃掉了，一样都没有赔。

张：没有赔。他也放你来？他没把他的姑娘要走？

王：他要的，陶家估倒想要走，我不给他。是个儿子我给他，是个姑娘我背起(着)，我拢到哪里她就拢哪里。

张：咋是个儿子你给她，是个姑娘你不给，为什么？

王：(用苗语说，翻译为汉语)如果生个儿子就拿给原来的男家带，他有他家的地方，不来占这家的土地。如果把儿子带来，占这家的土地，人家要恨他。带个姑娘来，长大了就会嫁出去，不占土地，这样人家就不讲我，我心中好过。我原来嫁在彝良(云南省)虎秋山，已经订婚，没有结婚，两个就来来往往，怀上了这个姑娘。怀了这个娃娃以后，我不喜欢那个男子。后来生了这个姑娘，那男人来把这个姑娘估倒背起去，我又去把她要回来。他把姑娘背起去时，我都没有跟着去，他爸爸妈妈也对她很好。如果带男孩来会占地，姑娘带来可以嫁去。大的姑娘是从下面带来的，这两个姑娘是后来才生的。

张：你嫁来这里的时候他们家有哪些人？

王：他家有6个。有两个姑娘还没有嫁(在用苗语计算)，连我两娘母，他家有8个人。

张：你是父母包办的，但你心里愿不愿意？

王：愿意来的。呜！(哭)我吃苦得！他家么隔我家远得很。十月间我来，到冬月间过年的十五，他们分家，一样都没有分给我。才分一小口锅、一个甑子盖盖给我两个。我家这个房子么，风帮我吹掉(指被风吹掉)，现在我住这一小间么，还是砌不起房子坐。

张：你嫁给大的一个是不是？

王：这是大的，还有一个兄弟在底下。

张：他们为什么不分东西给你？

王：没有分给我，不怕老人在（指她公公在一旁），他们连地都没有分给我的。我自己来扯我的地。到处都是小儿子得到，我们连栽菜的都没得。

张：你把你的姑娘背来他们有哪样讲的没有嘛？

王：没得讲的。我的娃娃我各人带起来他们没有讲的。

张：你是刚刚嫁来他们就对你不好呢，或是嫁来好多年后才对你不好？

王：来这下没生儿子，尽生一帮姑娘，来这下都不好啊。这下老了，好了。我到他家这里来都生了5个姑娘了。我背起一个来。来这里我怀揣起一个才有3个月就落掉了，也是姑娘。死掉两个，还有3个。我俩吵架，他说我不像人家的婆娘喽，不会生儿子喽，韩家的名字嘛断种喽！他专门这样操我。又操又打！为其不生儿子嘛，两口子就吵。现在好了，一从我家老大嫁出去么，他就不吵了，就好的了。娃娃小时吵得不得了，天天吵天天打。有一回我俩吵，他晓得咋个一个耳巴打到我这里么，我耳朵都听不到了，7天呀！我下底下我家妈家去睡，我说：“这个日子我过不起（过不了）！”我家爹说：“不怕得（即不要紧），我们也都是弄个（即这样）打弄个吵的，好好回家去做吃做穿，不怕得！”唉哟，来就是天天都吵天天都打。娃娃些大了，我去了不想转来了，我想，噫，两口子天天吵天天打没得吃的。后几年么，我爹讲你不去了嘛，挨我家住，过不起日子就不要去。我娃娃大了，我讲我还是去，我爹扭我扭不转了。现在嘛他又死了。我年年都去我爹家背来吃。现我家只有一个兄弟了，两三年都没去背来吃了。远得很喽！去背一背箩爬坡来拢屋（爬坡回到家）都要害怕。

张：你家两口子打架吵架都是为生姑娘的事？

王：就为生一帮姑娘么就打嘛。这下么，姑爷（女婿）来的时候不闹不打了，还是好了。姑爷来帮我们犁地，来讲哪样活路咋个做，姑爷还是懂的么。说你不要吵了嘛，不要闹了嘛，有姑娘么还

是养你的嘛。这个地全是姑爷犁喽。我们天天吵天天打，都是为没有儿子的，没有为别的哪样。

张：是因为没有儿子他才出去是不是？

王：不是的！他有他的本事他才出去的，年轻时他都不帮的。

张：都是他骂你呢，或是你也与他吵？

王：他吵我我又吵他，两个都对着吵。

张：他就是怪你？

王：他就是专门怪我。哦呀，哪样都吵（意为什么难听的话都说）。我说像块地，那晓得你是种姑娘么或是种儿子！两个对着吵，不是说我专门让他吵或他专门让给我吵。

苏：不吵怕有四五年喽？

王：我姑娘嫁去了5年，没有吵了。哟！娃娃小那时，他不让我，我不让他，他吵不赢我，专门上吊，吊几次几次的。

张：什么？

王：吊脖子。

张：谁吊？

王：男人。

张：你们吵架了你男人去吊脖子，为什么要吊？

王：他说没得儿子，吊死算了。专门吊！我那大的姑娘瞌睡都不敢睡，他爹在哪里坐她就在那里坐，专门守他爹。我说：“睡了吧！”她说：“我不睡，我怕人家有爹我没有爹！”他爹坐到天亮她就坐到天亮。呜！现在我这两个么（指后来生的两个女儿），我们吵架，我说：“赶忙点，你爹要死。”她们说：“要死死他的，又不是我们勒他，又不是我们拿药给他吃，他死他的！”弄个他就不死了……我日子好难得过。他吊了好几次。他在楼上，我抱着个娃娃，他又抽我下来。一回他从楼上跌下来，一回我抱着娃娃从楼上跌下来。

张：没得儿子他苦恼！没有儿子是不是别人看不起？

王：别人嘛，晓得哪个看得起看不起，我只认得我两口子，好像

没听到哪个说。

张：你男的对你家大姑娘好不好？

王：好的！呜，他想我家那个姑娘得很！这下和他生的他还有点不想。我老大么，那时他还年轻，他赶街买粑粑、花衣裳来给我姑娘，还看到好的鞋子、裤子他都买来。他生的这两个他一点都不管，他对那姑娘是好的。他一璇子（即拳头）都没有打过她。她乖得很，她想她家爹得很，我去我娘家背得点粮食来吃，到饿饭了我做点稀饭，我对她说：“不要留给你家爹，他饿得很。”她说：“噫！先把爹的一碗留了么，剩多剩少我俩娘母吃。妈你不要恨我家爹！不要恨我家爹！”专门拿碗舀留给他吃。她爹想她，她也想她爹得很。她嫁出去了，她爹从没打她。这两个么不听话，他天天打，懒打了还要打。

张：那个不是他生的他也还是想。

王：那个乖得很，啥子她都做得起。这两个不听话。

张：你生娃娃坐月子得到什么吃没有？

王：呜！要不要么，得到3个鸡蛋吃；要不要么，饭都不得吃。我生老二在月子头，刚好这两个月么放种（指撒种）了，饭都没得吃了，专门吃菜。我生老大是挨着我爹我妈，要过那几天了，哪样我都得吃的，我爹我妈宰了3只鸡给我吃。我嫁来这里么，有一个么记得没得鸡蛋吃，专门吃饭，专门吃的是菜。

张：你家男人管不管你？关心不关心你？

王：关心啥子！他说我生儿子他才招呼我吃；生姑娘么，他不管我吃。我生老二是在三月二十八日，活路忙得很，我还是在屋头的。噫！我在冬腊月那些么，他说：“你给狠了（即有劲了），很了我去打雀儿去了。”饭都不会煮给你吃的。

张：如果生儿子他才煮？

王：不晓得。

张：他怎么说的？

王：怀老三，我说不要，我们去做手术，来上环。我奶奶说，等这个生下来看看是儿子或姑娘。生下来是个姑娘，我俩吵架。他赶我去，我说去就去嘛，我爹我妈不管我么，我跑不死，我打着光脚板，鞋子没穿，狗又追……现在娃娃大了不吵了。

张：你做手术你男人准不准？

王：准的。是他叫我去做的，他还是服侍我的。

张：他经常和你吵架他不想离婚？

王：他不想离。我们经常吵，那奶奶说退掉退掉，他说：“你们叫我退掉怕是要去带个当官的，退掉不会找到个当家的嘛！”他都跟他妈这么吵的。他不愿退（即离）婚。

张：吵是吵，他在外面找到钱他还是交给你？

王：交的，钱还是会交到屋头来的。吵归吵，钱还是拿。

张：像你从小到大哪一段日子好过点？

王：唉哟！我一辈子都不好过，我只是觉得我老大嫁去了才不吵么，高低有点好过，好过4年了。

张：为哪样老大嫁了他就不吵了？

王：他说是要姑爷来做给他吃，他就不吵了，吵么，在姑娘姑爷面前害羞，他这么说。我做活路我累了，这样闹那样闹，他都说：“不要闹不要吵，会让姑爷些害羞，等他们来做（给）我们吃喽！”姑爷帮我们做活路他就不吵。我们整房子，树子都是姑爷帮我们砍。我们的房子全靠姑爷砌。

张：你家姑娘找到的那个男的对她也好吗？

王：好的。话都不乱谈，两个都好的。

张：这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是哪种？

王：没得儿子和说我做贼这两样实在伤心哟！

张：你家人为什么要说你做贼呢？

王：人家说“我家包谷不在了”，她（指婆婆）说：“不要说，是我家媳妇做的！”说我做贼和生儿子这两样我实在伤心，实在伤心

得很！没有哪个认得，只有我认得。

张：别人相不相信？

王：相信的人少，不相信的人多。有的说：“她妇女一人，怎么能做这么多？她白天晚上去咋过的？”（说不可能）是这样说的呀！

张：你只是有一次去找书记，后来又没有去？（在换磁带时，曾问过她，去找人调解或告发过她男人没有？她说没有，只是有一次去找书记，但吵过了又不好意思去找了，书记还是他的堂兄弟。

王：我说，噫，他那么恨我，做过手术我才想：去喊韩书记他们来看下子，我不生儿子，还是去讲下子。但我又想，不了，怕人家说是不害羞不理我，我不好转身来，就没有去。没动手术那阵，再打再闹我都没想过要到乡政府去告去。哟！我最伤心的是没有儿子，人家打失哪样说是“不要讲，我媳妇做的”。说少人家相信，说来说去说多了人家也不相信了。

张：是你爷爷说呢或是奶奶说？

王：是奶奶。

张：你曾经有过哪一事情是最高兴的？

王：呜！哪样我都不高兴。我最高兴的是去年我的包谷好得很，去年我才高兴。去年我的薄膜好，今年子少买1个月要好点了。我这么老了去年才有一小点高兴。

张：你伤心时你找不找好朋友评说一下？

王：唉呀！没有摆（谈）嘛，伤心你哭就好了。去给哪个摆？越摆越去远了，没有摆。

张：你在村子里有没有好朋友？

王：没有。我是底下来的，有啥子好朋友！自家的兄弟哥哥都不想你，还有哪个想你？还钻到哪个家去？没去。

张：你经常赶场不？

王：场场我都赶。他专门找钱，说你去买盐巴吃，买辣子吃。我们没有种得辣子吃，专门买辣子吃。这几年他补鞋子，要不要他

还是去。原来么赶街尽是我去的。场场我都去。

张：你去过威宁没有？

王：我只是赶石门坎，我这么老了，乡里头我只去过1次。

张：你们电视买得好多年了？

王：今年才买的。过年的二十七日才买的。

张：你经常看电视不？

王：看的嘛，现在就是开心。

张：你看得懂不？

王：看不懂，看到哭的我挨着哭，看到笑的我挨着笑。我看到那些过我一样的日子，我想噫，不怕得，那些当官的都还要苦，我们老百姓不怕得。

张：你只是看人，听不懂声音，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

王：一句句我听得懂，一句句我听不懂。在娘家时我们那里跟着汉人多，现在我来这里好多年了，汉话都不会说了，说不明了。

张：看电视你觉得人家地方好不好？

王：好的呀！好是好么，晓得哪天哪日能到那些地方看看去。我是这么想的。

张：小娃爱看的？

王：呜，小娃娃都不爱，我这些娃娃不累的时候看，瞌睡没来还是看，瞌睡来了还不是去睡。都不咋个喜欢的。

张：老人爱看不？

王：老人爱看的，看还不是看，听不懂。只看唱的唱，跳的跳，一样都不懂(笑)。

张：现在你觉得你的日子好过点了吗？

王：好过点了，两口子不吵就好过了。

张：今天我们来给你摆这些你觉得怎么样？

王：我觉得我害羞。

张：不必害羞，我们大伙都是妇女嘛。从来没有和你摆过？

王：没有，没有摆。

张：你给我们摆的这些话假如我拿摆出来，你给不给我写？

王：可以的。

张：写你的名字，真实的名字、真实的地方可以不？

王：可以的，可以的，同意得很！哟，你这么说，我认不得字，我要认得字，我弄个（即咋个）伤心我（要）写几幅贴起（意为我要把自己是怎么伤心的事写出来贴起），我专门这么想。你还是写出去给人家看的。

张：你还是希望写出去给人家看？那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不？

王：我只是想说我们家话（意为苗话）。

张：那么你就用苗话讲，我再去叫别人翻译给我听。

王：我还是要讲（紧接着用苗语讲，语速很快，以下是翻译全文）。我还是要讲的，我很伤心！这个男的不跟我做事，吃也赶不上人家，穿也赶不上人家，我都想乱走了。我小的姑娘也很不听话，我想走了以后把她丢掉。看到人家两夫妻一起去做活路自己羡慕得很！现在吗老了，就勉强在。原来想把这个男的甩了走掉。房子也窄得很不够住，牲口圈没得，牲口也没得。我实在不想在了！我跟我姐姐说，姐姐说我老了，不要去了。我是伤心得很。我男人到乡政府贷了 80 多元钱，现在加利息可能 100 块钱了。我兄弟媳妇韩庆家的女的都去掉了，她们活得到的，我出去也活得到。只是说走了人家说：“这个人出去是想嫁人的”，所以才不走。

都是我们自己接生

被访人：张美芝，女，66岁，苗族，贵州省威宁县雪山镇花岩村。

访谈时间：1997年4月20日下午。

访谈地点：贵州省威宁县雪山镇花岩村张美芝家。

访谈人：张晓，女，42岁，苗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所副所长。

翻译：朱秀芬，36岁，女，苗族，高中文化程度，农民。

资料整理：杨忠信，男，退休苗族教师。

张美芝是花岩村年纪最大的老人，也是我这次访谈活动中年纪最老的被访者。我选择她为访谈对象，侧重点在于了解当地的一些社会变迁；同时也因为她只生育女孩，没有人赡养，她的生活感受也是我关注的内容。

我们去她家的时间是中午时分，天气十分炎热，他们一家在地里劳动还没有回来，我和朱老师（秀芬）便在她家门外等候。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张美芝老两口回来了。当天正赶上他们的么姑娘和么女婿回家来帮他们干活。他们的么姑娘和么女婿看上去又干练又厚道。张美芝的老伴叫张学光，68岁，和张美芝一样，两位老人都挺精神的。虽然只有两位老人，但他们家还很整洁和宽敞。屋里摆有简陋的碗柜和桌子，屋中偏右有一大火坑。进屋以后，张美芝便折些柴草烧起火来做中饭。饭（包谷）好像是早

上就煮好的,当时只是煮菜。在开饭前张美芝舀给我和朱老师每人一碗包谷做的甜酒(味道很酸)让我们吃,开饭时又热情邀请我们共进午餐。

我们的访谈是中饭后进行的。张美芝老人的丈夫和女儿、女婿都在场。她丈夫不时地插话,参与我们的谈话;她女儿、女婿默默地听着,并不时地照看他们的孩子和赶一群跑出跑进的母仔鸡。访谈用苗语进行,朱老师现场翻译。为了整理得更理想,回威宁时请了杨老师整理。

张晓(简称张):您老人家有多大年纪了?

张美芝(简称芝):66岁了。

张:是村里年纪最大的吗?

芝:是我们村子年纪最大的了。

张:老人家叫什么名字?

芝:啊哟!害羞得很嘛。

张美芝丈夫(简称光):叫张美芝。

张:老人家有多少个娃娃?

芝:吗!我有6个姑娘。

光:大姑娘不在了(即死了),儿子一个都没得。

张:现在5个姑娘都出嫁了吗?

芝:姑娘都出嫁了,但大的姑娘不在了。么姑娘是这个(指她身边的女儿)。

张:么姑娘多少岁了?

芝:么姑娘33岁了。

张:大的姑娘多少岁?

芝:属马的,49岁了。

张:姑娘些是嫁得远还是嫁得近?

芝:两个嫁走一区去,远得很;3个在这里,很近。

张：远的要走好久才到？

芝：走路要一天，坐车两个半小时就到了。

张：您老人家后家是哪里的？

芝：我的后家是在一区（原么站区）。

张：您的裙子是蓝颜色，她们的裙子是白颜色的，是染的吗？

芝：白的难得洗，我们老了，懒得洗就染了，蓝色的好洗。

张：各人（即自己）染的吗？

芝：是各人染的。

张：染料是各人栽种的？

芝：是各人栽种的。这些姑娘嘛，她们勤快洗，她们穿白的。我们老了，随便拿这个染来穿。

张：老人家，您摆您从小到老一生中的故事给我听听！

芝：啊哟！找不到说的呀！

朱秀芬（简称朱）：讲现在好过呢？旧社会好过？

芝：啊哟，现在新社会日子好过了嘛，以前旧社会吗，我们孩子也生育得多，吃也没有吃，穿也没得穿，好吃的更没有，还吃野菜。回想我们老人的那些日子太艰苦了。现在这些年轻人生育儿女日子太好过了。别的不说，白糖到处都有卖有买吃的。过去我们生儿女的时候糖也没有吃的，饭有时候都没有吃的。那时我们困难得很，什么都没得吃，还是她们年轻的好过，白糖哟、鸡蛋哟、米哟，我们那时可怜得不得（即可怜得很）。

张：老人家，您还记得您小娃娃时候的事不？

芝：小的时候别的事没有，就是饿饭，没有饭吃。我记得我们小娃娃时土匪强盗很猖狂，我们十分害怕。我们和父母在的时候，晚上土匪去把别的地方的牲畜一群群地掳掠吆喝过来，我们怕得无法，我的父亲说只有把我们的牲畜赶去关起。而土匪则把牲畜从我们寨子赶过去了。那时小偷小摸也多，强盗也多。

朱：那时有虎豹吗？

芝：虎豹也是有的。我倒没有看见，但是有的人家的小姑娘都被虎豹抓去吃掉了。

朱：那时是修房子住吗？

芝：那时是修房子住的，但是那时虎豹凶恶，它不抓牲畜吃而是要抓一些小姑娘吃。旧社会日子过得太难了。我们同父母在的时候，土匪多，虎豹也猖狂，困难也多。现在土匪也没有，虎豹也没有，吃的也有。

张：以前野兽多是不是树子多？过去为什么有虎豹，现在为什么没有？

芝：过去虎豹多得很，我同父母在的时候，有一家人的一个小姑娘去放牲畜，狼都不抓牲畜而把那小姑娘抓去吃掉。没有吃完，小姑娘的父亲把她捡回来放在树下，狼都到树脚守着。这不是骗人的，是真的。过去树木多得很，现在树子没有了。

朱：是因为树林深吗？或是时代出虎豹？

芝：是时代出虎豹。它偏生要有那样的社会，让虎豹多。现在嘛，树林也没有了，虎豹也没有了。现在新社会了，过去我们去割草砍柴都很害怕，现在你出去虎豹也没有，别的什么都没有，很好过。现在嘛，吃的用的不论哪方面都好得很，到处日子都好过。

朱：她说共产党来了，好像把野兽也赶跑了，野兽怕了，也跟着恶人走了。

张：你当姑娘的时候情况怎样？

芝：我嘛，长大到会做吃做穿的时候，就（解放）开始分田分地，以后大家吃食堂，然后又分田土到户，日子就好过了，也有吃穿了。

朱：吃公共食堂时候好，还是吃公共食堂以前好？

芝：吃食堂以前好。

光：吃食堂以前的时候吃的喝的都要好。

芝：吃食堂那时候，吃喝都很不方便，直到又把土地分下来以后生活才好起来。刚解放时好了几年，到吃食堂的时候我们饿饭

得很了,我生我这些大的姑娘时,饿极了,几乎死去,以后又分了土地才有吃有喝的,现在日子才好过。

张:您回想您的一生,哪个阶段日子要好过些?

芝:我感到还是现在这个日子好过(笑声朗朗)。以前我们和父母过的时候都没有什么好日子过,那时候没有什么化肥的呀,庄稼也不好,种一大坡收来就是一锅。现在政府又兴拿化肥给我们种庄稼,做吃做喝,只要勤快嘛,做庄稼做到哪里哪里好。我记忆里还是这个新社会日子好过。

张:那么一生中哪个时候最苦?

芝:最困难不过就是吃食堂的时候(笑声)。就是中间那个阶段苦。前面那个阶段是各人种庄稼的,所以虽说不如现在这样有吃,但只要不懒,做了是会有吃的。吃食堂的时候苦嘛,天天在做,就是没有吃的。好过就是现在这阶段了。

张:您生的6个小孩都是姑娘,心里难过不难过?

芝:怎么不难过?沉重得很。虽然生女也如生男一样,但姑娘嘛,她走了,你忙个什么事,便要去她家里喊她。你生个儿子嘛,他同你在这里,做不起什么了,你就说我做不起什么事了你帮我做,他就做了。姑娘虽好也如儿子一样,但她们各人都有自己的家了,她来帮助我了,她家里就没有人做了。差别就在这里呀,还是差没生个男孩呀。现在姑娘们各家都有各家好房屋了,他们舍不得丢下她们的房屋(来与我们住),我们地方也很难做庄稼,孩子们都不愿再回来。

张:那么在这个地方只生姑娘没有男孩会不会受歧视?

芝:看是看得起的,哥兄老弟些也是互相尊重的,只是自家没有儿子自己伤心。实际上全靠哥兄老弟(家族)些帮忙。

张:那么生男孩和生女孩是不是觉得一样呢?还是觉得生儿子好些?

芝:啊哟,还是要有儿子又有姑娘才好,但自己这个命运了嘛,

生女儿也好了嘛,人家一个都没有的都还要过。自己有姑娘也算好的,反正可以靠姑娘和女婿,还可以靠侄儿子们。

张:你们这里有没有哪样风俗习惯不准妇女参加做的?

芝:没有这样的事,也没有人这样说。

朱:有没有哪儿说这家没有儿子,我们不去帮助?

芝:这些事是没有的。

张:苗族有哪样节日?

朱:苗族最大的节日就是“花山节”,就是端午节。

张:你们去参加吗(指“踩花山”活动)?

芝:哟!她们(指女儿们)年轻那几年都去参加,这几年都很不去了。年轻人也没有了。

张:那么去的时候是到哪个地方去呢?

芝:到下方马踏一带去看。

张:那么你们还敬祖宗不敬?

光:啊哟,我们老祖宗都不敬了,我们不知道。

芝:我们奶奶爷爷都不兴敬了,我们也就知道了。

张:如果家里出了哪样事时,请不请鬼师来驱鬼去邪?

芝:以前是请的,现在我们这些老的病也不太病,我们也不请了。以前我们生养这些孩子的时候病了,还是去找端公鬼师的。

张:是请苗家的端公或是请汉族的端公?

芝:那个时候是请苗家端公。

张:你们村子里有端公吗?

光:这里有端公的。

朱:这种端公是有祖传的?

光:这里不是祖传下来的,是自己学的。

张:灵不灵?

朱:他看准不准?

光:准的。

芝:看得很好,他来看一趟就好了。

张:那么两位老人如果生病是找医生还是找端公?

芝:我们病了还是找医生。

张:你们很小的时候病了是不是也找医生?

芝:那时候没有医院无法找医生。

张: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懂不懂点草药?

芝:不懂,一点也不懂。

张:老人家生这些姑娘时谁给你接生?

夫妇:都是我们自己接生。那时没有医生,也没有医院,所以老的这一发全是自己接生。

张:有没有老人帮忙?

芝:怎么不帮,就是奶奶爷爷帮忙。全靠奶奶爷爷帮忙抚养。

张:苗家接媳妇的礼信和汉族是否一样?

芝:基本不一样。

张:请说说接媳妇的过程来听?

芝:没有什么礼节,我们苗家去提亲只是准备鸡和炒面。第一道先请媒人去提亲,答应了,第二道去烧鸡吃,第三道去定结婚的日期,第四道去接亲。

光:(丧事)不一样,就买点布买点纸,过去老的人怎么做我们现在也怎么做。也不需选定日期,只是老人死了,要等死者休息一天才上山。年青人嘛,死了第二天就埋葬,找个地势就埋。

张:要不要请亲戚朋友来看?

光:也不请了。以前送葬要杀猪宰羊,现在有腊肉了,就不杀猪宰羊了,只煮点腊肉就行了。

张:苗族与其他民族比有什么不同?苗族有哪样特点?

芝:我们苗族没有文化,不读书,没有本事。苗族胆子小,又老实,什么都不会。别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心也不狠,所以穷。

张:你认为人一生最愉快的是什么?

芝：人最愉快的是有吃有喝，不生疾病，好吃好睡，一生就是希望。

张：你们认为你们这个村寨现在最缺乏的是什么？

芝：最差的是不识字，没有文化。我们这个村子很穷，穷了就没有文化。

张：那么你们认为有没有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芝：我们希望上级政府帮助我们。前几年我们真的太穷得很，现在政府帮助我们，所以现在你好一点了。吃饭问题也好些了。最好上级有一小笔钱，然后找个小伙或妇女，有文化、有良心、懂本地的语言和风俗习惯的、热爱苗族的人来帮助我们发展文化，虽然现在上级政府帮助我们富一点了，但缺文化，希望辅助娃娃读书。

张：你们是希望小孩读书呢，还是希望大人也读书？

夫妇：如果有夜校，年轻人是要来学习的。希望有个学校又有文化站，大家一起来学习，有图书看，有人指导。

芝：他们年轻人是要来的，但没有人来教，我们老了学不成了。

张：从妇女角度来说，妇女最缺什么？

夫妇：我们希望有既能为妇女看一般的妇女病，又能进行文化教育的人来这里服务。最好是马上有一个人来这里打针发药给我们吃，又能发展文化就好了。现在的年轻人不安心在这些地方。我们需要的是不怕苦、不怕累、又不怕脏，实实在在像我们一样安心在这里一辈子的人。

张：是外地人不安心或是本地人也不安心？

芝：本地年轻人也不安心在这里，他们也怕脏怕累。所以希望有本地的苗族又热爱本地方、热爱苗族的人在这里服务。

张：你们是否很热爱你们的村子，现在和过去是否有变化？

芝：还是有变化。

张：有怎样变化？

芝：过去都是茅草房，现在有人盖起了瓦房。我们老的不识

字,很愚昧,现在年轻人聪明,他们走到市场上去知道怎样用钱。他们运气好,这些就是变化。

张:有没有失去了什么好的东西?

光:说过去也有好的,过去树木多,现在人把树木毁掉了。人虽然进步了,但思想没有以前好。

张:您生您这些姑娘时是否休息够?

芝:以前我们老的休息什么?我们老的人生了孩子休息两三天就动身起来做吃做喝了,个个都没有休息。

张:你们知不知道应该休息?

芝:以前我们老人不会有病,以前我们老的白天干活,晚上回来生了娃娃,休息一两天就开始做事。一是太忙了,二是身体也比较好。

张:没有休息好,后来有什么病没有,留不留有后遗症?

芝:什么病也没有,只是我老来咳嗽多得很,但咳嗽是另外的病,与生育无关。我虽生了孩子但什么病都没有。

张:生这些娃娃得鸡和鸡蛋吃没有?

芝:得是得吃量不多啊,生其他的吃了几十个鸡蛋,吃食堂时一个都没得,生老大时一个也没得。

张:村里人一般生什么病较多?

芝:就是感冒,有的病不知是什么病。

张:这个村子一般家庭关系还好吗?

芝:这个寨子的人都不会吵架,男的对女的也好,各家女的也好收拾打整各家,大家好好地做吃做喝。

张:一般家庭是男人掌家或是女人掌家?

芝:男人掌家。

张:如果我们把今天的谈话写成文章公开发表,您同意吗?

芝:同意。